

南華大學人文學院文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hua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

The Study of Tao-Yuan-Ming's

"Returning Home" ("Kuei-Ch'iu Lai-Hsi")



黃冠雅

Kuan-Ya Huang

指導教授：陳章錫 博士

Advisor: Chang-Hsi Chen, Ph.D.

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June 2019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
The Study of Tao-Yuan-Ming's
"Returning Home" ("Kuei-Ch'iu Lai-Hsi")

研究生：黃冠雅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劉國平
陳香芬
陳章錫

指導教授：陳章錫

系主任(所長)：陳章錫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1 日

誌 謝

進入南華文學所，重新回到校園中學習，這距離從前大學讀書時期，已將近二十年了，而今重拾課本，重新回到學生時代單純學習的平靜生活，恍如隔世。

在二年的研究所課程學習當中，除了課堂用書，也找來相關的參考書自修，因為閱讀是所有科目的必修課程；很感謝教授和同學推薦許多好書，供研讀與參考，十分欣喜能找到這些精神上的良師益友。但在生活上也頗感壓力，尤其在生活中切換兩種模式：工作與讀書，好像用兩種腦袋在生活，心情上的調適往往無法快速配合，常易陷入茫然呆滯的窘境，所幸在研究所上課時，與教授或同學對談，有助於找回學習方向，維持一定的學習熱情。

為了順利寫作論文，一邊讀書，同時也一邊著手編輯、安排論文之寫作進度。而希望專一做好研究準備的我，只好放棄許多休閒娛樂的時光，期盼日積月累的閱讀之後，能有一點兒心得，能在寫作論文或報告之作業時，有所幫助。因為大多閱讀論述方面的文章，也更能印證教授們在課堂提醒的研究要點，總是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據」，配合問題意識，循一定邏輯行文，把握住明確的因果關係。這些閱讀與學習上的點滴收穫在寫作論文時，化做自己的心得，融入行文論述之中，成為無形的精神糧食，帶給我許多正向的啟發，除了幫助我在文本中有所體會之外，也使我體察到許多智者的思想內涵與人生觀，興起效法之心，期盼這些思想予我的不是空中樓閣的想像，而是實踐於未來生活場景的力量。

二年充實的學習過程，似乎一下子就快走向終點，突然又感不捨，雖然生活得不輕鬆，但畢竟能在精神上得到改變與成長，是令人欣然忘食的；而感受到前人的種種文學成就，自己猶如走進大觀園，接收到一束束生命的光輝，燦爛地映照著樸實含真的容顏。

學習過程當中，來自南華文學系師友相互扶持的種種美好經驗，將畢生難忘，成為我人生中一段散發異彩的珍貴回憶，而尤其感謝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章錫老師，在我遇到瓶頸困惑時，予我寶貴的建議，適切地提供專業的導引；而在論文口試時，兩位教授也提出許多我忽視的專業要點，提醒我修正的方向，這些可貴的經驗，促使我不斷地修正內容，使論文日趨完備。

最後要大力地感謝家人的支持與寬容，若沒有他們的耐心包容與等待，我將無法順利完成論文，在此獻上感謝與祝福，祝願大家共同享有學習的幸福滋味。

研究生：黃冠雅
於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
2019/6

摘 要

東晉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年底，陶淵明歷經五仕五辭的仕宦生涯，在辭去陶澤令之後，作〈歸去來兮辭〉一篇自明心志，告別官場，甚至義熙末年，朝廷曾徵召他為著作郎，淵明不為所動，躬耕以終。故而〈歸去來兮辭〉的寫作便有了人生分界點的意義，代表他告別過去不稱意的遊宦生活，毅然走向另一種更真實的生命方向。〈歸去來兮辭〉成為文人心中晉代第一名的辭賦，故其在淵明作品中具有極高的價值，值得探究。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提出以顯豁〈歸去來兮辭〉的價值為研究動機，再描述相關研究成果，並交代研究方法。在第二章〈歸去來兮辭〉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中，第一、二節從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與家世生平來認識其詩文所受到的外在影響，並分析〈歸去來兮辭〉創作的前因後果。接著，追溯〈歸去來兮辭〉作品本身所承襲的文學源頭，包括受到古代文人歸返意識、歸田文學與隱逸文學作品的滋養與啟發。第三章與第四章主要分析文本內容，包括思想內涵與情感之特徵。首先以「今是昨非」為思想的發端，這是自覺者的思想基礎。接著分析詩人本身任真的思想，表現為要求回返自然真我，以及任真思想所體現的安於孤獨的性情，這也是淵明〈歸去來兮辭〉的創作心態，而因著委心任去留的任真思想及回返自然本真的性情，成就了淵明作品中平和淡遠的意境。第三章後半則探討〈歸去來兮辭〉中「委運順化」的生死觀和感物傷時的思想，以及承襲儒家安貧固窮之觀念。第四章分析〈歸去來兮辭〉中的情感特徵。從四個主題來看此篇的情感特徵，分別是：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以及造訪大自然。第五章探討〈歸去來兮辭〉的創作特色及其影響，前三節先從「文體與句型特色」、「詞彙特色」、「修辭特色」三方面深入分析〈歸去來兮辭〉的形式之特色，最後一節探討〈歸去來兮辭〉對後代創作的重要影響，包括許多文人接受此篇辭賦的各種影響。

第六章結論，歸納全篇重點：〈歸去來兮辭〉的八個內涵特徵：今是昨非的覺悟、任真的抉擇、對生命歸止的看法、曠放淡泊的安貧志向、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造訪大自然，而這八個特徵可以說幾乎涵蓋了陶淵明一生創作的各種主題，並且幾乎在他所有的詩歌中，都能找到與〈歸去來兮辭〉相呼應的思想與情感特徵，可以說〈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一生詩文創作的濃縮精華之呈現，故而字字是覺悟之後，淬鍊而成的真切之生命告白語，配合楚辭體駢散交錯的四六形式，再加上鎔鑄古籍詞彙，顯出博學典雅，並配合用韻、疊字、聯綿詞等，創造出鏗鏘的聲韻美，以及運用映襯象徵等修辭技巧展現藝術美，創造出文質並重的不凡價值。

關鍵詞：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歸田、田園文學、隱逸文學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Yixi 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405A.D.), Tao-Yuan-Ming went through the career of five official and resignations. After resigning from Tao Zeling, he made a self-evident mind, bid farewell to the officialdom. Even the last year of Yi Xi, when the court had called him to be the history officer, his determination was not moved. Therefore the writing of "Returning home" has the substantive meaning of the demarcation point, which means that he bid farewell to the unruly leisure life in the past and resolutely move toward another more realistic life direction. "Returning home" has become the first word of the Jin Dynasty in many people's hearts, so it has a very high value in the Yuan-Ming works, it is worth exploring.

The first chapter of this study is an introduction, and highlights the value of the "Return home" as the research motive, then describe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and explain the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econd chapter,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literary origins of "Returning home", the first and second sections describe the external influence of the poetry and the poetry from the time and life of Tao-Yuan-Ming, and analyz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creation. Then, trace the literary source that the work itself inherits, including the nourishment and inspiration of the ancient literati return consciousness, returning to farmland literature and seclusion literature. The third chapter and the fourth chapter mainly analyze the text content, includ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emotion. First of all, the beginning of the idea of "today is the right thing, but the past is wrong" i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the conscious. Then analyze the poet's own ideology, which is expressed as the requirement to return to the true self, and the solitude of the loneliness embodied in the thought of obeying the true temperament. This is also the creative mentality of "Returning home". Because of the thought of obeying the true temperament and returning to one's true nature, he has achieved a peaceful and far-flung mood in his work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hird chapter, we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of obeying the regulation of life and death, and the feelings that everything is easy to decay, and time is easy to pass away in this work,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inheriting the peace in poverty of Confucianism.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Returning home". Look at the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work from four themes: the true taste of drinking, the leisure of pastoral life, the temperament of things, and the visit to the nature. The fif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of "Returning home". The first three sections first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 of "Returning home" from three aspects: "character and sentence characteristics", "vocabulary features" and "rhetorical features". The last section explor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Return home" on the crea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many literati on the acceptance of this work.

The sixth chapter concludes the main points of this study: the eight connotations of "Returning home": "today is the right thing, but the past is wrong", "the thought of obeying the true temperament", "the concept of obeying the regulation of life and death", "the concept of peace in poverty", "The true taste of drinking", "the leisure of pastoral life", "the temperament of things", and "the visit to the nature". These eight characteristics can be said to cover almost all the themes created by Tao-Yuan-Ming in his all life. And almost all of his poems can find the ideological and emo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at echo the "Returning home". We can say that "Returning home"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concentrated essence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creation. Therefore, every word in this work is the real life confession that he exercised after his consciousness. This work is in erudition and elegance with the four or six forms of the genre of Chu literature, and rewrote ancient vocabulary. This work is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rhyme, stacked characters, and conjunctions to create a beautiful sound. And it use the rhetorical techniques such as the contrast and symbolism to express the artistic beauty and create extraordinary value with equal emphasis on content and form.

Keywords: Tao-Yuan-Ming, Returning home, returning to farmland, pastoral literature, seclusion literature

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

目 錄

誌謝	I
摘要	II
Abstract	III
目錄	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研究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3
第二節 相關研究成果	4
一、專書	4
二、學位論文	7
三、單篇論文	9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12
一、研究方法	13
二、章節安排	15
第二章 〈歸去來兮辭〉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	17
第一節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	17
一、政治環境	18
二、思想背景	20
三、文壇玄風	23
第二節 陶淵明的家世與生平	24
一、陶淵明的家世背景	25
二、陶淵明的生平經歷	26
第三節 〈歸去來兮辭〉的歸田文學淵源	30
第四節 〈歸去來兮辭〉的隱逸文學淵源	35
第五節 〈歸去來兮辭〉的篇名釋義與辭官原因	38

第三章	〈歸去來兮辭〉的思想內涵	45
第一節	今是昨非的覺悟	46
一、	昨日之非	47
二、	今日之是	50
三、	未來之夢	52
第二節	任真的抉擇	54
一、	返回自然真我	55
二、	在孤獨中任真而行	58
第三節	對生命歸止的看法	61
一、	委運順化的自然生死觀	61
二、	感物傷時的思想	65
第四節	曠放淡泊的安貧志向	69
第四章	〈歸去來兮辭〉的情感特徵	73
第一節	飲酒自適的真味	73
第二節	田園生活的閒情	77
一、	農耕生活	77
二、	琴書雅興	81
第三節	物我相融的情態—善用意象	84
一、	鳥意象	85
二、	松、菊意象	88
三、	雲意象	90
第四節	造訪大自然	93
一、	賞玩園林心常閑	93
二、	出遊山川詠心懷	95
第五章	〈歸去來兮辭〉的創作特色及其影響	99
第一節	〈歸去來兮辭〉文體與句型特色	99

一、承襲楚辭體之特徵-----	99
二、四六句為主之句型-----	101
三、駢散交錯的句型-----	103
四、虛字的運用情形-----	105
第二節 〈歸去來兮辭〉的詞彙特色-----	106
一、詞句淵源-----	107
二、善用疊字類句-----	109
三、善用聯綿詞-----	111
四、在句首善用單音節動詞-----	112
第三節 〈歸去來兮辭〉的修辭特色-----	113
一、駢散有致，韻律鏗鏘之美-----	113
二、語氣起伏，盪氣迴腸之美-----	115
三、文意對比，突顯主題之效-----	116
四、鎔裁典故，篤意真古之美-----	118
五、比興並用，韻味無窮之美-----	118
第四節 〈歸去來兮辭〉對創作的影響-----	121
一、「歸去來」一詞的影響-----	122
二、內容詞句的影響-----	123
三、蘇軾與〈歸去來兮辭〉-----	125
四、歌詠〈歸去來兮辭〉全篇之作-----	127
第六章 結論-----	131
參考文獻-----	134
附錄：〈歸去來兮辭並序〉-----	141

第一章 緒論

「歸去來兮」出自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一篇，已然是古今中外耳熟能詳的用詞，當人們嚮往回到最本初的心靈故鄉時，心中真實的聲音便是「歸去來兮」，可見這篇辭賦對人們的影響深遠，具有一定的價值，故而本論文以陶淵明及〈歸去來兮辭〉為主要研究對象，欲探究其相關線索，尋找它能引人共鳴的種種有力證明。第一章先詳述研究動機與目的，並描述相關的研究成果，作扼要的重點整理，再而介紹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歸去來兮辭〉是中學課本中常出現的補充教材，對於理解陶淵明的內心世界，這是重要的引證篇章；文中充滿自傳性的色彩，多方剖析自我的選擇之價值意識，透露反省覺悟之後的自我身心安頓，其用詞堅定，是告別官場宣誓辭，宣告自己對未來人生不再猶疑，是找到人生新起點的充滿正向能量的作品，其感染人心之力量強，故而能引起讀者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也是筆者研究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的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人都想和這世間接軌，即使熱愛獨處的人，仍願感受到自己的心是生存在這世間，而自己的生命應該有對應這世間萬事萬物的意義和價值。但是人們要如何在世間生活而認同自己的價值呢？古代勞動生活的人為了謀生，常須朝夕勞碌，並且與人對話溝通、接觸接洽而建立情誼，說是為了現實利益，但其中更有為他人提供服務的價值感，並非全然為了現實生存的物質層面，甚至能在忙碌的人際往來中建構自己生存的意義，有著融入群體之中所產生的和諧關係與歸屬之幸福感；凡人若能憑自己的力量生存，安於所處的人際網絡，也就同時肯定了自己與周遭人、與這世間的關聯意義，構築了屬於精神層面的穩固價值觀。

那麼古代的讀書人呢？自古以來，文人寫詩寫文章來表達自己，不正是一種與世間接軌、建立自我價值的方式啊！古代通訊不發達，有些人寫作並不一定要經由實際層面，與人溝通或分享，可以只是暢談心中所思所感，藉由反省觀照之後，探索自我內在真意，抒發不得不發的感想與體悟；或者與親友相互贈答，表達淳厚之情誼，表達真實的想法，而並不在意當代的文風潮流如何。創作者心中雖有理想之讀者存在，但他人的肯定終究是次要的，況且勉強不得，主要仍在於

自我對存在價值的肯定。對淵明而言，創作可以是一種對自我的闡釋，創作傳達了自我的意義感、價值感，以及存在感，正如王國瓔在綜論陶淵明時云：

儘管陶詩有時可以臻至王國維（1877-1927）《人間詞話》中所稱許的「無我之境」，陶淵明本身，卻是一個自我意識非常強烈的詩人。綜觀現存陶詩，其實不難發現，幾乎篇篇「有我」。陶詩中描繪的，純樸的田園風光，清淨的農村景象，往往退居背後，成為一己情懷的佈景襯托，詩人的「自我」，才是關注的中心焦點。……通過一再自我表白，自我觀照與反思，不斷自我探索，自我發現的過程中，陶淵明內心深處，難免自覺與眾不同，自覺「與物多忤」，自感孤獨寂寞。¹

淵明透過詩文創作，一再地自我省察與探索，來表現自我的存在意義，因此淵明的諸多詩文中存在著對生命價值的思辨，對死亡的焦慮，似乎時時在提醒自己來日不多，該在死亡面前及早取捨——何者為主？何者為次？浪費生命的違心之行為是卑微可鄙的，會導致心病難醫，而能感受到生存之意義的事，才是彌足珍貴的，如此自覺的、強烈的反省意識，常在詩文中，藉由反覆地自我觀照、自然地流露出來，顯示其嚮往自然的人格情性，與作品意境之真淳，這無疑地富有自傳性的色彩。〈歸去來兮辭〉亦屬淵明生命中一段不可或缺的生命紀錄，故而可說是其自傳性文學中重要的關鍵作品，相信探討此篇辭賦，有助於更認識淵明的生命歷程。

順應著自然遷移而變化，也順著自己的自然本性走，與物相融，物我冥合，人們的心，或能感應其中，達到物我兩忘，無執無求的心境。而唯有順著自然本性，並且尋求內在與外在的和諧統一，才能感受到一種存在的滿足，有為之付出的欣然滿意，找到一種生命的能量，這股正向的能量，將為人們帶來了價值感與存在的意義。每個人都在找尋這種契合於心的正向能量，淵明在田園耕作時找到了，在飲酒時感受到了，在長嘯、撫琴、賦詩中體會到了；這股正能量從創作時的熱烈獨語，與所流覽的自然意象之中流洩而出，更在安頓生命的儒道思想之中，確切地成為引導的力量，引導著詩人的未來，讓他不再懷疑生命的實際方向。

筆者在〈歸去來兮辭〉中接受到了這股正能量，猶如電流般使人受到震撼；讀著讀著，才知道原來正能量可以傳遞，穿越過千年時空，通達人們善感的心中，留下篇篇思辨的痕跡。然而，現存的注解資料對於本篇的理解仍嫌不足，一些教學的課本以此為教材，但是對於本篇的解讀僅止於表面的文意賞析，以及前人的簡單評語而已，欠缺更為全面的、輔助了解、深入探討之研究，因此不揣淺陋，希望能藉由對〈歸去來兮辭〉的研究，彰顯它多方面的價值，以期有助於讀者在閱讀理解，以及從事教學方面，能有更為深入的體會與看法，也傳達淵明此篇創

¹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頁25

作的正向意義給更多人。

歷來研究陶淵明的專家學者多以單篇論文來談〈歸去來兮辭〉的相關問題，包括題目、內容思想、情感、外在形式等等，或是置於研究淵明的專書中某一段落，作為輔佐印證的資料，更多的是僅作為淵明辭官的代表作品，引用而過，淺嘗輒止，並無專門的學位論文來研究此篇，故而筆者希望能試著以〈歸去來兮辭〉文本為主要線索，輔以淵明的全部詩文作品及史評傳記等文獻資料，參酌專家學者的論析，為〈歸去來兮辭〉作較為全面的整理分析，以期呈現此篇更多方面的價值以及淵明想帶給人們正面意義之豐沛內涵。

二、研究目的

隱逸者，常帶有任性負氣的因子，能獨行其是，不在乎無謂的世俗眼光和周遭評價；隱逸者，大多有著比一般人需求精神自由，以及熱愛自然的渴望，這是一種內在的特質，也是一種天賦個性。除了內在的成分，陶淵明是在怎樣的時代而作出不同於世俗的抉擇？是什麼樣的經驗和磨鍊使他能承擔隱耕生活的壓力和責任呢？詩人以〈歸去來兮辭〉向世間宣告自己離開官場、宣誓要勇於做自己、過適合自己的生活，這是需要怎麼樣的一種勇氣呢？當他找到了內在思想與外在環境不再對立、身心不再矛盾，這種和諧的一致性，是經歷了哪些內在的掙扎與自我辯證的過程呢？希望能探討以上的問題，有助於人們更進一步認識〈歸去來兮辭〉這篇辭賦的價值。

歷來文人給予〈歸去來兮辭〉很高的評價，如北宋歐陽脩曾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²北宋李格非亦讚揚〈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³可見前人多推崇此篇之自然特性，並譽為晉代文章之冠，幾乎無人反對此篇辭賦擲地有聲的代表性，筆者期望研究、探討此篇辭賦的相關時代背景、文學淵源，了解淵明創造時所接受到外部影響，再分析文本的思想與情感方面的特徵，並與淵明的其他作品相互闡述補充，找出其相關性或繼承性，期望能印證此篇辭賦在統攝詩人作品、詩人人生經歷，以及尋求自我價值過程中的重要性，更能呈現出〈歸去來兮辭〉耐人咀嚼的內涵特色。再從用語的風格、修辭學的角度，探討〈歸去來兮辭〉的創作特徵，包含其藝術性所呈現的美感特徵，進而彰顯其形式與內容相輔相成之價值所在，以期人們能認同其文質並重的獨立價值，而非只將它視作陶淵明眾多詩文中的配角，僅作為其他詩文內涵的引證之文辭而已。

²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出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27

³元·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引。出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328

本文研究的動機在於受到〈歸去來兮辭〉的正向意義之感動，又發覺前人並無對此一單篇有專門之論文研究，希望能彌補此一部分之不足，而研究目的乃在於從外緣背景、淵源，與文本之內涵與形式特色的歸納、整理、分析其特色所在，進而能彰顯其多方面的價值，以期讀者在閱讀欣賞〈歸去來兮辭〉時，能有更深入的體會。

第二節 相關研究成果

有關陶淵明的注解專書、專門論著及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均豐富多樣，以下主要列舉與本文相關的研究論著來說明與分析，而對於這些陶淵明研究的重要作品，擬就其整體內涵與價值做扼要之描述。

一、專書

在專書部分，主要分成兩大類：陶淵明詩文作品的注解專書，以及現代學者所著，關於陶淵明的研究成果與重要評論之專著。而所選擇之學者評論專著，主要著眼於研究時參考取用的資料多寡為衡量標準，故而以下臚列出有助於研究〈歸去來兮辭〉的專書。

(一) 重要注解專書

本論文參考較早的文本是清·陶澍注：《陶靖節全集注》，⁴其所列注解語，亦足供校勘考異；而在研究時，參考採用的陶集注本，主要是：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⁵其校勘詳細精到，而所附作品繫年亦有公信力，為本文主要採用之淵明作品年譜。其次參考的陶集注本是：袁行霈的《陶淵明集箋注》，⁶其注釋豐贍，有獨到之分析，有助於加深理解。另外王叔岷的《陶淵明詩箋証稿》⁷和楊勇的《陶淵明校箋》⁸，亦詳於考證，提出有力佐證，舉證精闢而富說服力，足供採用；而龔斌校箋的《陶淵明集校箋》，⁹收集前人注解十分完備，可用以參考比較，且多所發明，有益於思辨；郭維森、包景誠所譯注的《陶淵明集》¹⁰雖是白話為主的

⁴清·陶澍注：《陶靖節全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

⁵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1982年

⁶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⁷王叔岷校箋：《陶淵明詩箋証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⁸楊勇校箋：《陶淵明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99年

⁹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2007年

¹⁰郭維森、包景誠譯注：《陶淵明集》，臺北：古籍出版社，1996年

翻譯本，亦參考古人及近人多種注解版本，列舉精詳而收錄豐富，值得參考。以上專書都是筆者在研究〈歸去來兮辭〉時，重要的參考佐證之陶集注本。

（二）重要學者評論專著

陳怡良的《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¹¹對於陶淵明作品及其人品的外部研究，以及文本內涵之分類研究，均詳盡而豐富，包括淵明的創作背景、家庭家世、人生歷程、文學造詣、哲學素養、道德人品、文學地位及影響，都能做完整詳細的論述，此書有益於學子對陶學有初步完整之認識。而在辭賦方面，其對〈歸去來兮辭〉之用詞淵源與獨特風格這兩方面之描述，值得參酌。

陳怡良的《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¹²共收有十一篇單篇論文，其中〈陶淵明「不解音聲」與「無絃琴」析疑〉、〈陶淵明思想境界之建立及其寫意詩法之開拓〉、〈陶淵明詩賦的《楚辭》淵源研究〉、〈陶淵明的美學觀及其詩歌「四趣」的審美取向〉，在詳閱之後，都能提供筆者重要的思考方向。而〈陶淵明「不解音聲」與「無絃琴」析疑〉一篇，佐證豐富，論據有力，故本篇論文多有引用。

王國瓔的《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¹³此書研究分成三個主題：「詩歌專論」五章、「詩文散論」三章、「詩人綜論」三章。而以詩歌專論為主，將陶詩分為：宦遊之嘆、隱居之樂、飢寒之困、無成之悲，其中「隱居之樂」多有引自〈歸去來兮辭〉的詞句，值得參考。在全書中，作者展現的研究廣度，歸納出獨特的見解，能提供學者不同的研究視野。

陳永明的《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¹⁴主要從淵明「出仕之原因」、「隱逸的抉擇」、「任真自然」等角度，來探討詩人一生心路歷程的發展，尤其講到由仕到隱的轉折心境部分，大量引用〈歸去來兮辭〉的文句，並對〈歸去來兮辭〉的思想內涵有較長篇之論述分析，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觀點，對本論文的寫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葉嘉瑩的《陶淵明飲酒詩講錄》¹⁵依飲酒詩二十首並序，逐首講解分析，貼近時代背景去解讀，引用他詩之境界以論淵明之真淳，多釋言外之意，能旁徵博引以梳理其思致，使讀者更能理解其思想背景與理路；能仔細說明運用意象的藝術性，使讀者更能欣賞其託物興懷的創作手法，進一步深入感受到詩作之內涵深厚，形象中有理趣，同時認識到淵明知行合一的品德與自覺自悟自持的人生觀。

¹¹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臺北：文史哲，1993年

¹²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臺北：里仁，2006年

¹³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

¹⁴陳永明：《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臺北市：臺灣書店，1998年

¹⁵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桂冠，2000

齊益壽的《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¹⁶共收有十三篇論文，是作者在不同時期研究陶學的成果，其中〈陶淵明的儒者襟抱與獨立精神〉、〈陶淵明的宦遊詩〉、〈傷老悲志中的省思——陶淵明〈雜詩〉前八首析論〉，以及〈風華清靡與慷慨悲憫——陶淵明〈擬古〉詩九首之解讀〉這幾篇對筆者寫作時極有啟發，尤其作者對陶詩之藝術研究，建立在真賞與凝思之上，又能與文本及事實的考證、義理的分析相結合，寫作方式可謂論文撰寫者之典範。

鍾優民的《陶學史話》¹⁷整理出歷代學者陶淵明研究成果的重點，加以綜合論述，從最早顏延之所著〈陶徵士誄〉，到歷代學者的評論與注解作品，包括選編、箋注、版本、考證和目錄等問題，所得到的研究成果，都能加以介紹評析，是了解陶學發展狀況的重要參考著作。

蔡瑜的《陶淵明的人境詩學》，¹⁸分別從園田世境、隱逸世界、生死世界、飲酒與自然、懷古與典範各方面，來探討陶淵明如何在人境建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雙重安頓，他在人境中實踐自身的自然觀，這「人境」，相對於玄境、仙境、佛境及世間，更足以體現淵明的自然新義，「人境的自然」具現於園田生活、儒道融合的理想、對生死的觀念之中，而在人境中飲酒適足以體現自然，復返真淳，實踐上古和諧秩序；陶淵明也以懷古意識，作為「人境意識」的核心，並重塑人境化的樂園，使桃花源成為永恆的理想之象徵。全書充分體現淵明「人境的自然」的開創性價值，更顯陶淵明詩文之彌足珍貴。

陳美利的《陶淵明探索》，¹⁹從四大部分條理清晰地整理陶淵明詩文及其他學者的相關評論，分別是「陶淵明的自然思想」、「陶淵明的隱逸思想」、「陶淵明的文學創作」，以及「陶淵明的哲學理念」這大主題，此書的優點是引用史書資料及名家之評賞，十分豐富，很值得參看，但這些主題很大，再細分為多個小節，則某些部分敘述很少，作者僅點到為止，這有待後人再加深加廣去探究。

郭銀田的《田園詩人陶潛》，²⁰在介紹淵明的詩文及一生過程，其中著重在分析詩人的內在思想內涵，及受到的時代自然與玄學思潮影響，並對於詩文中呈現的執著、矛盾與超越之三種不同情境，有深入的分析，加上其個人體悟及闡述，論述精到，值得參酌。

¹⁶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年

¹⁷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1991年

¹⁸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2012年

¹⁹陳美利：《陶淵明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

²⁰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潛》，臺北：里仁，1996年

另外，袁行霈的《陶淵明研究》、²¹李辰冬的《陶淵明評論》、²²方祖燊的《陶淵明》、²³廖仲安的《陶淵明》、²⁴梁啟超的《陶淵明》、²⁵蕭望卿的《陶淵明批評》、²⁶錢志熙：《陶淵明傳》、²⁷蔡日新的《隱逸詩人：陶淵明》、²⁸田菱著，張月翻譯的《閱讀陶淵明》²⁹等，都各有不同的著重點，及分析詳備與精闢之處，呈現出各家不同的詮釋觀點，以及獨有之解讀特色，這些都對於筆者構築陶淵明的樣貌起了拓展視野的作用；而書中論及〈歸去來兮辭〉的部分，也是筆者的主要參考資料。

二、學位論文

鄭淳云《人與自然的對話——陶詩自然意象研究》，³⁰從中西方的意象理論來探討陶詩中的各種自然意象，將自然意象分成天文、地理、氣象、動物、植物和礦物等六種類別，詳述各種自然意象之內涵及其應用之美學效果，有助於讀者了解這些意象在詩文中的歷史淵源，以及更加認識淵明習用之自然意象，及其所呈現的藝術美。

林昭毅《陶淵明與隱逸之風研究》，³¹首先論述中國文化史上各種不同的隱逸型態，再說明在內外因的影響之下，淵明由仕到隱的生命歷程。再而詳述其隱逸生活狀態，探討詩文中所呈現出隱逸的獨特性及理想性，足以奠定陶淵明隱逸之典範地位。

江婉瑜《陶淵明儒道人格的美學研究》，³²著眼於不朽之作品乃出自於不朽的人格——內在的心性之美，故以人格美學的角度探索陶淵明在儒道這兩方面思想上所涵養而成的人格與藝術統一的境界；先以儒家內在修養與外在事功表現，分析淵明儒家人格美學之特質，再闡述淵明在道家思想各方面，尤其是內在修養與退隱觀念方面，所呈顯出的道家人格美學之特質，而後綜論其人格美學之價值。

²¹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²²李辰冬：《陶淵明評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

²³方祖燊：《陶淵明》，臺北：國家，1995年

²⁴廖仲安：《陶淵明》，臺北：鴻泰圖書，1992年

²⁵梁啟超：《陶淵明》，臺北：臺灣商務，1996年

²⁶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

²⁷錢志熙：《陶淵明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²⁸蔡日新：《隱逸詩人：陶淵明》，臺北：草原文創，2016年

²⁹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臺北：聯經，2014年

³⁰鄭淳云：《人與自然的對話——陶詩自然意象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5年

³¹林昭毅：《陶淵明與隱逸之風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08年

³²江婉瑜：《陶淵明儒道人格的美學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8年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³³ 此篇論文全面性地探討陶淵明的人格與作品。先從史學角度，描述其時代背景、生平及思想，再分類介紹其詩歌特色與藝術成就，最後再透過歷代文人對陶淵明的評價，總結其文學地位與影響。其中在詩歌的內涵分析方面有助於筆者更加了解陶詩的珍貴價值。

王雅華《陶淵明思想矛盾及其超越研究》，³⁴先探討陶淵明矛盾思想形成的外緣因素，從詳析其所處的時代環境、思想風潮、家世背景等因素的影響，再配合陶淵明各種內在情性因素，所造成的質性自然與立善求名、感傷與豁達、物尚孤介與渴求知音、仕與隱、理想與現實等等的矛盾掙扎，終而超越這些矛盾對立的處境，找到退隱處世之原則。

梁貽婷《陶淵明農耕的生命情境與美學意涵》，³⁵從農耕的角度來看待陶淵明其人其作，農耕生活可以結合道德、知識、美學等要素，以創作多元的生命情境，尤其在歸返田園之後，因為農耕苦樂的實際體驗，使他對人生有更深的體悟，呈現一種繁華落盡的澄明心境。因此當他抉擇隱耕生活時，已然選擇以農耕作為安身立命的型態，並在其中體現生命與創作的美學內涵。

鄭宜玟《阮籍、陶潛「莊學實踐」之比較》，³⁶研究陶潛和阮籍二人從儒家思想轉向道家莊子思想的生命過程、兩人的「莊學思想」架構，以及在「莊學實踐」方面的同異互映。尤其在第五到七章深入解析陶潛詩文作品以說明其人生觀、生死觀這部分，值得參看。

傅怡菁《論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實踐》，³⁷著重在研究陶淵明的思想及其在生命中的實踐。作者認為淵明的思想以儒道兩家思想為主，歸納其儒家思想的特色有四：尊經重道、兼善濟世、守節固窮與孝悌為本。在道家思想的特色是：委運任化、追慕自然與任真自得。陶淵明實踐的儒家思想表現在：嚴出處之操、甘固窮之節與肩聖賢之傳；而隱居時則藉由道家思想涵養心性，表現為：全性保真、忘懷得失與興致自然。

謝美惠《陶淵明詩文中的人生夢想研究》，³⁸從對人生夢想追求，自我實現的角度來看陶淵明的詩文，詩文中保留許多追求人生夢想的熱情。先探析淵明的特

³³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09年

³⁴王雅華：《陶淵明思想矛盾及其超越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年

³⁵梁貽婷：《陶淵明農耕的生命情境與美學意涵》，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2年

³⁶鄭宜玟：《阮籍、陶潛「莊學實踐」之比較》，東海大學哲學系博士班論文，2013年

³⁷傅怡菁：《論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實踐》，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14年

³⁸謝美惠：《陶淵明詩文中的人生夢想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4年

有形象：不慕榮利、慕孔求善、尚古重義，再就詩文中人生夢想的情意嚮往與現實探索歸結到實踐人生夢想的桃花源，終而以詩文中的生命理想情境來達成自我實現；結論指出人應該為實現夢想而勇敢、夢想之成真全在個人。

張惠琴《陶淵明的詩文及其思想研究》，³⁹從「文」、「史」、「思想」三方面著手：「文」指文學作品本身，包括詩風、寫作技巧、詩體結構等文學藝術面向；「史」是指創作的時空背景，這些背景對文人及其創作的影響；「思想」包括歷代文人所陳述的陶淵明形象，從中所反映的各種思想。此論文欲對淵明的人生與作品有更全面客觀的考察，蒐羅豐富，有值得參考的資料。

何鈺萍《陶淵明飲酒詩研究》，⁴⁰分析淵明詩中涉及飲酒的詩歌，依內涵特徵加以分類，分別為抗爭精神、消極意識以及超然態度，再描述這些飲酒詩的創作特色：寫實的風格、豐富的意象以及素樸的修辭，最後探討飲酒詩對後世各朝代著名文人的影響，他們從淵明的飲酒詩中發現相似的生命樣貌，體現對詩酒文化的認同，更肯定了淵明飲酒詩的典範地位。

以上這些對陶淵明的研究，尤其有提及〈歸去來兮辭〉的評析部分，都是筆者在寫作時會參考比較的部分；雖然這些學位論文的研究各有其著重點，但對於筆者了解陶淵明其人其作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三、單篇論文

廖美玉的〈「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⁴¹「歸田」是士大夫面臨官場上的不適應時，極常見的一種由仕宦到農耕的職場轉換，其中觸及的議題，包括由士到農的自我定位，由都邑到鄉野的生存場域轉換，以及由人為到自然的行為模式選擇，此篇在探討「歸田」意識的形成及其書寫觀念的遞嬗之跡，尤其「歸田」如何獲得歷代詩人的共鳴而蔚為社會風尚，而東漢張衡的〈歸田賦〉開啟了歸田文學的園地，以虛擬書寫，表達追求自由與至樂境界的願景，成為後代文人實踐歸田樂境時共同的理想。

廖國棟的〈從歸田到閑居——兼論漢晉辭賦對京城的頌讚、眷戀與疏離〉，⁴²

³⁹張惠琴：《陶淵明的詩文及其思想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6年

⁴⁰何鈺萍：《陶淵明飲酒詩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4年

⁴¹廖美玉：〈「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一期，2003年11月，頁37~78

⁴²廖國棟：〈從歸田到閑居——兼論漢晉辭賦對京城的頌讚、眷戀與疏離〉，《南臺學報》，38卷第2期，2013年06月，頁127~136

分析〈歸田賦〉與〈閑居賦〉文本之下潛藏的深層心理：張衡〈歸田賦〉在虛擬的樂園描繪中，跳脫了仕宦不得意的心情，但字句中仍透露他內心的用世情結，無法割捨對京城的惦念；潘岳的〈閑居賦〉在序中雖明言以居室之樂作為情感的寄託，但賦中卻有大篇幅的京都書寫，足見他「心懷魏闕」，而對隱退的田園樂土之描寫亦鋪排得太熱鬧；潘岳終棄巧取拙，再度奔馳於京城的權力核心地而喪命。我們可以發現二者有著極相似的京城情結，就此而言，從歸田到閑居，其實是一脈相承的。

許東海的〈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⁴³探討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與柳宗元的〈夢歸賦〉及其相關詩文的內涵，它們成就了由屈騷以來的歸返書寫主題，成為後代辭賦「歸返論述」的原始基調；而柳宗元的〈夢歸賦〉提供了觀察脈絡，促使我們重新審視陶淵明歸田作品裡的文學話語和深層底蘊——即「歸返、夢幻、焦慮三者一體」的創作底蘊。陶淵明除了〈歸去來兮辭〉，也在之後創作了歸園田居詩，開創了歸田書寫「詩賦合流」的書寫特色，影響了柳宗元，但柳的詩賦中，田園與歸鳥書寫，固然近似陶氏的創作身影，卻是有著貶逐不遇的重要意蘊與家國一體的歸田書寫，與屈騷相同。陶柳辭賦的共同創作取向為：兼具有夢幻色彩與焦慮意涵，但〈歸去來兮辭〉具備了主動超越困境，以及樂觀實踐的能動色彩，不同於柳賦「謫囚焦慮」，只是難以落實的虛幻本質而已。

許東海：〈系譜·地圖·諫書——從陶淵明辭賦的歸田論述及其文化構圖〉，⁴⁴主要以〈歸去來兮辭〉和〈感士不遇賦〉二篇所展開的歸田論述來探討其賦學源流，繼承漢賦的系譜意涵及其歷史傳統。而以〈歸去來兮辭〉為中心的歸田論述，更為田園詩歌等重要經典的誕生，提供內在的文學與文體的歷史基因，淵明所開創的田園詩賦兼備的創作範式，更顯示他在田園文學系譜上集大成的地位；〈歸去來兮辭〉與〈歸田賦〉形似而神離，陶作著墨於未來田園前景的追夢與實踐，全然不見張作憂讒懼禍的仕宦隱憂，陶作以身體移動的相關敘寫展現其歸田之地圖，與內在的心靈地圖，包含實踐與遲暮之焦慮，而張賦只是作為仕宦困境的文化隱喻，並不關注實踐歸田人生的身體力行諸事。而〈感士不遇賦〉兼具歷史借鑑與自我諷諫的深層意蘊，與〈歸去來兮辭〉互為表裡，進一步可以相互定義，但有不同的文化意蘊：〈歸去來兮辭〉是歸田論述的心靈地圖與未來藍圖，而〈感士不遇賦〉則為歷史啟示錄與「士不遇」諫書，鋪陳其「悟已往之不諫」的文化構圖。

⁴³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漢學研究》，22卷1期，2004年06月，頁47~80

⁴⁴許東海：〈系譜·地圖·諫書——從陶淵明辭賦的歸田論述及其文化構圖〉，《湖北大學學報》，第40卷第2期，2013年03月

徐國榮的〈歸去來兮辭淵源考論〉，⁴⁵分析「歸去來」一詞之解讀，其爭議主要有三種：(一)「歸去來」即「歸來」，清人以前許多詩詞例證，古人對於有「去」字不作解釋。(二)「歸去來」即「歸去」，而「來」字語助詞；而「去、來」二字的方向性已然淡化，故以上二說，可說都是著重在「歸」字之義。(三)視「去、來」二字為實義動詞，把「歸去」和「歸來」視為不同，「歸去來」即先歸去，後歸來。此文作者則主張「歸去來」，即「去來」，就是「去而來」之義，「去而來」是方向性的指示詞，為了突出「歸」意，再加上歸字，而創造了「歸去來」一詞。

伊藤直哉的〈〈歸去來兮辭〉札記〉，⁴⁶分析〈歸去來兮辭〉序文中提到的「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一段，探討淵明辭官的因素，與程氏妹的關係，作者從外圍因素，淵明參與政治的過程，以及局勢之變化，推測可能因為桓玄政權崩潰時，妹夫程氏是桓玄部屬而陣亡，才引發妹妹的不幸遭遇，不久也病逝；而陶父去世早，當初極可能是由當時在桓玄幕府任職的淵明促成此段婚姻。當陶妹去世時，淵明內心自責，因為是自己間接斷送了胞妹的性命，又因局勢太亂，當時無法奔喪。胞妹之死的打擊，是致使淵明決定立刻辭官、遠離仕途的重要原因。作者的推測可供參考。

何阿珺的〈陶淵明與蘇軾歸田情懷之比較〉，⁴⁷分析陶蘇兩人對於「歸田」問題的不同情懷。「歸」之於陶淵明，是一種經過慎重考慮後不動搖的人生選擇，是回歸心靈、回歸自然、回歸生命本真狀態；但「歸」對於蘇軾是探索多種生活方式之一，蘇軾畢竟是儒家思想的實踐者，他嚮往淵明的歸田，但那不過是他的一個夢，一種安慰，雖然糾結在歸與隱的矛盾之中，他不斷地思考並探索屬於自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對於「歸田」有著自己的信念，終究以「此心安處是吾鄉」為他的人生註腳。

陳芳的〈近三十年〈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⁴⁸綜述 1979 到 2008 年對〈歸去來兮辭〉研究成果，包括創作的時間和地點、歸隱的原因、淵源與藝術特色、對後代文人的影響四方面，總結所發表的單篇論文的成果，僅交代扼要之重點，並無太多評論。

⁴⁵徐國榮：〈歸去來兮辭淵源考論〉，《文藝研究》（北京市），2012 年第 3 期，頁 50~59

⁴⁶伊藤直哉：〈〈歸去來兮辭〉札記〉，《九江師專學報》（首屆中日陶淵明學術研討會文集），1998 年增刊

⁴⁷何阿珺：〈陶淵明與蘇軾歸田情懷之比較〉，《中國文化研究》，2008 年冬之卷，頁 54~62

⁴⁸陳芳：〈近三十年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九江學學報》，總第 151 期，2009 年第 2 期，頁 10~13

傅怡菁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修辭藝術探微〉，⁴⁹以蔡宗陽的《應用修辭學》為依據，分析全篇的修辭共有十種，依序為：對偶、映襯、設問、類疊、引用、象徵、借代、轉化、轉品、感嘆，依序列出文句並加以扼要說明。而發現使用最多的是對偶法，這合乎了當代辭賦多用對句的時代風氣。

宋建華的〈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笱記〉，⁵⁰從三部分來討論：「歸去來兮一語試析」、「園日涉以成趣一語試析」及「談歸去來兮辭的倒裝」，抒發一己對這些詞句的理解，引用前人看法及用語之習慣，以證明這些詞句運用不同語序的解釋之法，值得參考。

以上這些相關的文獻資料及研究成果，除了提供完整的論析、多元的視野之外，它們對於筆者在探討〈歸去來兮辭〉時，起了相當大的提示與輔助功用，尤其有益於順利釐清與此篇辭賦相關的重要研究論點。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主要採用逯欽立校注〈歸去來兮辭〉之版本，以〈歸去來兮辭〉一篇為主要研究對象。全文及序文如下：

【序】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

⁴⁹傅怡菁：〈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修辭藝術探微〉，《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28期，2014年12月，頁13~24

⁵⁰宋建華：〈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笱記〉，《逢甲中文學報》第4期，1996年9月，頁71~86

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⁵¹

一、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思想特徵、情感特徵、創作特色三部分為研究的主體大綱，在研究過程中，先以文學閱讀欣賞的方法，熟悉全篇辭賦，以及淵明所有詩歌，再參酌歷代研究陶學之成果，詳閱〈歸去來兮辭〉相關之評論賞析，找出〈歸去來兮辭〉思想情感兩方面的內容特色；同時也參考學者寫作的創作特色的角度，分別從語言風格和修辭學來看〈歸去來兮辭〉的形式特色，再論及其對後世文人創作的影響。

在〈歸去來兮辭〉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部分，除了閱讀相關史書與多本傳記，進而整理歸納出淵明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家世經歷之外，亦從一些期刊論文與研究專書中搜尋出淵明之前，其他文人歸田主題的文學作品，以及隱逸文學作品，按時代羅列，加以比較分析，以期能看出〈歸去來兮辭〉在前人創作資產中所得到的滋養或引導，勾勒出他創作時的靈感觸發之源泉，在此時代與文學背景下，探討他辭官退隱的原因，並確立〈歸去來兮辭〉篇名釋義方面，較中肯說法。配合上述研究過程，本論文大致採用以下五種研究方法：

（一）文本分析法

此法主要用於詳閱有關〈歸去來兮辭〉的各種注解本，對篇中的所有詞語箋注，綜合其旨趣，有正確而深入的理解。也用於詳閱陶學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

⁵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並序〉，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159~160，後文所引用之詞句皆出自此處，不再加注。陶淵明詩文作品之繫年亦依據此書中之〈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為主，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01~230。

歷代學者的專書專論、學位論文、陶學資料彙編等著作，再擇取與〈歸去來兮辭〉有相關的解釋，加以分析比較，選擇較合理的闡釋，綜合歸納為欲研究之重點。其中除了淵明本人著作之外，東晉與南朝人的文字資料如顏延之的〈陶徵士誄〉、沈約《宋書》〈陶潛傳〉、蕭統的〈陶淵明傳〉和〈陶淵明集序〉、佚名的〈蓮社高賢傳〉皆是重要而基本的參考文獻，這些較早期的第二手資料，亦是研究時必須詳閱的重要資料。

（二）詩文比較法、詩文互證法

先比較淵明本身詩歌與辭賦的共同與差異，進而突顯其中共同的思想源頭，尤其是道家思想的自然觀點以及儒家思想的固窮原則；再歸納其詩歌中反復傳達的淵明的飲酒情態、融入自然的閒情、運用自然意象創作的喜好，以證〈歸去來兮辭〉表現淵明真心實性的詩文一致性，也突顯出他平淡真樸的創作觀。

透過觀察〈歸去來兮辭〉與其他詩歌，在思想情感上的共同特徵，歸納整理出本篇辭賦的重點有八項：今是昨非的覺悟、任真的抉擇、對生命歸止的看法、曠放淡泊的安貧志向（以上是思想之特徵）、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善用意象、造訪大自然（以上是情感之特徵）。

（三）歷史分析法、社會環境研究法

在撰寫過程中，為求知人論世，會從史學的角度切入，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政治社會等外圍因素，對陶淵明造成的影響；也會加強對當時的學術環境及思潮的認識，尤其是當時儒釋道三教並行，以及玄學清談的文風特徵，以期更能站在陶淵明的角度去看待文學創作。

（四）修辭美學之分析法

在研究〈歸去來兮辭〉形式與內容相得益彰的創作特色時，欲更能掌握其藝術技巧，乃從修辭學的角度去探析。先確立修辭學專書的定義，再參酌重要的學者意見，應用於分析辭賦的修辭美學特徵，以期真正地發掘〈歸去來兮辭〉的美學藝術價值。

（五）詩文字句的統計法

藉由分析某些字詞的出現頻率及所使用的差異，探討〈歸去來兮辭〉用字遣詞的特徵、詞彙特色及文句本身的句型特色，了解其在形式上的藝術技巧；配合比較分析法，可看出它和其他詩歌作品的差異，尤其是兩者所運用的詞彙不同，顯見淵明創作上的匠心獨具。

二、章節安排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提出研究動機與目的，再描述與〈歸去來兮辭〉相關的研究成果，最後交代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在第二章〈歸去來兮辭〉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中，第一、二節從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與家世生平來認識其詩文所受到的外在影響。第三節追溯〈歸去來兮辭〉所承襲的文學源頭，包括受到古代文人歸返意識、歸田文學的影響與啟發。第四節追溯〈歸去來兮辭〉受到前代隱逸文學作品的影響與啟發。第五節分析篇名及淵明辭官的原因。

第三章與第四章主要在分析文本的內容，包括思想內涵與情感之特徵。第三章的主題是思想內涵，第一節首先以「今是覺非」為思想的發端，因為這是自覺者的思想基礎。接著第二節分析詩人本身任真的思想，表現為要求回返自然真我，以及任真思想所體現的安於孤獨的性情，這也是淵明〈歸去來兮辭〉的創作心態，而因著委心任去留的任真思想及回返自然本真的性情，成就了淵明作品中平和淡遠的意境。第三章第三節探討〈歸去來兮辭〉中「委運順化」的生死觀和感物傷時的思想，第四節分析〈歸去來兮辭〉所承襲自儒家的安貧固窮之觀念。

第四章分析〈歸去來兮辭〉中的情感特徵。共有四節，分別從四個主題來看此篇的情感特徵，分別是：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以及造訪大自然。以此四個特徵來展現作者看待未來生活及生命萬物的真情流露的一面。

第五章探討〈歸去來兮辭〉的創作特色及其影響，前三節先從「文體與句型特色」、「詞彙特色」、「修辭特色」三方面深入分析〈歸去來兮辭〉的形式之特色，最後一節探討〈歸去來兮辭〉對後代創作的重要影響，包括許多文人接受此篇辭賦影響的相關創作。

第六章結論，歸納全篇重點：藉由對〈歸去來兮辭〉的八個思想內涵與情感特徵的理解與探討，得出對此篇辭賦價值的重新認識。

第二章 〈歸去來兮辭〉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

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是作者所處時代的反映，作者所處的政治環境、時代思想趨向與文學潮流都會影響作品的創作內涵與形式，而作者在特定之時代背景影響之下，如何因應境遇之變化而有不同的人生出處抉擇，是值得去探討的。研究〈歸去來兮辭〉，必須對淵明的時代思想之背景、家世與生平經歷有概括的認識，才能深入瞭解他創作〈歸去來兮辭〉的動機與心路歷程，從而進一步掌握此賦如何影響了他未來的人生，而成為一重要的生命之轉捩點。本章第一、二節從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與家世生平來認識其詩文所受到的外在影響，並大概勾勒出〈歸去來兮辭〉產生的前因後果。

接著，本章的第三、四節追溯〈歸去來兮辭〉作品本身所承襲的文學源頭，包括受到古代文人歸返意識、歸田文學與隱逸文學作品的滋養與啟發，進而來更真切而深入地認識〈歸去來兮辭〉在文學的長流中如何承襲前人的豐富資產，再以獨特的心靈創造出文學史上隱逸賦與歸田賦的典範佳作。有了以上的了解之後，本章的第五節擬從上述的影響來綜合探討在〈歸去來兮辭〉寫作之時，淵明辭官的內在主觀原因、外在客觀原因，以及其他相關因素，並闡釋題名的由來。

第一節 陶淵明所處的時代

本節所述的政治與思想背景及文壇玄風的影響，主要參酌史傳，以房玄齡等所著《晉書》為主，加上學者的整理分析，主要採用逯欽立校注的《陶淵明集》的作品繫年與郭維森、包景誠譯注的《陶淵明集》中以作品配合時局的描述，以及龔斌校箋的《陶淵明集校箋》所述的作品資料，來呈現淵明一生重要創作的政治與思想背景。

本節先談陶淵明所處時代的政治環境，是篡亂不斷，動蕩不安的黑暗時局，並分析陶淵明創作〈歸去來兮辭〉這篇辭賦時，他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為何；再談他所處之時代思潮背景，大抵是玄學佛學盛行而儒學衰微的思想背景，並探討他在創作〈歸去來兮辭〉這篇辭賦時，如何受到此融合儒道佛三教思潮的影響。最後探討他在魏晉以來文壇盛行玄風之時，受到的影響。

一、政治環境

據史書所載，陶淵明生於東晉哀帝興寧三年（西元三六五年），卒於南朝宋文帝元嘉四年（西元四二七年），享壽六十三歲。¹他的一生歷經三個朝代十個皇帝，約是從東晉的中後期到南朝宋的初期，那是一個政治黑暗，權臣當道，社會動蕩，民生痛苦的時代。

自從司馬炎篡魏，結束三國分立的局面，建立晉朝，至西晉末年晉惠帝時，內有八王之亂，使得國力與資源內耗殆盡，外有胡人不斷向南侵擾，而主政者昏庸無能，致發生「永嘉之禍」，西晉皇室被俘擄至北方。而胡人割據了大江以北，建立了所謂「五胡十六國」的多種政權。而中原的宗室大族與人民為了躲避戰禍，乃紛紛南遷，建立偏安江南的東晉王朝，然而，東晉的朝政依然衰弱不振，外受胡人的威脅，內有權臣惡鬥，豪門貴族享有特權，多數農民受賦稅徭役的壓迫與剝削，窮困無依，極思反抗，於是在東晉安帝隆安三年時（西元三九九年），有孫恩帶領農民起義，占據沿海一帶，歷時約十二年，徒然內耗國力，而當時東晉政權落於權臣手中，而權臣個個但求自利，並不熱衷北伐中原，收復故土，處於被動防守的局面，國勢長期積弱不振，故難以統一天下，而北方同時有多個胡人政權輪替，彼此爭鬥不休，因此，全國南北常陷於戰亂的狀況，人民難以休養生息。

在東晉初期，皇帝庸弱無能，大權旁落，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不斷，先有王敦之亂（西元三二三年），又有蘇峻之亂（西元三二七年）割據荊州的桓溫又虎視眈眈等待謀反時機。對外，起初有桓溫多次北伐，暫時阻擋胡人南下的攻勢，而後在謝安在位，謝玄掌權之時，曾一度以寡擊眾，在淝水一戰大敗前秦苻堅。當時（東晉太元八年，西元三八三年）陶淵明約十九歲，²尚未出仕，而在大約二年後，謝安與謝玄相繼辭世，政權又歸於昏庸跋扈的司馬道子。司馬道子父子壟斷朝政，排除異己，引來王恭及殷仲堪等人來興師問罪，東晉的亂敗便由此開始。

從東晉安帝隆安元年，一直到晉安帝義熙元年這段時期（西元三九六到四〇五年），司馬道子父子與王恭及殷仲堪，形成二派勢力，彼此惡鬥，互有消長，而後桓玄（桓溫之子）在武力爭鬥中勝出，當時約三十六歲的陶淵明曾在隆安四年接受桓玄的州府幕僚職位，但不久因母喪辭官。而桓玄在各派軍閥戰爭中，不

¹關於陶淵明的壽命有多種說法：七十六、六十三、六十一、五十六、五十二，五十一歲等，今採陶澍、逢欽立、楊勇等人所主張之六十三歲，可參見陳怡良的《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臺北：文史哲，1993，頁 88~89。而南朝梁代沈約的《宋書》與唐代房玄齡等的《晉書》陶潛傳，亦主張其年壽為六十三。

²本論文所根據之陶淵明年譜為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之〈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頁 201~230

斷壯大，掌握七州軍政大權，擁兵自重，漸漸不受中央控制，與司馬道子等人對立，雙方水火不容，最後桓玄攻入建康，斬殺司馬道子黨人，在元興二年年底（西元四〇三年），桓玄篡奪政權，即皇帝位，國號楚，改元永始，封晉安帝為平固王，遷於潯陽。

元興三年，劉裕聯合原東晉的官將起事，攻入建康，進克潯陽，劉裕得劉敬宣投降歸附，後與桓玄激戰多次，最終，桓玄戰敗，逃回江陵被殺。陶淵明於是年曾赴任劉裕的鎮軍軍府為參軍，隔年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年初，又調任劉敬宣建威將軍軍府參軍，不久辭官；在同年的八月陶淵明出任為彭澤令，十一月再度棄官，作〈歸去來兮辭〉一篇自明心志。義熙末年，朝廷曾徵召他為著作郎，淵明全不為所動，依舊躬耕田園，固窮守節以終。

在淵明創作〈歸去來兮辭〉一賦時，劉裕尚未篡晉。在往後十三年之間，劉裕逐步誅滅異己，削弱其他軍閥，又多次北伐胡人政權，曾經攻克洛陽及長安，頗得民心，但他一離開長安不久，北方的駐軍便不敵胡人大軍而覆沒。劉裕在義熙十四年（西元四一八），掌握大權之後，決定先縊死安帝，立司馬德文為帝，是為晉恭帝；二年後，劉裕即皇帝位，國號宋，改元永初（西元四二〇），而晉恭帝遜位為零陵王，不久被害而死。宋武帝永初三年，劉裕病死，其三子爭奪皇權，初由長子繼位為宋少帝，後被權臣徐羨之與謝晦密謀廢之，二人再殺第二子義真，擁第三子劉義隆為帝，是為宋文帝；文帝元嘉三年，文帝追究當年殺少帝及廬陵王之罪，謝晦等人被誅。

元嘉四年，淵明已經六十三歲，於是年十一月病卒，顏延之著《陶徵士誄并序》，與眾好友諡其曰：「靖節徵士」。³我們可以說，陶淵明一生六十三年裡，親身經歷了兩次篡逆的變亂，也親見了東晉的滅亡，還遇到反抗朝廷的平民革命運動——孫恩之亂，由此可知，他生活在一個「篡」與「亂」交替的政治黑暗、社會動蕩不安的時代。淵明在桓玄尚未篡位時，曾在他的州府短暫任職，而在劉裕尚未坐大之前，他也曾在他的麾下供差遣，而這兩位軍閥權臣、野心家正是造成時代動亂，處處刀兵相見的核心人物，由此我們就明白了他為什麼會辭官了，乃至後來有人請他再度出任官職，他始終堅決不仕。⁴在陶詩〈讀山海經〉中有讚美刑天的詩句說：「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⁵又他歌詠荊軻行俠仗義：「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⁶，而形容自己「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⁷皆可見其胸中有著慷慨救民的悲壯氣慨，他以詩作傳達自身對時局憤世嫉時的感慨，一種欲

³參見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陶徵士誄并序〉，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2

⁴此段分析可參見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桂冠，2000，頁22~24

⁵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讀山海經〉其十，臺北：里仁，1982年，頁138

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詠荊軻〉其十，頁131

⁷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擬古〉其八，頁113

仗劍奮起的悲壯精神，無怪乎清代龔自珍的雜詩言：

陶潛詩喜說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
陶潛酷似臥龍豪，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

8

龔自珍形容淵明有荊軻的豪情，有對時局昏暗的憤慨；他也把淵明比作孔明，有濟世的志向，但也有屈原不遇的無奈，欲有作為但無從施展，內心滿是悲憤之慨嘆。而淵明性格中有這般憤世嫉時的個性，又怎會再重蹈污濁、陷民於水火的官場呢？又怎會在邪惡的權臣手下貢獻才智而助紂為虐呢？因此在義熙元年，當淵明從過去出仕宦遊的經驗中一次次看到政局敗壞，時勢已然不可為，而自己不過是淪為野心家的棋子，再也找不到心中出仕之理想時，那官場便全然沒有值得眷戀之處，至此淵明告別官場的外在客觀因素成熟，於是他決心隱耕，故而賦〈歸去來兮辭〉。

二、思想背景

東漢末年以來，戰亂與民變帶來深重的災難，大一統的政權逐步瓦解，儒學正統地位一落千丈，儒生不再有政治上的優勢，例如曹操用人唯才，不論操守，不計忠孝與否，這導致魏晉以來士子不再以儒家的道德尺度為處世準則，轉向競逞權謀以爭勝。而東漢末年時曾發生兩次黨錮之禍，士人遭到無情屠殺，人心惶惶，充滿生存焦慮，因而士人有的高蹈遠遁，有的佯狂以避禍，放浪形骸而崇尚清談。儒學衰微的同時，道家思想興起，產生了凌駕在儒家之上的玄學，於是文人競談玄虛哲理，忠君觀念淡薄，游離於政治之外；有些在朝居官者甚至專務清談而不理朝政，清談的流弊也致使政局更加頹敗衰弱，終在西晉末年付出慘痛的代價，隨著「永嘉之禍」，北方中原淪陷，漢人重又在長江以南建立偏安的東晉王朝。

三國、魏晉時代以來，儒學繼續衰微，而道家思想興盛，同時玄學應運而生，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潮。由於曹氏父子皆蔑視禮教、任性而為、崇尚自然，並以個性特色自我標榜，上行下效，文人乃效尤而形成所謂的「名士風流」——從建安七子、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賢，文人多尚清談，即談玄，以老莊思想釋儒家之說，清靜無為，逍遙無待，標榜名士之風。但他們常有不守禮法的狂放之舉，藉由放誕不羈的行為表達對禮教的不滿，諷刺時政；或者佯狂以使當權者另眼相覷，方得以避世免禍，例如阮籍的佯狂醉酒以避禍；他們追求個人長生及及時享樂，有

⁸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龔自珍〈雜詩三首〉，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237

求仙服食之風，也重視養生之法，例如嵇康著有〈養生論〉，把老莊思想的自然觀引到養生中來。他們不再有順從的奴性，而是在精神上高揚莊子「不為物役」、「逍遙無待」的自由理想，以此為精神之寄託。

然而在政治官場上的角力，文人常淪為犧牲品，魏末時期，司馬氏為了奪權，殺害不少天下名士，尤其在曹爽被殺之後，何晏、李勝、桓範等人亦受牽連而死。嵇康雖淡泊名利，卻也因為過度菲薄世俗人，剛直任性而得罪鍾會，被害而死，不得終年。阮籍處在這恐怖鬥爭中，常是狂中有節，不觸怒當政者，又喜怒不形於色，口不論人過，終生戰戰兢兢，但內心卻極度痛苦不安。嵇康與六朝的隱士們，包括陶淵明，都追求莊子絕對自由逍遙的精神世界，但彼此有不同的處世心態，許建平分析：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便第一次把莊子的返歸自然的精神境界變為人間的境界，變為身在名教之中，而超越名教的自由人生。然而，嵇康的路畢竟是一條絕路，一條為統治者所不容的絕路，他的殉難，在文人的心中敲響了警鐘。陶淵明的人生思路與莊周、孔丘同源。……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則是融名教於自然，使孔子的「安貧樂道」與莊子回歸自然的田園生活合而為一。⁹

嵇康雖酷愛老莊，性好丘山，以清靜寡欲來自我修持，但在亂世中這種心隱而身不隱、仍在官場虛與委蛇的形式，終究很難自我保全；六朝的隱士精神受時代思潮影響，乃以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為主，而莊學更是隱士文化的主要精神內涵，直到了東晉中後期，政局偏安江左時，由於時代離亂，隱逸之風更盛，陶淵明受儒道思想十分明顯的影響，例如在他的作品中體現了儒家的積極用世、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固窮守節等思想，例如：「四十無聞，斯不足畏」、¹⁰「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¹¹「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¹²等，但在淵明作品中也處處以回歸自然、順應自然遷化、順時應化、識運知命，以及「物我交融」的境界來展現道家精神，尤其是莊子思想的精華，例如：「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¹³「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¹⁴、「此中有真意，欲

⁹許建平：《山情逸魂：中國隱士心態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頁171~172

¹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榮木〉，頁16。

¹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頁78。「固窮」一詞出自《論語·衛靈公》：「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2006年，頁225

¹²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二，頁87

¹³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一，頁40。「自然」是老子學說之核心概念，萬物之所以然，就是「自然」，可謂「道」的別名；「道法自然」根據牟宗三先生疏解王弼注所言：「法自然者，即道以自然為性，非道之上，復有一層曰自然也。故云『道不違自然，乃得其性。』」參見牟宗三：《才性與玄理》第五章〈王弼之老學〉，臺北：臺灣學生，1993年，頁153。莊子繼承老子思想，亦是反對人為，要人回歸自然本真，如《莊子·漁父》言：「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參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

辨已忘言」¹⁵、「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¹⁶、「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¹⁷等

嵇康和阮籍在反對名教、追求自然時，只是心態上的與政治圈隔離，他們仍然身處於世俗名利官場之中，迫不得已而必須受制於人，充滿身心相矛盾的現實煎熬，乃至於最後付出生命的代價，究竟難以企及莊子的思想——以隱退作為養生全命之道。迥異於嵇康阮籍的純然「心隱」而已，淵明乃身心皆能從官場隱退，回歸到自然之中，順乎本性之真，在田園的自然景物之中躬耕作，以思想與行動的一致性，融會了儒道思想，成為當代真隱之高士代表。

另外，在淵明約二十幾歲時，東晉有名的高僧慧遠到淵明的故鄉附近，即江西廬山建立東林寺（西元三八六年），成立「白蓮社」，除了寺裡的僧人之外，有許多文士詩人也參加此社，據《蓮社高賢傳》，上面記載了陶淵明的名字及他與慧遠大師往來的故事；雖然他並沒有皈依佛教，卻和慧遠成為好朋友，並常和那裡的高僧及賢士們討論佛理或玄理。並且王凝之在當時擔任江州刺史，曾集合中外高僧八十多人一起翻譯佛經，可見在東晉中晚期，江州地區佛教盛行，而文人多與佛教徒往來，莫不多少受其沾溉。淵明曾參加他們的聚會，多少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例如他有詩句「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¹⁸「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¹⁹與佛經上常言的「人生如夢如幻」相同，而運用「空」字，也隱含佛教常言「四大皆空」之意；也許詩中內涵並不同於佛教思想，但仍可窺見佛教思想對他的些微影響。另外他在〈擬古〉其六中提及：「不畏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²⁰據逯欽立所注，此詩乃是配合《蓮社高賢傳》所載：

時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曰：若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²¹

可見淵明心中對於蓮社是否能解除心中對人生的疑惑，無法信任，即使慧遠法師允許他能飲酒，他仍然不願自己有被欺騙、受到譏笑的可能，所以到了該地又皺

華正書局，1994年，頁1032。

¹⁴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神釋〉，頁37。配合上註，淵明詩中多有順應自然遷化之老莊思想。

¹⁵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五，頁89。「忘言」一詞出自《莊子·外物》：「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參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944

¹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歲暮和張常侍〉，頁67。此句之意源自於《莊子·讓王》：「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的超越世俗之名利價值、隨順自然變化的思想。參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983

¹⁷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詠貧士〉其六，頁127。意同上註。

¹⁸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還舊居〉，頁80

¹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四，頁42

²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擬古〉其六，頁112

²¹出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0

眉頭離去。

綜合上述，可以得知，雖然魏晉以來儒家思想衰微，但因陶淵明從年幼時便「遊好在六經」，受到儒家較深厚的影響，他並沒有隨時代玄風而失去他行仁立善的道德標準。他也潛心於老莊道家思想，乃至於壯年決定歸隱時能「復得返自然」，嚮往道家那種返回自然本真、超越窮通的精神境界；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包括〈歸去來兮辭〉，我們都可以看到他會通了儒道思想，並受到佛教思想隱微的影響，呈現出三教融合的思想，例如，從〈歸去來兮辭〉一賦，可以得知，他返回鄉里耕種，盡人倫之責任，而非拋棄家人而獨居山林，而耕種生活必須安貧知足，他自信能做到，這些是他所具備的儒家涵養；他更願追求精神自由，遠離官場，在短暫的生命裡「委心」而行，亦即順應自然本性，並且「聊乘化以歸盡」，順從自然變化直到生命窮盡，以道家之自然觀來看待死亡；他不再遑遑終日地追逐名利，能放下一些對俗世的執著，選擇合適的生存姿態，以佛教的看開俗情，化解執取的初步思想為他的基本生活觀，這些都是此賦能體現的多重的時代思想。

三、文壇玄風

從正始年間（西元二四一～二四九）到東晉陶淵明的時代（西元三六五～四二〇），玄學思想瀰漫魏晉詩壇，長達約二百年之久，門閥士族崇尚清談，流風所及，文士談玄不輟，以此互相標榜或提高聲望地位，政局愈亂，而文壇的玄風卻日盛不衰，此時詩文多染玄虛仙意，例如東晉郭璞的玄言與遊仙類詩文作品，正如《文心雕龍》所云：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迍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時序篇〉）²²

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稽之談。袁、孫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明詩篇〉）²³

到了東晉以後，佛學漸盛，助長玄風之泛濫，佛教思想對此期文學起了影響：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勝，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

²²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1994年，頁816

²³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35~38

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²⁴

東晉文學便籠罩在這樣的道家玄學的文風之下，以老莊思想為詩文主要義理，文辭平淡無味。之後又加上佛教思想日漸盛行，此期的文學作品莫不多少受老莊佛學思想的影響。探究東晉之後，玄學文風延續的原因，乃因為渡江之後，王導與謝安主導東晉王朝的偏安政局，在平定王敦、蘇峻之亂，粉碎桓溫篡奪之陰謀後，他們在政治上力主清靜無為，以調和士族之間的內部衝突與矛盾，在思想上也力倡玄學清談，以使朝野文士安靜無為，能起到安定社會政治之效用。例如在《世說新語》中記載：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言語篇〉）²⁵

此事在《晉書·謝安傳》中亦有記載，表明了謝安提倡清談的用意。陶淵明生此時代文風之下，作品有儒釋道三教之思想，但並無永嘉玄風以來「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平淡空洞，更沒有西晉太康年間雕刻藻飾而興寄不足的弊病，而是重視樸實的玄理意趣，同時加入自己對老莊之學深刻的體會，不尚辭采，沒有過度雕琢的形式，唯運用看似質樸不文的用辭，表達道家寓意深遠的內涵，例如他的形影神三首詩，傳達老莊順應自然大化之生死觀，而此順化遷移也是他詩文中的主要思想，例如在〈歸去來兮辭〉中有「聊乘化以歸盡」之句，均合乎當時探討玄哲、託意邈遠、白描句法的文風；而他的〈飲酒〉其五中「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²⁶出自莊子「得意忘言」之說；又在〈贈羊長史〉有「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²⁷表達言辭難以盡情抒發心意，而此類「言意之辨」正是玄學的的重要內容之一，從王弼貴無之說以來，玄學倡「言不盡意」，旨在探尋象外之意，這也是當時清談的重要命題。從以上所述，可看出淵明創作上受到此玄言文風的影響。

第二節 陶淵明的家世與生平

本節介紹陶淵明的家世背景與生平經歷，主要依據正史本傳及淵明作品為主，

²⁴劉義慶：《世說新語》卷上之下〈文學〉注中引檀道鸞《續晉陽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頁36

²⁵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頁31~32

²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28

²⁷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66

再參酌學者的重要說法。認識淵明的家世背景，有助於了解他自小受到的教養的內容；認識淵明的生平經歷，有助於看到詩人成長的軌跡，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思考高度，來因應他所面臨的人生挑戰。

一、陶淵明的家世背景

陶潛，字淵明，又字元亮、深明，以字淵明行，東晉江州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以下從對他較有影響的三方面來看淵明的家世背景，分別介紹淵明的曾祖父、祖父及父親、外祖父。

（一）曾祖父陶侃

陶侃是出身寒門的士人，可能是湖南武陵的溪族人，雖然早年受到貴族官僚輕視，在背地裏被罵「溪狗」、「小人」，但他憑著積極進取的心及雄才遠略，建立實際功勳，在東晉初期更因為平定蘇峻之亂，官至都督八州軍事、任荊州與江州的刺史，封為長沙郡公，成為顯貴名臣。淵明在〈命子〉詩裡稱讚曾祖父是：

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²⁸

淵明推崇曾祖父為國家立功建業，且在功成名就時能辭官歸家，受皇帝欣賞也不會驕矜自恃，其功業與品德皆世上少有，足為後人楷模。根據史書及世說中所述陶侃是一位勤勉自勵，勤檢素樸的人，平時珍惜光陰，並愛惜物力，鼓勵農耕，反對奢侈與懶惰之習，而淵明正是勤樸而惜物的人，他在這方面受到陶侃家風的影響。

（二）祖父及父親

據淵明的〈命子〉詩裡提到，說他的祖父及父親是：

肅矣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風雲，冥茲愠喜。²⁹

淵明的祖父陶茂曾任武昌郡的太守，在朝廷內外職位上都以正直而聞名，恩惠廣被全郡千里之內；而他的父親是陶逸曾任姿城太守，是襟懷虛靜，淡泊名利的人，他曾經「寄迹風雲，冥茲愠喜」，也就是身入宦途，卻不在意官位的升降得失，不現喜怒之色。可惜在陶淵明年幼時，父親去世，家計陷入貧困，因此他在〈與

²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²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8

子儼等疏》中說自己「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³⁰在〈自祭文〉中說：「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³¹可見他年幼時，家道早已中落。因為他的家族，並非像王、謝那樣，是世代享有特權的豪門世族，更何況他不是陶侃的嫡嗣子孫，自然沒有承繼到曾祖父那時的優渥生活，是屬於沒落的書香門第，只能被推薦擔任一些較低階的官職。而他的母親是孟嘉的第四個女兒，出自書香名門，淵明自幼的啟蒙教育大多來自於生母孟氏，可說是間接受到了外祖父的影響。

（三）外祖父孟嘉

淵明曾為外祖父孟嘉立傳，作〈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一文，內容描述了孟嘉的門第人品、品貌超群、不拘細節、落帽趣事，以及與高士交往等事，顯示他清操自守，溫和博雅的名士風度，其中提到：

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不苟合，言無誇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³²

此段描述正與淵明愛好自然的個性、飲酒自樂的想法相同，可見孟嘉瀟灑自然的名士風度，對淵明的精神氣質有很重要的影響。

雖然陶侃這個家族環境沒有給他帶來好的物質生活，但他承襲自陶侃勤勉節儉而樸素的家風，在往後的農耕生活中，有助於造就一種承受挫折的毅力，使他能固窮安貧而不改初衷；雖然孟嘉五十一歲便過世，但淵明為外祖父立傳以紀念其行誼，顯見他更熟稔魏晉士族階層的樣貌，屬於名士那種高貴的素養，一種從容曠達的氣度，這些品格或特質都在淵明的性格中留下印記，也在他的詩文辭賦中留下痕跡。

二、陶淵明的生平經歷

淵明的生平經歷，可依其年紀及生平大事分為三個階段，以下依序分別描述其生平的重要經歷。

（一）少壯時期

³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

³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7

³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1

在淵明廿八歲以前，成長於潯陽柴桑的農村，接近廬山、臨近鄱陽湖及長江，這裡有優美的自然山水和田園景致，對於質性自然的淵明來說，是成長及寫作的豐富寶庫，他在其中生活、休憩，讓閑靜淡泊的天性找到歸宿，他提及少年生活的詩句如：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³³（〈歸園田居〉其一）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³⁴（〈與子儼等疏〉）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³⁵（〈飲酒〉其十六）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³⁶（〈雜詩〉其五）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³⁷（〈擬古〉其八）

可以看出淵明少年時很喜愛自然美景，配合閑靜的個性，對自然景物變化有豐富的感受力，體物並能自得其樂；而他讀書時徜徉書中，飽嘗精神自足之樂，到達欣然忘食的境地，從他的作品所引用經典的知識來看，他熟讀六經、論語、老子、莊子、史記等，尤其來自家庭的教養，使他對儒家經典有深厚的興趣。受到曾祖父陶侃力主匡復中原的壯志所影響，年輕的淵明表達一種投效國家的豪放之情，故言「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其八），身在江南的他，卻想像著有一天能到北方邊塞之地，也許是受到當時謝安淝水之戰的影響，因為打勝仗所激發的豪情壯志吧！

其實年輕的淵明尚未確定人生方向，有時滿懷抱負，有時淡泊無求，有時充滿豪氣，有時思慮深遠，有著矛盾的不確定性，但這些都屬於淵明「無樂自欣豫」的一部分，一種樂觀的性格，對未來無所畏懼而能昂揚進取的形象。

（二）宦遊時期

因為少年時懷著「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³⁸的想法，雖然對故鄉有不捨之情，他仍然多次出仕，在二十九歲時他第一次出來作官，因為親老家貧，擔任州際酒，但不能忍受官場文化，不久便辭歸。他在〈飲酒〉其十九自述：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³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

³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8

³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³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7

³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3

³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7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³⁹

顯然接近三十歲的他並不喜歡這個官職，對朝政的混亂有所不滿。據《晉書陶潛傳》，他沒幾天便因為「不堪吏職」而辭職歸鄉，不久州郡召他出任主簿之職位，他推辭不就。

約在隆安四年（西元四〇〇年），淵明重返仕途，大概是受到外祖父孟嘉曾擔任桓溫僚佐的影響，他對桓玄抱有期許，故而出任桓玄的幕僚，期望能一展長才。但在這段時期，淵明看到了官場的無奈，仍表達對仕旅的不滿，和歸隱的渴望，他的〈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言：「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⁴⁰可見他不願受官場羈絆，對他而言，宦遊行役之苦，只是無謂的奔波，戕害身心而已，因此在同年冬天他暫返故鄉，隔年才又上任，赴江陵任所。隆安五年有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提及：「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⁴¹似乎更強化訴說他對官場的不滿意，故而寧可回鄉耕作，過隱逸生活以保全天然真實之本性；這是他第二次出仕。

淵明第三次出仕約在元興三年（西元四〇四年）。當時桓玄早已公開稱帝，改國號楚。劉裕起兵討伐桓玄，收復京邑，為東晉王朝帶來新希望，淵明應是受到此事鼓舞，而願意到劉裕幕府，擔任參軍。可是不久他目睹時局並未改善，人民依然受戰亂之禍，而劉裕的野心亦逐漸暴露，他便萌生退隱之意。直到隔年，亦即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淵明調任劉敬宣建威將軍府的參軍，這是他第四次出仕，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一詩，再次強調田園居所才是他的夢想所在，也可看出他無意再投靠這些擁兵自重的軍閥。

同年的四月左右，淵明辭去建威軍府參軍一職，返家休養，在八月時因為族叔陶夔的推薦，出任距離家鄉較近的彭澤縣令，這是他最後一次任官職，而關於他出任官職的理由，在蕭統的〈陶淵明傳〉有詳細之敘述：

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嘗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⁴²

³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8

⁴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4

⁴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5。「商歌」非吾事：為春秋時齊人甯戚想要從政時所唱的歌，在此指欲出仕為官之意。

⁴² 出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7

可知淵明在當時已經有隱居的打算，請求族叔引薦，故在地方担任彭澤令，積存一定的俸祿之後再退隱，可喜的是還能送一個僕人協助家務，再加上命令官吏種秫足以釀酒，於是欣然上任。

他在〈歸去來兮辭序〉中明言：「耕植不足自給。幼稚盈室，緜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加上「於時風波未靜。心殫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可見他是為了謀生及飲酒之便而願意出任縣令。然而不久之後，他便「眷然有歸歟之情」，自承是：「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⁴³原來他早已認清自己的心志所在，已經有了歸田的決心，此次擔任彭澤令純是為了歸隱之後作物質上的準備，利用這一年「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見上段所引）。然而不久之後，淵明因為親近的妹妹驟然去世，便選擇提早辭官，因此僅任彭澤令八十多日，當時賦〈歸去來兮辭〉一篇以明己志，而關於淵明辭官的理由，詳見後文，即本章第五節之分析。

（三）歸隱之後

淵明在四十一歲時賦〈歸去來兮辭〉之後，便不再涉足官場，曾經幾次拒絕朝廷的徵召，可見他回歸田園的決心沒有動搖。在義熙二年時，他從上京里老家搬到園田居，即懷古田舍。義熙四年六月，園田居失火，有〈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詩。

義熙六年，四十六歲的淵明由園田居搬家到南村，作〈移居〉二首，直到義熙八年再次遷還上京里老家。義熙十四年，他的生活陷入困頓，有〈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云：「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淒目前」，⁴⁴但約在同一年他被徵著作佐郎，卻仍然不接受，以古代守節的隱士與貧士自我勉勵，固窮守節，勤勤懇懇地順應自然天性而活，畢竟人生苦短，應該選擇心靈最自由的生活。宋文帝元嘉四年，在他去世前，因為病勢加重，乃先作〈擬挽歌辭〉三首及〈自祭文〉一篇，其詩文中仍不改隱耕的初衷，始終能識運知命，安於自己的天命所在。以上這些想法皆能呼應他在〈歸去來兮辭〉所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他要順應自然天性而生活，揚棄世間人汲汲追求富貴的價值，只需「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只因為確立：自身天命，要在隱居安貧的生活中求得，因此直到臨終之際，都能安守天命、本分，不再有懷疑。

⁴³以上〈歸去來兮辭序〉引文皆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59

⁴⁴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9~50

因為了解淵明的家世背景、成長過程與生平經歷，更有助於理解他成為隱逸詩人、田園詩人的心路變化過程，也更能認識〈歸去來兮辭〉如何在他思想成熟的中年時期，扮演一重要里程碑，不只總結了人生經驗而得到領悟，更加能引領他走向嶄新的未來人生。故而〈歸去來兮辭〉除了是歸田賦與隱逸賦的代表作品，也標誌了詩人的內在性靈的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登上了自己精神高峰的狀態，乃至於我們能發現此賦的形跡出入於他一生的詩文著作之中，往前追溯與往後推演，皆能發現它們有著共通相融的價值方向。

第三節 〈歸去來兮辭〉的歸田文學淵源

自從《詩經·式微》中高喊著：「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⁴⁵，「胡不歸？」一句成為召喚對方回去，最直接有力的句子，其出自吶喊的迫切語氣，讓人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歸返意識。自古以來，人民多數過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耕生活，農民在昏昧的天光下，返家休息，如同非夜行性的動物都回巢，靜默休養，家成為人們安頓身心的理想之地，也成為歸返意識所欲歸往的理想之地，而「安土重遷」更成為中國早期人民性格的一部分。「歸返意識」在文人筆下，成為遊子思鄉、謫臣思君、征人返國、親人團聚等情感的寫作動機，也進一步成為一種返回理想樂境的意識。

對屈原而言，不同於道家方士有求仙遠遊的高蹈遠舉之理想，他的歸返意識更具有家國的認同感與宗族的歸屬感，是心繫同宗而不忍遠離的深厚情感，因此，在〈離騷〉一文，屈原的心情多次處於欲回返故國故鄉而不得的埋怨之情中，充滿無奈憾恨，是一篇運用歸返與遠逝之情二者不斷對話、辯證的獨白。屈原自言：「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⁴⁶盼望在還得及之時，回到君王身側扶持社稷，但是接著卻又言：「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顯然屈原自知被國君摒除於外；他也曾想到遠方他國尋求志同道合者，也許能有更好的君臣遇合，故找來靈氛占卜確認遠行吉凶，靈氛言：「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在其他地方一定能找到美好的對象或理想，但是屈原內心仍掙扎想著：「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仍然怨著世人不察善惡、拋棄賢才；而終究在不得已時，將遠行以追求理想，他又起了眷念故國之情，因此在〈離騷〉末段言：

⁴⁵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1983年，頁66

⁴⁶本段所引屈原〈離騷〉的句子出自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臺北：大安，1995年，頁23～67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⁴⁷

遠遊不成，屈原歸返故國之決心一如初衷，縱然不被君王接納，也要堅持美善的道德操守，全篇重複著「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論斷語氣，如此的堅貞自持，情感超乎理性，終究只能選擇以身殉國，以悲劇流芳後世。而〈離騷〉乃成為文人充滿歸返意識之辭賦代表作。

而在東漢末年，張衡首先以文學書寫表達歸返田園樂境的心聲，明確地以田園為理想樂土之意，他以歸田書寫來超越傳統士人不遇的困境，富含對未來美好生涯的想像，這在淵明的歸田文學詩賦之作品中也得到完整的體現，由此也可看出屈騷與張陶二人的分野，如許東海所述：

歸返家園對於屈〈騷〉而言，同時也就是一種政治歸返意圖，公與私不同情志領域交疊合一；但在張衡或陶淵明辭賦的歸田書裡，則呈現公、私分明的情志異趨，亦即對於張或陶二人而言，歸返田園是一種向以「家」為核心的私情領域的趨附，但同時對於以「國」為中心的政治場域，則意味著一種疏離或遠棄。⁴⁸

〈歸田賦〉雖然承襲了屈騷之歸返意識，但已然有了嬗變新向，主要乃偏向田園之私情領域，轉換為真正的「歸田」意識之創作；〈歸田賦〉成為中國第一篇田園隱逸之抒情小賦，成為歸田文學的濫觴；以下探討〈歸田賦〉形成過程之相關因素。

田園的概念是相對於都城的，而自古以來，統治邦國及都城的常是王室宗族，他們自稱是勞心者，無需從事勞力工作。當勞心者們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和法則，用以約束並教化普通百姓，同時對於勞心及勞力者做出大小不同價值判斷，身為勞心者的統治階級，因兼任規則制定者及裁判者二種身分，更富優勢而成為掌權者。在《論語·子路》中，當樊遲向孔子請學稼圃時，孔子認為在上位者好禮、義、信，四方之民便歸至，不必具體地去農作，因此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⁴⁹因為孔子培養學生的目的是讓他們去為官從政，而非務農、成為一般百姓，也就是勞力者。勞心者治人而食於人，只要重視禮義等治人的法則即可。孔子這種教育思想影響著讀書人，使得「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成為士人階層的主要意識，

⁴⁷洪興祖：《楚辭補注·離騷》，臺北：大安，1995年，頁67

⁴⁸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漢學研究》，卷期：22卷1期，2004年06月，頁56

⁴⁹參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2006年，頁197

而努力成為勞心者則是主流社會受教者的目標。

自西漢漢武帝以來，由於在政治上獨尊儒術，儒家這種成為仕宦階級的思想主張更成為士人遵循的主要道路；而相反地，道家並不認同這種學而優則仕的主流意識，在《莊子·讓王》第二十八中，當舜要將天下讓給隱士善卷，善卷卻說：「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⁵⁰之後，善卷隱入深山，寧可逍遙於世俗之外，農耕自給，也不要天下之大位。莊子也肯定辭為諸侯而隱耕的伯成子高，⁵¹認為勞力者自足自在，天真而自然，更合乎人的本性。

傳統文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會選擇到都城施展人生抱負，唯有在遭遇極大挫折或年老疾病時才會回歸田里，因此田園成了他們歸鄉里隱居、療癒身心的理想選擇。兩漢時，士人有主動歸田的，因為從政理念與當權者不合而稱疾請歸田里，如汲黯；或因為迴避刑罰而自請歸田，如劉祐。而被動歸田則是指士人遭到免官罷遣而回歸田里，如韓歆、楊秉等，當時亦有權臣遭軟性解職的，如李膺、陳蕃等，因此田園對被動歸田的士人而言並非理想之地，甚至是另一個拘禁之監牢。文人從政時，若困乏不得其志，以致無法施展理念及長才時，官場亦形同禁錮之所，因此田園與官場同樣可成為一種禁錮。主動歸田的文人是寧可選擇自足自適的田園生活，而表現在文學書寫中，他們常是虛擬歸田情境，並不一定落實過躬耕生活，或樂在農耕樂趣而進一步發展改良農耕的技術，代表作家是東漢末年的辭賦家張衡（78-139），他的〈歸田賦〉把對田園生活的美好想像之情景寄託於文學書寫，成為後來在官場失意的文人安頓身心的另一種選擇。研究辭賦的學者許東海曾言：

歸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書寫主題之一，也是傳統士人階層藉由文學載體展現心靈風貌與情志取向，並作為面向文學歷史、文化承傳、群己關係、人生理念等重要人文範疇的回應與投射。因此透過歸田書寫這一心靈鏡像，我們或應可從其中探索出攸關作者內在生命姿態及其自我觀照的一些重要訊息。……

中國文學中的歸返書寫，早在《詩經》中即出現如〈邶風·式微〉「胡不歸」的生命吶喊，同時《詩經》中也不乏如〈魏風·碩鼠〉、〈豳風·七月〉、〈王風·君子于役〉等以田園生活為主要創作素材的詩篇。然而這些詩歌並未出現符合後代以士文化為精神主體的歸田書寫。從今存的相關文獻來看，具備明顯此一歸田書寫的文學創作大體出現於漢代，其中張衡〈歸田

⁵⁰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966

⁵¹參見郭慶藩輯：《莊子集釋》〈天地第十二〉，頁423

賦〉即是其中著名典範，也是後代歸田書寫的主要具體根據。後世田園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倣效張衡運用辭賦文體撰寫〈歸去來兮辭〉，再現〈歸田賦〉傳統主題的精神意蘊，並從而成為中國歸田書寫的雙璧，在文學史上前後輝映。⁵²

在張衡以前並沒有完整的文人創作的歸田書寫之作品，張衡可說是歸田文類書寫的第一人，他以〈歸田賦〉傳達遠離官場回歸田園生活的快樂，在悠遊田園之中享受美化了的、精神上的快樂，將田園描繪成代表至樂的樂園；但實際上，張衡寫作的當時已是六十一歲高齡，並沒有經歷過真實的躬耕生活，故而可以說，〈歸田賦〉中的田園描寫雖然幽美，卻是一幅美麗的虛構遠景，正是他在政治重壓下，尋求解脫的精神烏托邦。

張衡〈歸田賦〉言：「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超塵埃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感老氏之遺誡，將迴駕乎蓬廬」、「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⁵³正因為主掌世事規律的天道昏昧不明，真理不彰，張衡寧願追尋《楚辭》中的漁父，揚棄世俗價值，遠離官場而不願被世俗之塵埃所污染，以老子的無為自然思想為依歸，而選擇回到家鄉，也回到心靈的故鄉，放任心靈遨遊於世俗之外，超越世間榮辱得失的羈絆與束縛，成為返回純真本性而心靈自由的人，在文中明白揭示了以道家思想為精神的依歸。因此，從張衡以後，文人在面對官場現實、罹禍無常時，一旦有此覺醒之意識，便會放棄儒家學而優則仕的主流價值，選擇以道家的逍遙無為來順應自然天性，勇敢地走出禁錮身心的官場俗務，以歸返田里為高蹈塵俗之外的自豪之舉。廖美玉評論張衡〈歸田賦〉，對於這種屬於士人的歸田之樂，有詳細的分辨：

由「感老氏之遺誡」而欲歸駕蓬廬，卻不是謹守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過著簡樸寡慾的生活，反而強調歸田的弋釣之樂、春光美景，更提出舜的五絃琴，以及周、孔的圖書，還要搞文奮藻，陳述三皇的典範。張衡理性地採取老氏「縱心物外」的心靈模式，以消解儒家世俗化的「榮辱」價值觀，重新建構人的理想生存境遇。……這種「高雅」的歸田生活，顯然與躬耕勞力的「農民」階層不同，也與隱逸的「貧賤肆志」大異其趣。⁵⁴

張衡以書寫美麗的田園風光，以及閒情逸致的雅士生活，來抒發歸田之樂，為士

⁵²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漢學研究》，卷期：22卷1期，2004年06月，頁47~48

⁵³周啟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第一冊，臺北：三民，1997年，頁610~613

⁵⁴廖美玉：〈「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一期，2003年11月，頁60。

人的生命選擇，構築了另一種回歸自我的精神面向，士人不一定要在讒邪當道、官場失意時，選擇黯然引退的道路，更不一定要忍受棲巖隱逸的孤寂匱乏，或者選擇遠離故鄉而滿懷悲憤，張衡當初藉由文學書寫來建構歸田的虛擬模式，除了揭示田園樂境正是士人可以息心，卻不必勞力的生活場域，⁵⁵也進一步，讓後世文人不只嚮往這虛擬的樂園，更尋求有落實的可能，但是卻在大約二百八十年之後，東晉末年時，陶淵明才真的以躬耕的姿態和強大的精神能量，創作了更為充實而鼓舞人心的歸田文學內涵，成為中國第一位田園隱逸詩人。

另外，張衡的〈歸田賦〉有幾項值得注意的地方，它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以寫田園隱居的樂趣為主題的作品（以前只有片段的描寫，如上文所引用的《莊子》篇中的某些段落及註解），可說是此賦最早確立了田園至樂的觀念；同時它是現存第一篇完整的抒情小賦，也是第一篇較為成熟的駢賦。

從漢代到東晉末年以前，其他文體，如詩歌及散文並無明顯歸田主題之書寫。故歸田文學之探討乃以辭賦為主。東漢之後，承襲張衡歸田主題之文學作品，主要是西晉文人張華的〈歸田賦〉、潘岳的〈閑居賦〉和東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以及淵明歸田主題的五言古詩。其他如曹植有〈歸思賦〉，抒發回歸鄉里之情，並無回歸田園生活之意，故不列入討論之範疇。張華的〈歸田賦〉後半段云：

逍遙於洛濱，聊相伴以縱意，目白沙與積礫，玩眾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迴往留，棲遲蒼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為茵，援華陰以為蓋，瞻高鳥之陵風，臨儵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脩自然之通會，以退足於一壑，故處否而忘泰。⁵⁶

此抒情小賦，寫文人回故鄉閑居時，逍遙地流連在自然景物之中，感受到萬物生機，享受田園之景，濯足戲水，正可滌盡塵俗之心，其內涵與〈歸去來兮辭〉中的「時矯首而遐觀」、「鳥倦飛而知裏」、「善萬物之得時」有相似的設境作意。

而潘岳的〈閑居賦〉可歸類為隱逸賦，但亦表達了嚮往回歸田園生活的心志。此賦寫他在仕途受挫後，萌生隱逸之思，雖然有難捨的京城情結，仍舊以豐富多姿的田園美好情景來自我寬慰，除了詳述田園場景來構設閑居的美好條件，亦有共享天倫的歡樂家宴，充滿愉悅溫馨的情景，結尾歸納云：

退求己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仰眾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拙。⁵⁷

⁵⁵參見廖美玉：〈「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一期，2003年11月，頁59~61

⁵⁶張溥：《漢魏六朝百名家集·張茂先集》〈歸田賦〉，臺北：文津，1979年，頁1594

⁵⁷周啟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閑（閒）居賦〉，臺北：三民，1997年，頁658~659

回顧宦場際遇，幾度凶險而差點喪命，所以潘岳決定要隱於鄉居田園，優遊度日，守拙以避免揚才露己而遭忌。但他是當時的名流人士，加上本身看重名利的個性，所以他始終難以忘懷熱鬧的官場和追逐名利的欲望，故在寫完此賦之後，他不顧世人詬病，棄拙而取巧，繼續諂事權貴，依附賈謐而為二十四友之一，在京城權力競技場上與人較勁，等到所依附者垮台之後，潘岳遭孫秀挾怨報復，被誅三族。潘岳並非真有歸返田里之意識，只是暫時回返田園休養一陣，故後人對其人品與詩情不能相稱，給予較負面的評價，如金代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其六評論他：「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⁵⁸因為潘安仁曾為了巴結賈謐，在賈謐的車馬離開後望塵而拜，這種行為不似他在閑居賦中所營造的清高自足之形象，顯然他的作品只是表達了一時的心聲想法，感受到了短暫田園生活的輕鬆愜意，然而，這想法並非是發自內心深處、經得起挑剔的真情，故而難以持久，當環境改變時，情隨事遷，人心也就輕易地做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選擇。

不同於潘岳的「失真」虛偽，為文造情，東晉陶淵明以〈歸去來兮辭〉奠定了歸田文學的經典地位，樹立了歸田作品的最高價值。就思想、內容及體裁而言，〈歸去來兮辭〉承襲張衡的〈歸田賦〉，二賦皆採用辭賦體寫作，皆為隱逸賦、田園賦，形式上多用兩兩相對稱的句子，其中對偶情況，雖非全然工整，但已然是駢賦的樣貌；二賦皆以回歸田園為最快樂的選擇，皆以故鄉田園為樂土；二賦同樣表達了儒道相融的思想，既有儒家的務實觀點，更富有道家追求精神自由自適的超越意識。不同的是，張衡終究沒有歸田，歸田對他而言是虛擬想像的樂園，是美好的憧憬與慰藉。然而，陶淵明的歸田心態是打算真正落實在人間，躬耕園田的，其創作之時已有種種對農耕生活的實際體會，毫不懷疑地要遠離士人的宦官圈子，息交絕游，走向農民階層，是以勞力過活的圈子，是「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的，這需要足夠的自覺醒悟力量，可見〈歸去來兮辭〉充滿強大的精神力量，除了對未來的嚮往，更有付諸實踐之一種強烈的心理意識，故而能感動後世如拘囚般之仕宦者。

第四節 〈歸去來兮辭〉的隱逸文學淵源

《詩經》是我國早的詩歌總集，全係周詩，其中提及隱居之人物及生活的有二首，分別是：衛風的〈考槃〉⁵⁹與陳風的〈衡門〉⁶⁰。〈考槃〉之內容以直述方

⁵⁸元好問著，施國祁注：《新校元遺山詩集箋注》下冊，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頁525

⁵⁹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1983年，頁102。《詩經·衛風·考槃》內容為：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藹。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⁶⁰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1983年，頁235。《詩經·陳風·衡門》內容為：衡門之下，

式讚美隱士處窮而能安其樂，在山中水澗旁，過獨寐寤言的生活而能自得其樂。〈衡門〉也是寫一甘於貧窮的隱士，以自語方式流露心跡，表達恬淡而無所求的隱居態度。以上二詩中並未出現隱逸之字眼，應是早期時尚未有「隱逸」之概念，但因其詩中是老莊隱退思想的表現，正可代表中國隱逸詩的雛型。⁶¹

在王逸的《楚辭章句》中收有淮南王劉安門客的〈招隱士〉⁶²一辭，內容藉在位者招攬隱士，主旨在反對隱居山林，故內容大多描述山林中野獸潛伏的危險，人不宜與鳥獸同群，但卻因此刻畫了山中隱居的環境，也隱約勾勒出主角的志向。從詩經到楚辭，這些作品是早期隱居文學發展的開端。到了魏晉六朝之後，描述隱逸的篇什大量增加，在西晉時出現了較明顯以隱逸為主題的作品，其中有整首詩在寫隱逸環境、隱逸心志的作品，如張華的〈招隱〉二首詩⁶³、陸機的〈招隱詩〉及〈招隱〉二首詩⁶⁴、張載的〈招隱詩〉⁶⁵、陸雲的〈逸民賦〉，以及左思的〈招隱〉二首詩，這些是較具代表性且成就較高的作品。

張華的〈招隱〉意在惋惜「雄才不伸」，並同情隱居以待時機的賢士；陸機的招隱則以修道者的心情道出隱居的至樂，可以勝過富貴，張載也以隱逸為得意自在的生活；而陸雲〈逸民賦〉乃以描述隱逸山林的美好生活風光為主，並歌詠隱居勝過官場之招禍，刻畫細膩，如：「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懷元服一，傲物思甯，妙世自逸。靜芬響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考室，曾丘蓊蒼，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蔬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⁶¹參見洪順隆：《由隱逸到宮體》，臺北：文史哲，1984年，頁6~7

⁶²洪興祖：《楚辭補注·招隱士》，臺北：大安，1995年，頁371~376，原文為：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蜷兮枝相繚。山氣巖崑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豹嘯。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塊兮軋，山曲崑，心淹留兮惘恍忽。罔兮勿僚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嶽岑碣礧兮磳礧礧，樹輪相糾兮林木茂肌。青莎雜樹兮蘋莫蠹靡，白鹿麕麇兮或騰或倚。狀兒嶮嶮兮峨峨，淒淒兮澠澠。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鬪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⁶³隱士託山林，遁世與保真。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張華的〈招隱〉其一）棲遲四野外，陸沉背當時。循善掩不著，藏器待無期。羲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俯仰過，忽若振輕絲。（張華的〈招隱〉其二）出自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年，頁1623~1624

⁶⁴明發心不爽，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山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承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樸。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陸機〈招隱詩〉）駕焉尋飛遯，山路鬱盤桓。芳蘭振蕙葉，玉泉報微瀾。嘉卉獻時服，露朮進朝餐。（陸機〈招隱〉其一）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陸機〈招隱〉其二）出自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年，頁1965~1967

⁶⁵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吝，人間實多累。鵝雛翔窮冥，蒲且不能視。鶴鷺遵皋渚，數為矰所繫。隱顯雖空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捫時俗，超然辭世偽。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張載〈招隱詩〉）出自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年，頁2106

⁶⁶呈現出隱居者自在的道家精神，與快樂理想之生活情景。

最後，左思的〈招隱〉二首，是後世公認的最標準的隱逸詩，是六朝隱逸詩的代表作，成就亦最高：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光。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餽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我簪。（〈招隱〉其一）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
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惠連非吾屬，首陽非吾仁。相與觀所尚，逍遙撰良辰。⁶⁷（〈招隱〉其二）

詩題是招隱，同淮南小山之「招隱」，但內容不再是招隱士出仕，而是要招尋隱士，與之同隱，內容描繪山裡大自然的美景與佳物、香花與水音，是心神足以安棲的理想處所，全詩歌詠自由逍遙的精神之樂，意在吸引隱士相偕長留山林之中。

除了隱逸文學作品的啟發之外，在陶淵明之前，更有許多典型的隱逸人物，他們成為淵明筆下的正面實例、共勉的典故，更是歷代隱者心中效法的典範人物。

從最古老的不接受君王之位的許由等傳說人物開始，到殷商末年的伯夷叔齊的隱居首陽，陶淵明之前有數不清的、史傳軼聞中的隱逸人物，因其德行清高，流芳後世，成為宦途失利者，在亂世裡隱退的榜樣。尤其先秦時代，老莊思想為退場的文人建構了隱逸文化的思想基礎，就如許建平在《山情逸魂：中國隱士心態史》一書中云：

老子智慧的靈光不知照亮而折服了多少代中國人的心，特別是文人的心，遠避亂世、濁世，逃入深山大澤，過著深靜自的生活，不就是「返樸歸真」，「修道養壽」嗎？⁶⁸

老子的思想是讓文人在面對無法前進的仕途時，能有另一種精神理想的選擇，隱

⁶⁶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頁1988~1990

⁶⁷鍾京鐸：《左思詩集釋》，臺北：學海，2001，頁51~56

⁶⁸許建平：《山情逸魂：中國隱士心態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年，頁33

退並且從仕隱的矛盾中解脫。而莊子承繼老子的道法自然自然之說，亦呈現文人士大夫文化的「退隱」的政治態度、避世文化的理論基礎。《莊子》一書中亦記載莊子本人不願接受君王重聘邀請而出仕，寧可逍遙自在地在鄉野生活，自然無為，養生全真，放棄世俗價值，追求精神上的至樂，所以除了莊子本人是隱逸人物的代表之外，老莊的思想更成為隱逸的主要價值取向，幾乎可以說中國隱士的精神面貌，便是以道家為主的精神面貌，其次再雜揉其他家的思想；因為道家是以追求自然無為、離開儒家禮教束縛為主要訴求，故而放棄世間的名聞利養，甘心過少私寡欲的生活，這是隱退者的基本內在本質，有此自然天性，才能成為隱士。

陶淵明的文學作品，除了受道家思想的影響，也承襲了上古以來隱居人物的愛好自然與精神自由的天性，其眾多的田園隱逸作品，包括〈歸去來兮辭〉皆充分傳達息交絕遊，回返樂好自然，順應本來天性的內在呼聲，這些成果都在前人作品隱逸文風的前導之下，成熟為更動人的隱逸詩篇。

第五節 〈歸去來兮辭〉的篇名釋義與辭官原因

〈歸去來兮辭〉一篇，在史書及文選的傳文中皆是以「歸去來」為題名，並無「兮辭」二字，而後人乃根據序文中言：「命篇曰：歸去來兮」，以及篇中的首句為「歸去來兮」，做為其篇名，加上「辭」以示其文體為辭賦類。有關「歸去來兮」一詞的解釋，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以「來兮」並列為句末歎詞，根據逵欽立校注之解釋：

歸去來兮，來、兮並歎詞，以示興奮喜悅。《爾雅·釋訓》：「不諛，不來也。」《漢書·韋賢傳》注：「諛，歎聲。」以來為歎詞，《莊子》已有其例。《莊子·人間世》：「嘗以語我來！」以來為歎詞。⁶⁹

是以「歸去」成一詞，「來兮」二字皆為語尾助詞，這也是歷來許多註家的見解。而疊用二個句末的感歎助詞，有長歎之用意，故今人多譯作：「回去吧！回去吧！」，疊用詞語，才足以表達原用語的聲情特色。此說亦可見王瑤、楊勇、龔斌等人的編注之版本。

但是在清之前，後代文人引用此篇大多視「歸去來」與「歸來」、「歸去」並無分別，因此兩用之，如辛棄疾有「過吾廬，定有幽人相問，歲晚淵明歸來未」（〈西河〉）之語，也有「歸去來兮，行樂休遲，命由天，富貴何時」（〈行香子〉）、

⁶⁹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59

「都把軒窗寫遍，更使兒童誦得，歸去來兮辭」⁷⁰（〈水調歌頭〉）即是明顯之例；而王十朋之詩云：「瀟灑風姿太絕塵，寓形宇內任天真。絃歌只用八十日，便作田園歸去人」⁷¹（〈觀淵明畫像〉）。古人對於「歸來」中間加一「去」字並沒有作解釋。故有第二種說法，把重點放在「歸」字，意指歸田、歸家或歸耕，運用「歸來」和「歸去」皆等同於「歸去來」一詞，亦即「歸去來」、「歸來」、「歸去」三者的意思相同。袁行霈亦言：

「來」字置於「歸」字之後，有強調、呼喚之語氣，而其意或已虛化，「長缺歸來乎」，其實是離孟嘗君而去，但不言歸去，而曰歸來，歸來猶歸去，其方向性已經虛化。至於「歸去來」乃六朝習語，……總之，「歸去來」之涵義重在「歸」字，而「去」、「來」之方向性已逐漸淡化，重在表示強調、呼喚之語氣。⁷²

同時他同意把「去」、「來」兩字作為「歸」字的補助詞，反對以「來」字為嘆詞，兩字的作用乃在於加強其「過程」之意，同時表示堅強的決心和願望，並無回家前或回家後之不同。

第三種說法是把「去」和「來」都看作實義動詞，如清代林雲銘說：「就彭澤而言，謂之歸去，就南村而言，謂之歸來。篇中從思歸以至到家，步步敘明，故合言之曰『歸去來』」⁷³；毛慶蕃亦言：「於官曰歸去，於家曰歸來，故曰歸去來」。（〈古文學餘〉）⁷⁴把「歸去」和「歸來」二詞依作者所在之地不同而視作不同義。

綜合以上三說，各有依據，但正因為「歸去來」一詞是淵明首創，前所未有的，學者仍在研究之中，未有定論，目前則以第一種說法最為流行；在淵明以後，「歸去來」一詞在六朝以後流行起來，佛教徒多用此為曲名，這只能說是受到淵明的影響，並不能說明「歸去來」一詞的淵源。⁷⁵

關於〈歸去來兮辭〉的創作時間與地點，主要有二種說法：一是創作於陶淵明辭官後，亦即回到老家柴桑之後。主張第一種說法的主要是逯欽立、王瑤、朱東潤、李華等人，他們認為賦中所描繪的生活情景是紀實，而非想像，因此亦有主張〈歸去來兮辭〉乃作於辭官後的第二年（西元四〇六年）或稍後的一段時間。

⁷⁰唐圭璋：《全宋詞》，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頁1881、1905、1952

⁷¹出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64

⁷²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464~465

⁷³出自林雲銘《古文析義》第十卷，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333

⁷⁴參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注解（一），頁160

⁷⁵參見徐國榮：〈歸去來兮辭淵源考論〉，《文藝研究》（北京市），2012年第3期，頁50~59

第二種說法則以為〈歸去來兮辭〉是創作於淵明未歸鄉里之前，在彭澤縣衙之內所作，尚未回到老家，是一篇想像未來情景的言辭。主張此說法的主要是周振甫、錢鍾書、袁行霈等，他們認為〈序〉末署「乙巳歲十一月也」，已言明寫作的時間，乃在將歸未歸之際，是淵明在去縣之前創作〈歸去來兮辭〉，這是一篇想像未來之辭，以想像力盡情描述歸途中所見、田園生活之樂，以及春耕耘耔的勞動場景，故才有萬物得時的春日草木向榮之景致。此說乃因為淵明辭官時間為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的十一月，當時正是隆冬，並不合乎辭賦中所述之春景及春耕勞動，故言〈歸去來兮辭〉為預想之辭。以上二種說法各有其長處，可以並備參考。⁷⁶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陶淵明在四十一歲以前共有五次出仕的官場經驗，前四次時仕時隱，徘徊於官場謀生於田園隱居之間，而在義熙元年（西元四〇五年）是最後一次出任。辭官後，賦〈歸去來兮辭〉一篇，爾後他便終生不再出仕，正史書中皆以「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邪』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⁷⁷作為陶潛辭去彭澤令、告別官場的主要理由，相同的文意亦在蕭統所著的〈陶淵明傳〉提及。另外，史書上也說淵明最初因為親老家貧，才出仕求祿，他在〈歸去來兮辭·序文〉中也坦白：「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因此淵明自陳是因為貧窮、不得已才出仕，而到了四十一歲這個自覺醒悟的時機，貧窮似乎再也不能構成威脅了。根據前面幾節的描述，可以歸納淵明辭官的理由，在主觀動機和客觀原因二方面：

（一）主觀動機方面：淵明厭惡官場的虛偽文化，不願降低自尊，彎腰去逢迎小人，他在四十一歲以前五次出仕，都是在職時間短，辭歸賦閒的時間長，很難勉強自己去適應官場文化與宦遊行役的勞苦。又其自小本性愛好自然，如〈歸去來兮辭·序文〉所言：「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因為本身個性愛好自由，希望能過順應本性的生活，正如「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⁷⁸的人，不願再扭曲本性，過冰炭滿懷的生活，因為那樣箝制了自然活潑的天性，喪失了精神上的自由，如獄中之囚犯，受困於精神上的牢籠，這對淵明而言，是

⁷⁶參見陳芳：〈近三十年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九江學學報》，總第151期，2009年第2期，頁10~13；張悅：〈二十世紀以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現代語文》（曲阜師範大學），2011年第5期，頁8~10

⁷⁷出自《宋書·隱逸傳》陶潛之傳文。可參見《晉書·隱逸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職，乃賦〈歸去來〉」、《南史·隱逸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由此可以得知三本正史本傳皆以「不願為五斗米折腰」作為陶潛告別官場的理由。以上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14

⁷⁸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一，頁40

比身體挨餓受凍更為嚴重的心理上的折磨與戕害。

(二) 客觀原因方面：當時的政治環境，權臣專橫，軍閥惡鬥，這些權謀家完全不關心人民的生計，因此長期的政治社會動亂之下，名士少有全者，而這完全違背了淵明當從政的理想——儒家救世濟名的抱負。且不管自己身在何類官職，若替這種一味爭權奪利、了無理想的權臣奉獻心力，無疑將自己化身為他們鬥爭的工具而已，和自己當初追求改善社會的政治目標，全無干係。況且，自己位卑職輕，沒有影響政治局勢的力量。詩人悲憤的心聲多次表現在作品中，正如淵明所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⁷⁹他早已經看到涉足官場的利害，剛正不阿、有道德原則的人遲早會因為忤逆上位者而招來禍患，肯定不會有好下場，鑑往知來，故而寧可持守真性情隱居，不願再苟合腐敗而不可為的政治圈，早日抽身官場才是上策。

另外，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序文〉中提及「程氏妹喪」也是他辭官的原因之一，但一般人認為這只是文章中可以昭示於人的原因，並非真正的原因，因為若是為了奔妹喪，替她安排後事，協助料理喪事，可以申請一兩個月的假期便足夠，不必自免去職，乃至終身不仕。故陳永明在《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言：

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是記述他辭官的心態的。如果他的棄官是因為妹死而哀毀逾恆，那麼〈歸去來兮辭〉應該充滿悲戚的惜生之情。可是，〈歸去來兮辭〉字裡行間，卻沒有半點哀傷、悲痛，和後來的〈祭程氏妹文〉，大異其趣。不只沒帶任何哀痛，全篇反而洋溢著一片如釋重負的歡欣和喜悅。⁸⁰

淵明淵明本是質性自然之人，故而不願折腰官場，在精神上受到桎梏，但因為親老家貧，口腹自役，來自家庭經濟上的壓力，不得已而五度出仕，當然除了外在的壓力之外，青壯年的淵明亦有儒家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有著在宦場建立功業的理想，故云：「先師遺訓，余豈之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之遙，孰敢不至！」⁸¹然而在官場上屢次親見軍閥惡鬥，社會長期動亂，民生凋敝不堪，淵明心中已然確知：再也不可能藉由文人薄弱的力量改善政治與社會環境。過去是自己困住自己，十二年來徘徊於仕隱之間的矛盾重複上演著，在擔任彭澤令時，還無奈地想著「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

⁷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與子儼等疏〉，頁 187

⁸⁰ 陳永明：《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臺北市：臺灣書店，1998 年，頁 35~36

⁸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榮木〉，頁 16。此詩約作於四十歲時，淵明心中尚存求取功名之願望，此想法亦呼應其序文：「〈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四十無聞，斯不足畏」出自《論語·子罕》故此詩為淵明仍舊抱持儒家建立功業美名之自陳。

斂裳宵逝」，⁸²可見他本來就不欲久仕，希望在一年後就再度歸隱。

但擔任彭澤令不到一年，就在二個多月之後，竟遭遇親人死亡之變故，而且是從小一起長大，最親近的手足，「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歸去來兮辭·序文〉），其中「因事順心」，「事」就上下句文意看，應是指妹喪於武昌一事，「心」也據上下文理來看，是指一直以來愧對平生之志、希望斂裳宵逝的心；淵明過去一直抗拒這種斂裳宵逝的心，而這一年發生了程氏妹去世的事，他才決定順從這個心意。如陳永明所言：

乙巳年以前，他覺得他還有時間為了口腹先幹些不稱心的事，然後才「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妹妹的死使他具體地領悟到人生的倏忽無常。在規林的時候他明白到「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但那只是哲理上的認識。程氏妹的猝爾病逝，一下子把這個頭腦的了解轉化成切身的感受。⁸³

程氏妹去世是一個重要的導火線，親人死亡加深了陶潛對生命無常的認識，堅定了他歸返田園的心志。這件事也把他積鬱心中的仕隱矛盾之情結解開了，因為若自己不斷承受外在壓力，而一再出仕，奴役自己的心，一旦剎那辭世時，只會是悔恨交加，顯然失去了屬於自己這段人生的價值感和意義感。故而可以說程氏妹的死亡震撼了他的心，使他覺悟到：應該趁自己迷途未遠時，過真正有意義的適意的隱耕生活。

在以上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之下，淵明乃決絕地辭官，並賦〈歸去來兮辭〉作為生命重大轉折點的見證，作為見證真心的心聲——心靈的歌聲，這也是一篇傳唱到人們心靈深處的動人樂章。

〈歸去來兮辭〉屹立於淵明人生的分界處，是他考量政治環境，與長時接受時代思潮洗禮，加上本身成長背景與人生經歷的多重影響之下，毅然辭官之後的告別官場之宣言，此篇辭賦上承一段段捨身入紅塵的灰色記憶，下啟一段悠然解放的自由生活，在仰望開闊藍天的自然之中，他看到未來充滿綠色生機，而生命無常短促，眼前能追求和平的生活並不容易，是內心交戰十多年，矛盾多時、悔恨多次才換來的清醒時刻，他聽到真實的深處心音，明白這一生的天命所在：除去官場，仍然有屬於我的使命；聽著來自老莊順化乘化而行的汨汨流水聲，承載著時間的流逝與生命的遷化，我身處在大化之中，能全性隱退，不樂復何如？——所以，何不聽從自己的心聲：「回去吧！回去吧！我決定該走自己的路

⁸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去來兮辭·序文〉，頁 159

⁸³ 陳永明：《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頁 105~106

了，任道而行，此道路此刻正為我而開，通往心中最嚮往之樂園，而這條路一直都會是迎來金色的晨光，迎來純真的笑容與悠然的滿足，任隨四季萬物在柔光當中應時而動，流轉不已，我安息此間。」



第三章 〈歸去來兮辭〉的思想內涵

〈歸去來兮辭〉創作於淵明歷經遊宦生涯的長期不得志，看透官場爭鬥的醜惡失敗，覺悟外在現實社會完全不可為之時，當自幼所秉持的濟蒼生與志在四海之理想已然求入無門，少壯的猛志不再，四十一歲的他決定遠離提心吊膽、「冰炭滿懷抱」¹的仕宦生活，決定回復生命的本然面目，自覺地選擇更接近心中烏托邦的理想生活，就如柯慶明在〈自然生命的歌詠——六朝民歌絕句中所反映人文精神的一種風貌試探〉²一文中，將人生命存在分成三種不同觀測與判估的角度：自然生命、社會生命與自覺生命，顯然淵明正走到了「自覺生命」這一階段。根據此文對這三種生命樣貌的描述：

一個充分發展的生命，可能在青少年為他的「自然生命」的表現所涵蓋，中年前後則轉為「社會生命」的表現與追求，到了晚年又開展為「自覺生命」。……「自然生命」的特色是一種直接的、官覺的、美感的態度；「社會生命」的特色則是一種外在的、倫範的、實用的態度；「自覺生命」的特色則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的、宗教的態度。³

淵明的生命正是一種走過自然生命與社會生命，而要求超越這二種生命樣貌，自覺地超昇到初始生命所導引的普遍性的渾然天成，再轉化為更高的境界，追求生命的自然和諧，亦即再回到生命本身，但已非追求自然生命的滿足而已，而是希望生命存在於更深沉的、永恆的、和諧的圓滿之境，或可說是追求西方所言的「自我實現」，而〈歸去來兮辭〉一篇，是在淵明「自覺生命」的心態下所創作而成，正可作為他生命轉換的里程碑，故可以說這是一自心境界提昇之見證篇章，個人生命走向自覺的告白。

對於此自覺生命的代表詩人，柯慶明以為正是屈原。文學的源頭之作《詩經》，乃是偏重在「社會生命」的追求，詩經中的詩人看重的是身為「社會人」應如何圓滿達成種種「社會關係」，而明顯地開始有「自覺生命」的則是屈原，就如他所言：

開始擁有理想、永恆世界的自覺，而在這種自覺的觀照中意識到一己的「自我」之意義與實現的，則首推屈原，「離騷」、「涉江」，甚至從早年的「橘頌」起，再三思慮的永遠是「對我為真的真理」，「人生方向」的大問題，並且在這種問題的考慮中，社會地位的成功與獲得，永遠是在某種信仰的永恆理想前淪為次要考慮，做「自我」、「完成自我」的內在的心靈呼喚，才是他的作品所奔迸的泉源。其後如：阮籍、陶潛、李白、杜甫等大詩人，

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四，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頁116

²本文收錄於柯慶明：《境界的探求》，臺北市：聯經，1984年，增訂三版，頁137~179

³柯慶明：《境界的探求·自然生命的歌詠》，頁147

基本上都具有這種性格與性質。⁴

淵明繼承屈原〈離騷〉中對生命自覺的觀照，對自我意義與實現的心靈呼喚，在〈歸去來兮辭〉中體現無遺。據上所述，本篇對於〈歸去來兮辭〉的思想特徵，即是以一種今是昨非的覺悟為主軸，除了懊悔出仕之無義，更有返回自然真我的強烈意願；除了安頓生命的固窮思想、肯定田園生活之外，更是在感物傷時之後，產生樂夫天命、委運乘化的生死觀，文中明白道出對生命方向自覺的抉擇，終究是「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的醒悟。以下將分為四節加以探討。

第一節 今是昨非的覺悟

〈歸去來兮辭〉為淵明告別官場的隱逸宣言，故而充滿了「今是昨非」的對比，充滿了自我辯證的思想分析。他明言「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以此句為全篇之中心而開展出追悔過去與肯定現在的對比敘述。從過去出仕的違心之痛，到肯定未來隱居的園田夢想，今日的抉擇，正是一種痛定思痛之後所生之覺悟。在〈歸園田居〉其一詩中，詩人亦云：「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⁵即是可與本篇辭賦相互印證的想法，過去出仕正如鳥兒受困在籠中，而今可以返回自然的園田生活，過適合自己個性的生活，正如鳥兒回到自由天空，昨日之非乃在於充滿不自由，今日之覺醒才是最明智的。

首段「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化用自《論語·微子》篇：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⁶

表達了對於過去不堪回憶的種種錯謬之事，錯誤的人生方向、生活方式——尤其是求官職以謀生這類事，就讓它過去吧！淵明此句充滿了自覺意識，而自覺的產生並非一蹴可幾，是過去長期追求社會生命的痛苦經驗積累而成的。而「實迷途其未遠」一句，則是與屈原〈離騷〉中「回朕車以得路兮，及行迷之未遠」⁷的句法相似，據洪興祖補注所言：

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而欲反也。⁸

⁴柯慶明：《境界的探求·自然生命的歌詠》，頁 142~143

⁵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歸園田居〉其一，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 2 月，頁 40

⁶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市：大安，2006 年，頁 257

⁷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市：大安，1995 年，頁 23

⁸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23

屈原雖歷經君王及讒臣排斥，心中不願違背對同姓國君的道義原則，才委屈求全欲返回故國，繼續事奉楚君，雖然終究不被接納，屈原仍然反覆尋求報國之道，進盡忠言，奈何君王受蒙蔽而不悟，屈原求人無門，在楚國大勢已去，難以挽回時，投江而死以明己志終不改。淵明此處的「迷途」是指投入無濟於世的宦遊仕途，而今欲返回故鄉田園，雖然與屈原抉擇返回故國的心意不同，但同是一種對身生命的自覺意識的萌動——屈原的回返是著眼於承擔身為同姓貴族的生命責任，而淵明之回返，則是覺察了自身的天命所在，唯順應自然而為，他認清了外在局勢已然崩壞，自身無力扭轉，以回返自然來安頓內心。

以下分別從昨日之非、今日之是、未來之夢三方面來探討：淵明歷經一番矛盾掙扎的過程才回歸平靜，找到人生方向，任真委心而行，決定隱耕以終，可以印證〈歸去來兮辭〉全篇皆是悟言，是一覺悟者慷慨述志的自立宣言。

一、昨日之非

過去種種錯誤的憾恨之思，正如在〈歸去來兮辭·序文〉所言：「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以及首段言：「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再如末二段言「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皆在追述過往生活，迎合世俗人事所帶來的不快樂，把過去種種違背真性情的傷痛愧疚心情坦露而出，一種幾乎成為心病的現實壓力，迫使他在四十一歲之前，過著不屬於真我的生活。

據上段可將「昨日之非」的痛苦分為兩大類，其一是出仕不合自己閑靜個性的痛苦，主要是在「違己交病」，其二是出仕不能實現濟世志向的痛苦，主要是在「深愧平生之志」。這些追悔過去出仕的痛苦之情屢屢出現在淵明早年或後來追述的許多詩作之中，顯示出詩人對世事敏感的天性，以及不苟同於世俗的一種決心。從早年出仕途中所寫的詩作可看出他心中對行役遠遊的苦受：

自古歎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
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⁹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⁹遠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頁74

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叩枻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
懷役不能寐，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¹⁰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據二詩題名之紀年，以及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之〈陶淵明事亦詩文繫年〉，¹¹分別是作於三十六歲及三十七歲，二詩中皆表達實際行役時，奔波舟車辛勞之身苦，正是「懷役不能寐，中宵尚孤征」，以及必須長久遠離家鄉的意苦，故言「久游戀所生，如何淹在茲」，而萌生悔恨之情，內心自責：「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荊！」。一直以來，他在出仕與辭歸林園的二端之間拉扯，「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¹²身在仕途，而心繫故鄉田園，此即是「心為形役」的痛苦，這種痛苦違反了自然本性，讓他多次反思自己的苦樂源頭而肯定：「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求仕之苦與林園耦耕之樂，明顯是現實與理想的衝突，這也是一種辜負親人與辜負自心的矛盾，一如〈歸去來兮辭〉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的思辨語。縱然他得出「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的結語，但為現實所迫，在隔年他再次行役遠遊，再次聽到自心避苦求樂的呼聲，而寫下「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的結語，「衡茅」乃出自《詩經·陳東》的〈衡門〉，¹³意指心中始終不忘如古人隱居衡門之下，隱逸生活才是自己心中所願，這些相同的心靈呼聲，在在對比著身受行役的身心之苦，是一種身心不一致、行與願違的不和諧之苦，久來當然導致「違己交病」的後果。

「違己交病」的痛苦，主要是因為宦場仕途與自己愛好閑靜的個性相違背，他對自己的個性有如下描述：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¹⁴

（〈歸園田居〉其一）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少學琴書，偶愛閑靜。¹⁵

（〈與子儼等疏〉其一）

閑靜少言，不慕榮利。¹⁶（〈五柳先生傳〉）

¹⁰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4~75

¹¹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附錄 陶淵明事迹詩文繫年〉，頁 201~230

¹²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九，頁 120

¹³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1983 年，頁 235。《詩經·陳風·衡門》內容為：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¹⁴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

¹⁵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188

¹⁶逵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淵明本性喜靜、好琴書，閑居之興趣以酣觴賦詩的靜態活動為主，又以儒家精神為處世原則，以道家精神為修身依據，與世俗官場人唯利是務之現實情況相抵觸，若以真性情投入宦場，勢必是「冰炭滿懷抱」，¹⁷內心糾葛難安。

因為親身經歷，對自己能深層了解，他十分清楚，若是「違己交病」，此痛將更甚於貧餒飢寒之痛，以至於在閑居時有人來邀請他出任官職時，他依然以同樣心情回覆。當鄉里田父老農送來好酒，勸他別再過衣衫襤褸的窮困生活，何不汨泥揚波、同流合污呢？淵明則坦誠回答：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¹⁸（〈飲酒〉其九）

明白指出「違己」是走回頭路，背離初衷，徒然迷惘，讓心意徒然受苦，自己怎會因為貧困而委曲自累呢？

淵明了解自己的脾氣性情，不適合官場應酬之習，在〈飲酒〉詩中回顧出仕以來的心情感言：

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¹⁹（〈飲酒〉其十九）

就如同多年來「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之意，出仕主要是為了自己與家人的生計，卻仍舊「凍餒固纏己」，心情除了有違背個性而行的痛古之外，更有「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之感，這種愧對平生志向的懊悔心情也表現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一詩中：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塗異，心念山澤居。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²⁰

此時淵明四十歲，出仕的熱情已大為減少，對仕途心生失望，不再期望自己少年時報國的志向能有施展，乃因為其時處東晉末年亂世紛擾之際，權臣專權，綱紀

¹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雜詩〉其四，頁 116

¹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2

¹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九，頁 98。此詩逯本繫於元興二年，三十九歲所作，其他注本或有繫於隱耕之後，義熙十二年五十二歲時所作。

²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敗壞，王恭舉兵反司馬道子等人之後，海賊孫恩搶掠，接著桓玄之亂與劉裕起兵，兵連禍結，當時淵明家道已然中落，又非大士族，且任職小吏，任期偏短，對時局不可能有大作為，欲實現年輕時的「猛志」，顯然機會渺茫；他曾五次出仕，而其中有二次擔任桓玄與劉裕的參軍，成為這二位虛偽權臣、軍閥的棋子，違反他為國家帶來平定安寧的願望，因為這二位軍閥都是私利薰心，只想當皇帝，不顧民生痛苦的禍亂之源，眼見亂世無明君與有德的領導者，自己就算不是經世賢才，也不應該再助長此黑暗之勢力而愧對平生之志，過去年輕時所懷抱的儒家兼善天下、濟世救民的理想、志向已然不存，故而追憶往事時坦言：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²¹

（〈雜詩〉其五）

隱含有壯志未能酬、才能不獲伸展的憾恨，終而悲嘆：「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²²在勉為餬口的仕途上「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飲酒〉其十九，見上段所引），既勉強自己，「違己交病」，且又愧對平生濟世之志，因此，這般因為出仕帶來的雙重痛苦之感，使淵明最終在苦與樂的權衡之後，決定任真而行，拋棄昨日之非，「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飲酒〉其十九），返回自己的性情之所鍾，回到初衷，成為自己，成為隱耕者。

二、今日之是

〈歸去來兮辭〉是淵明站在人生轉捩點上以真心撰寫而成的覺悟之篇章，首段主題「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高詠「悟」、「覺」，意在宣告自己的重生。悟往日之錯謬，難以修正、挽回，覺今日之我總算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意欲在未來開創另一個更寬廣的人生視野，找尋安身立命、「樂天委分，以至百年」的嶄新生活，未來的我是在自由意志的選擇下，在有限的生命裡走向一個新的未來。〈歸去來兮辭〉的文意即代表了人生轉彎處的標誌，是隔開往日陰霾，撥雲見日展開新旅程的一個中途點，在這個中途點所領悟的一切發自內心的明確抉擇，都將是淵明文學、思想成就的新開端。

以一種今是昨非的覺悟，淵明更加肯定回歸的意念，高詠「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息交絕游，是要告別虛與委蛇的宦場人物，告別與己個性相違背的虛偽世俗，告別了士子競逐名利的圈子，當然也告別了家人的期望，不再外出尋求了，在今日此刻回到自心釋然、無病的狀態，

²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7

²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

未來打算歸返田里以終老，躬耕自給，但面對依然不變的「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歸去來兮辭·序文〉）這是何等責任沉重的覺悟。此種覺悟的心態，也在隱耕之後多年的詩作中表現出來：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烏盡廢良弓。²³

（〈飲酒〉其十七）

以幽蘭比喻品格節操的芳香高潔，清風可以為作見證，蘭艾之雅俗自有別，高低自分明；自己過去曾出仕多次，已然失去了古來聖賢所指引的路，如今決定順應自然之道，覺悟到：每個人都得走自己的「道」，而淵明的「道」正是還歸自覺本心，過自由自適的田園生活，畢竟為一些掌權的野心家奉獻，正如對忘恩負義、只求自利的小人輸誠奉獻，只會得到「烏盡廢良弓」的下場。而有這種覺悟的人，淵明名之為「達人」，如詩文中所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²⁴（〈飲酒〉其一）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²⁵（〈飲酒〉其六）

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
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詠歎，甘貧賤以辭榮。²⁶
（〈感士不遇賦〉）

深諳萬物循環代謝及榮衰不定，且能超脫此束縛的人，或可名之為「達人」或「達士」，也就是對生命現象有所覺悟的人。現實的官場及人世的榮華富貴，自古以來都不是覺悟者會長久停留之地，淵明認為只有達人能善於覺察人道，不再受名疆利鎖的牽制，且能毅然決然選擇遠離足以致命的羅網，以實際行動逃離宦場而回歸隱耕生活，因此，他雖然走入貧賤生活，內心卻十分自足，就如處秦末漢初的邵平，在秦亡之後甘心平淡、成為布衣，以種瓜來維生；又如淵明所詠的諸多貧士，如春秋時的黔婁、隱士榮啟期、孔子學生原憲、東漢隱士張仲蔚、賢士黃子廉等，²⁷都是抉擇離開官場而安於貧困隱居的覺悟者。

在決心辭官的多年以來，淵明以這些安貧樂道的古賢人為效法對象，自云：

²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7

²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²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²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7

²⁷ 可參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詠貧士〉其三～其七，頁 124~127

「閑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²⁸藉以勉勵自己：勿以隱居貧苦飢寒而重蹈出仕之覆轍，堅定持守固窮之節，可見他始終沒有背離〈歸去來兮辭〉中的覺悟之辭：「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以及「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正因為淵明始終企慕成為覺悟之「達人」，不願再回到宦場苦海。據現存宋書、晉書、南史所載，義熙末年，地方長官欲起用他為著作佐郎，他直接拒絕，顯見其真隱的決心，乃至中晚年以後，他的生活貧困拮据，卻仍舊不改隱耕之抉擇，這不容置疑的，他已經是位覺悟者——達人。

「今日之是」是覺悟的心，而當下的行動便是以欣喜若狂的心情寫行船坐車的歸程，心中歡樂，故而動作輕快而迅速：「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在途中詢問路人路況，在天黑時趕路，期待天明，能望見故居，接著便以快樂的心情奔跑著，歸心似箭，欣然奔向童年故居——心靈永遠依戀的故鄉，奔向那充滿稚子純真之情的家園。

三、未來之夢

題目「歸去來兮辭」，意謂：「返回吧、歸返吧！」，可見回歸田園為全篇之主旨，淵明以直接、毫不婉曲的方式直抒胸中真言，配合本篇首句開門見山的呼告：「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以及下一段的首句亦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再次強調「歸返吧！」，顯現了強烈的回歸意願，並揭示了全篇之主旨——回歸田園的夢想。序文中明言擔任彭澤令之後，「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因此高呼「歸去來兮！」，乃是歷經多次身不由己的出仕經驗之後，決定重新出發的內心呼喊，他決定恢復早年曾有過的躬耕生活，告別過去，展望未來；順從此內心長久的呼喚，去接受新生活的考驗，站在這一個人生的轉捩點上，淵明回首過往被物質逼迫、奴役己心而出仕的錯誤，面對屬於自己的方向，如「鳥倦飛而知還」，未來藍圖便是：身心自由，悅納自己，並承擔起一切責任。

從早年詩作中可知：回歸田園是一直以來的夢想。例如：「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²⁹（〈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³⁰（〈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行役遠遊時，總是身心分兩處，身在行役風波之途而心繫歸返家園之夢，不忘棄名利以歸隱的心願，故而慨嘆：「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

²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詠貧士〉其二，頁 123

²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4

³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5

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³¹（〈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這是在四十一歲奉命使都途中所寫，淵明反覆自問著：怎麼能改變平日的懷抱呢？怎麼能忍受長久離開田園生活？關切時光的消逝，要學習霜下柏樹，持守志節才是！這些詩句所呈現的，都是決定隱耕之前，內心一直難以忘懷的回歸田園生活的願望，而在決定隱耕的第二年，仍是不斷歌詠：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³²

（〈歸園田居〉其一）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³³

（〈歸園田居〉其三）

守著長久以來樸拙的心願回歸園田，實際去開墾荒地，成為耕讀的隱士，如同籠中鳥依戀舊日棲息的樹林般自然，隱耕的我也是順乎自然，回歸適合自身天然本性的生活，這般田園生活就算會有挫折，仍是詩人始終不改的願望。

淵明在隱耕幾年之後，回憶過往，亦云：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³⁴（〈飲酒〉其四）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³⁵（〈飲酒〉其六）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³⁶（〈飲酒〉其十）

三首詩都藉飲酒以抒發情志思想，隱士猶如失群鳥，在一番尋覓之後託身於理想居處；世間的是非毀譽標準沒有一定，通達的隱士不必跟從俗世的是非標準，就讓世俗的愚人去大驚小怪，詩人願學夏黃公與綺里季（商山四皓）避世隱居。這三首詩一再地重申淵明隱耕、安貧知足的想法，就算不被理解接納、受到詆毀又如何？

淵明評論東漢儒士楊仲理辭官隱居回到大澤授徒這件事言：

³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9

³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

³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2

³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

³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³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3

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³⁷（〈飲酒〉其十二）

藉由評論他人，淵明肯定了隱居的意義，對世俗的虛偽欺詐，他一向是「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那不合乎俗情的自己，將不再追求世間的價值，也應擺脫世俗悠謬的談論，回到自心樸素的襟抱——歸返田園，並且「縱心復何疑！」³⁸

從昨日之非、今日之是到未來之夢，未來之夢主導著前二者，前半生為貧而仕的種種錯誤，那些失敗的經驗在今日寫下〈歸去來兮辭〉，確立未來方向之後，才有了意義；因為不斷思索反省，從錯誤中反覆自我辯證，才使得人生有轉彎的機會，一切似乎將要豁然開朗，因為心中懷抱對未來的夢想，才能告別昨日之煩惱，肯定今日的覺悟並付諸行動。因此，〈歸去來兮辭〉可說是淵明宣告走向未來夢想的覺悟之辭。

第二節 任真的抉擇

前人對淵明任真之個性多有描述，例如：

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³⁹
（今狐德棻等《晉書·隱逸傳》）

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⁴⁰
（蕭統〈陶淵明傳〉）

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⁴¹（蕭統〈陶淵明集序〉）

宋徵士陶潛，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典婉愜。⁴²（鍾嶸《詩品》）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⁴³
（唐代王維〈偶然作〉一首）

³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4

³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頁 74

³⁹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11

⁴⁰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

⁴¹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⁴²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9

⁴³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5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⁴⁴

（北宋蘇東坡〈書李簡夫詩集後〉）

乃因淵明其人與其詩，富質樸而真誠的態度，能吐露真性情，如實表現哀樂感慨，且充滿對人生的反省與思辨，表現清高而智慧的境界。在〈歸去來兮辭·序文〉與本辭中均有提及：「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可以看出淵明十分了解自己的個性，不願違反自由意志去迎合他人，在思考人類生命短暫，醒悟到：人生如短暫寄託於宇宙之中的一段旅程，形體倏忽即逝，他更渴求回歸內心、順應自心自然的本性；他不願違背本心本性，而選擇聽從內在的真實聲音。這裡的「自然」指的是本身個性的自然，也可說是心靈世界的自然，而淵明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真」，而「任真」便是順從內心真實的意願，毫不勉強委曲，在無意傷害他人的前提下，不願矯然做作而傷害本性，更願追求一種精神上的自由，「任真」一詞意近於：委心、縱心、肆志、縱情、率性、率真、任性等。

本節擬從二部分來探討其任真的思想，一是返回自然真我，是針對任真一詞的涵義在其詩文中的深入闡釋，二是探討任真的思想所體現的個性內涵，表現為安於孤獨、樂於孤獨。

一、返回自然真我

這「任真」與崇尚自然的思想，正是莊子的價值觀。莊子繼承老子《道德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⁴⁵（《老子》第二十五章）的真義，主張人應反樸歸真，回復自然真實的我，找到絕對的精神自由，亦即逍遙自得的境界，因此《莊子·齊物論》言及「真宰」、「真君」，可指真心、真實的自我、身的主宰，甚至可釋作「普遍的心靈」，是人人可得而體驗的精神狀態，透過體驗此種普遍精神而將宇宙萬象、萬物顯現出來，此「真君」化除了偏私與主觀成見，是觀照萬物本然而彼此不相對待的；⁴⁶而在《莊子·大宗師》中「真人」能了解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亦能平等看待死生之自然：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儻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

⁴⁴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33

⁴⁵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大安，1999 年。依《老子王弼注》，頁 21。亦可參見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147；據此書所釋，「道法自然」乃指道純任真然，自己如此，頁 151。

⁴⁶參見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54~55

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⁴⁷

真人能視生死為自然之規律現象，無拘無束地來去，忘掉死生任其自然，不以心智損害道，不用人為去輔助天然。在《莊子·漁父》亦云：

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⁴⁸

此「真」亦是淵源於老子書中「道法自然」之意，聖明的人能「法天貴真」，不以人為禮俗或主觀好惡，而破壞了自然之性，重視人的自然本真；這常表現在淵明的許多詩文之中，而「任真」這一用詞主要出現在〈連雨獨飲〉一詩中：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
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
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⁴⁹

此詩中的「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的「天」，如同上述道家之解，可謂自然，可謂「真」，而「任真」意同於冥合自然、順應自然之性，「任真無所先」乃言：無有先於任真（順應自然本性）者；而「自我抱茲獨」的「獨」亦是指率性自為、順應自然之志，故「抱茲獨」同於上文的「任真」，「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意謂：自己抱持任真之志，勉力四十年沒有改變。末句「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則言外在形體雖然隨時而化遷，但內心任真之志並不改變。⁵⁰淵明以任真的心態去生活、創作、飲酒、遊賞林園、徜徉山水、與親友往來，是忠於自己的品格性情、追求精神上的解放與自適，這些可以從他作品中窺見一二：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⁵¹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⁵²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

⁴⁷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229

⁴⁸清·郭慶藩：《莊子集釋》，頁1032

⁴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頁55

⁵⁰以上可參見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2007.08，頁125~129

⁵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74

⁵²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75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⁵³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這三首詩是淵明寫作〈歸去來兮辭〉之前，仍在宦場任職時，用以抒發情志的詩，雖然在行役苦差事的途中，淵明仍不忘回歸自心真實的意念，希望能夠在短暫的人生當中，趁著壯年，選擇過「縱心」自如的生活；乃至希望能以善立名，不違背心中的善念與真意，而這在宦場想必是難以做到的，唯有回到仍然淳樸的農村過隱逸的生活，才有可能存養真性情。

淵明深自明白：出仕的心情愧對自然之本性、濟世之初衷，且形體受到外在人事俗情的束縛，然而心中長存的懷抱——「真想」與崇尚自然的觀念仍在心中，雖然現在出仕，暫且隨順命運轉移變遷，但自己終究會返回適合仁義之理念的故宅。藉由以上詩句，可以看出淵明在真正決定歸隱之前，一直不忘任真而行的願望，終於在四十一歲時決定辭官而隱，做回自己，聽從內心的真實意念，那「心為形役」的謀生事業，只會令人感到惆悵難解、悲哀難耐罷了；而「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更是出自肺腑的強烈自責自省的語氣，藉由感嘆與反問的語氣，更加肯定地表明：別再浪費時間做些令心神忙碌不安的事了！精神上的自由才更值得追求！任真、委心而行，找回自然而自適的生活，才是更有意義的生活。

在隱耕之後，淵明對於任真的見解不變，仍以自由的意志為行事的優先考量，他認為：不管處境窮通如何，人都要盡量去做自己真的想做、且能做的事，忠於自心本性，但這並非任性胡為、妄作妄求，而是在了解自己真實的情性之後，行事有衡量取捨的道德準則之後，如孔子到七十歲才「從心所欲不踰矩」，每個人因生命經驗的不同，精神境界的高低自有差異，而此處所言的任真之心，在淵明不同階段的詩歌中，有些許不同：

遷化或夷險，肆志無眾隆。即事如己高，何必升華嵩。⁵⁴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⁵⁵（〈感士不遇賦〉）

這二首詩分別作於淵明四十九歲與五十二歲時。根據〈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詩中，淵明主張：不論時運變化的平坦或兇險，不論貧窮或亨通，都應「肆志」——縱心任真而行，因為遇事時，心境通達而超然，能以達觀看待，又何必登上高山呢？意即人對事物的見解已然寬廣通達，內心境界便能自然高超，此時的任真而行，毫不勉強，這是淵明在隱耕多年後的體悟，因心境不同，心靈視野更開闊，任憑

⁵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⁵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3

⁵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8

己意而行亦能合乎其道。

而在〈感士不遇賦〉的結語中，淵明分辨了寧可窮困以順應自己的意念，也不願委曲求全而糟蹋自己，做出「違己交病」的事；他表明：寧可任真而窮困，也不再出仕求名利而病累自己，這個心態呼應了他在〈歸去來兮辭〉中的抉擇，亦即「委心任去留」。這種追求精神上的，自我的真實自然，是隨年齡增長不會改易，並且此意念是更加明白確切、縱心自如。

另外，在〈五柳先生傳〉一文中，他對自己實際率真行為之描述是：

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⁵⁶

在沈約的《宋書·隱逸傳》中也有類似的描述：

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⁵⁷

這些顯示淵明以率真性情處世而自由自在，配合「委心任去留」的思想，可以看出淵明願以回歸自然本性、以「任真」的心作為一生出處抉擇的原則，故而在息交絕游之後，他「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樂於聽聞親戚間的「情話」，那是一種人們發自真心、渾樸自然的家常話，是沒有壓力的田家語，如同〈歸園田居〉其二中：「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⁵⁸這一類的家常人情語。因此，〈歸去來兮辭〉可說是詩人以順性、任真而為之思想所寫下的回歸田園之宣言。

二、在孤獨中任真而行

在〈歸去來兮辭〉中提及「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引壺觴以自酌」、「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或棹孤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由此可知淵明的生活大多與孤獨相伴，若統計其詩歌中出現的「獨」字有廿六處，「孤」字有七處，顯示他是經常懷抱孤獨感，擁

⁵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⁵⁷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4。此段敘述亦出現在李延壽：《南史·隱逸傳》中，見《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4

⁵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1

抱寂寞之人，從「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⁵⁹的壯志少年，到四十歲時云：「自我抱茲獨，僊勉四十年」，⁶⁰中年追憶平生亦云：「總髮抱孤介，奄出四十年」，⁶¹乃至臨終之作也肯定自己不同於流俗：「嗟我獨邁，曾是異茲」，⁶²孤獨內斂的個性始終如一。因此，當面臨外在不如意的情境，尤其居處卑下之官職，受到種種拘束時，使他身心矛盾，心緒難平，多年的「違己交病」、「心為形役」，竟然只能惆悵獨悲，不禁深入反思未來該如何生活，而在程氏妹去世的當下——生命驟逝的無常，使他覺悟不該再獨悲寡歡，決定告別官場，回歸自然田園，委心任真而行，決定息交絕遊，不願在官場中尋求往來，因為「稟氣寡所諧」⁶³的孤獨耿介之性，也因為自身「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⁶⁴故寧願選擇適合剛強個性的孤獨隱耕生活，在孤獨中任真而行，完成自我。因此，他經常是獨自去耕作，獨自遊賞山水林園、獨自飲酒及賦詩，並在詩句中呈現孤獨卻任真自得、縱情自適的心境。

人處在孤獨之中，不一定是快樂的，有時情緒不佳，感慨世事卻無奈已極，在「違己交病」、「心為形役」的情境下，孤獨亦會使人惆悵悲傷，淵明的生活中有喜有悲，除了官場的束縛，也有感傷生命、哀悼亡者、思念親友，營生不利等等不得已的愁悶，但對於這些現實的無奈，他常是安然接受而回到自心——以儒家的固窮守道思想自我寬解，以道家的順化樂命去超越困厄，對生死的難題賦予超然的解讀，「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希望自己能暫且順應命運的遷化以至老死，樂觀接受於自身的天命。在思考生命與現實的問題之後，透徹了解生命方向之後，淵明選擇過合乎己意的隱居生活，選擇任真而生活，在四十一歲時斷然棄官，主動「請息交以絕遊」，是寧可孤獨，也不願與官場中缺乏真性情、專務虛名富貴的人應酬，他希望能自然地以任真之心來順應命運，故言：「曷不委心任去留？」，委心、任真而行，亦即是安於隱耕貧困的生活，安於孤獨自處的生活。

雖然詩人在歸隱之後，面對現實生活，仍有一些因為所求不得而來的惆悵，可貴的是，其詩境常常能予人自在平和、樂觀知足之感，雖然孤獨卻不憤悶，因為一個深刻地省思生命問題的詩人，他是安於獨處、樂在與自己對話的，能在獨處時遊賞園林與大自然美景、靜思生命問題、捕足靈感化為愜意之創作，回歸到自我本心本性，自由而知足地表達對生命萬物的領悟，任真地吐露真心真語，而不再往外追求世俗名利，委心任運以至終老，一生「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⁶⁵可看出淵明樂意成為孤獨卻自適、自在的通達之人。

當淵明享受孤獨自處、內心閑靜的時刻，讀書有所會意便能欣然忘食，酣觴賦詩便能使心志愉悅，彈琴吟詠足以消憂，甚至獨自出遊也稱心易足。在春日獨

⁵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擬古〉其八，頁 113

⁶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連雨獨飲〉，頁 55

⁶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戊申歲六月中遇火〉，頁 81

⁶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自祭文〉，頁 197

⁶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九，頁 92

⁶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與子儼等疏〉，頁 187

⁶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自祭文〉，頁 197

飲，思念友人時，他「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有酒有酒，閑飲東窗」，⁶⁶思念友人的心情使人不免有些懊惱，但他仍然有著閑適沉靜的餘裕，從容地欣賞東園新好的枝條及翩翩棲止的飛鳥，一如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的場景，雖然〈停雲〉末段結語是「願言不獲，抱恨如何」，以無奈的心情作結，然而在閑靜與孤獨中，淵明創作此篇興景懷人、思念親友的真誠詩歌，整體詩境平和，任真而自然。

暮春時，淵明獨自出遊，感受春陽和煦美好，在河邊洗濯，並記下了〈時運〉一詩：

洋洋乎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
揮茲一觴，陶然自樂。⁶⁷

一句「陶然自樂」可作為獨自出遊而心情快樂知足的註腳，藉由觀賞遠山清河，醒人眼目，詩人回歸到內心真實的感受，一種稱心獨賞，卻欣悅自足之感，佳景使人置身煩擾現實以外的審美愉悅之情，這恰與〈歸去來兮辭〉中「臨清流而賦詩」的場景可相呼應，也是「撫孤松而盤桓」的適意自樂之情，在這種任真、孤獨而行的遊山玩水中，淵明明確感受到外在景物與內在情感相融合的快樂與滿足。然而在〈時運〉詩的末二段，雖然有琴有酒相伴，但他想到混亂的時局，現實的黑暗，以及政治理想的一再受挫，轉而生出一種深沉的感慨：

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清琴橫牀，濁酒半壺。
黃唐莫逮，慨獨在余！⁶⁸

表達心中難以企及儒家盛世理想的孤獨。這種孤獨是一種理想不得實現的、精神上的孤獨，正符合〈時運〉序中所言「欣慨交心」的矛盾心情，作者坦然表達由欣然轉而慨歎的真實情緒，因此我們可以說，任真自由的思想是他創作時的靈魂，使他更能安於耿介不合、與世相違的情境，也堅持固窮守節的儒者襟懷；他在孤獨中思考創作，坦露真實心志，抒寫真情，甚至吟詠孤獨本身的喜或悲，因此許多後世人評論其詩文，乃以「真」字加以肯定：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⁶⁹（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之一）

千載後，百篇存，便無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謝諸郎在，
未抵柴桑陌上塵。⁷⁰（辛棄疾〈鷓鴣天〉）

而從〈歸去來兮辭〉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引壺觴以自酌」、

⁶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停雲〉，頁 11~12

⁶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

⁶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

⁶⁹ 元好問：〈論詩絕句〉一首，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21

⁷⁰ 辛棄疾：〈鷓鴣天〉，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102

「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或棹孤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的詩句，我們可以想像得出淵明在孤獨中任真而行的情狀、樣貌，可以說〈歸去來兮辭〉全篇都是詩人任真思想的體現，是真淳、真古、清真情懷的體現，而詩人正是以任真的道家思想，來抉擇在未來的下半生，一種孤獨卻最適合自己的隱耕生活。

第三節 對生命歸止的看法

在〈歸去來兮辭〉中有許多關於生命問題的看法如：「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這是淵明抉擇隱耕時的重要思想，表達了他對生命短暫、必定死亡、無常的看法，以及對時間快速流逝的擔憂及對遊仙的看法，證乎其他的詩文，具有一致性，都能與〈歸去來兮辭〉之思想相互呼應，使吾人更能了解淵明的生命觀、生死觀，進而有所感動、感悟。以下分成二部分，一是探討〈歸去來兮辭〉中委運順化的自然生死觀，二是探討詩人感物傷時的思想。

一、委運順化的自然生死觀

淵明繼承著魏代正始以來，道家崇尚自然，而否定世俗禮法的道家思想，但他卻沒有嵇康、阮籍等人企求神仙長生而不切實際之想法，他並不相信長生不老或不死之說，並不追求神仙世界。雖然他喜好讀《山海經》之類的異書，但僅止於幻想、遐想之欣賞，嚮往神話世界之美好長存，或用以影射人間世事，並非真信其事。在其他詩句中亦常表達「帝鄉不可期」的思想，例如：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⁷¹（〈連雨獨飲〉）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⁷²（〈影答神〉）

鳴雁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徒愛雙飛翼。
高柯擢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⁷³（〈聯句〉）

⁷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⁷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

⁷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3

因為不信神仙帝鄉，他務實地接受生命死亡之必然，並常常在詩文中描述人死後的情景，可看出他並不避諱談死亡的問題，為親人寫祭文如〈祭程氏妹文〉與〈祭從弟敬遠文〉，哀悼死者之外，更無奈於死亡之必然，以及生者對死後世界的無知；他也為自己寫〈自祭文〉一篇、〈擬挽歌辭〉三首，所寫都是對死亡及死後世界的看法：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⁷⁴

（〈擬挽歌辭〉其一）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⁷⁵

（〈擬挽歌辭〉其三）

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
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歿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
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
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
……匪貴前譽，熟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⁷⁶（〈自祭文〉）

淵明認為人死後，魂氣散入大地，回歸自然天地之間，正如《莊子·至樂》所述：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⁷⁷

莊子以為生死是大道造化的規則：從無出有，變而為生命，自有還無，變而為死亡，如自然四季的變化，魂氣回歸天地，人將安息在天地間，屬於大化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淵明的生死觀同於這般委運順化的道家自然生死觀；故而人死後是「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擬挽歌辭〉其一），

⁷⁴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1

⁷⁵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2

⁷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7

⁷⁷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頁 614~615

因此不須在意死後的榮辱，善名美聲，意同於「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⁷⁸「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形影神·神釋〉），⁷⁹淵明認為人死後無知覺，不必在意死後之虛名，因此他「匪貴前譽，孰重後歌」，生前即已看淡世間的富貴功名，更不用在死後希求他人歌頌，尤其「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⁸⁰百年千年之後，世間的虛名必然與此身體共同消失，更加不必在意身後名啊！然而，這並非意指淵明對生命無所持守，而是在晉末黑暗的世局、門閥權貴爭權奪利、是非不分的虛偽風氣下，他放棄在亂世追求俗世的浮華空名，所謂「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⁸¹時局已然不可為，同流合汙無疑放棄所持道德標準與安身立命的原則，因此，選擇天下無道則隱，放棄功名利祿，這是達人智者洞悉情勢之後的決斷，並非放棄道德操守。淵明他寧可固窮守道，任真地順應自然而行，也不願徒然汲汲於富貴，更希望擺脫名利的束縛，讓「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⁸²的自己走在合乎真實本性的道路上，在精神上獲得解放之自由，即使必須忍受貧寒，也要「委心任去留」，才不辜負短暫的人生。

面對現實不可扭轉的種種現象，淵明主張人在世時要隨順命運的安排，而面對死亡更要委運自然，順化而行，做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自從他辭官之後，一直抱持這種委運自然之生死觀，而這種委運順化的自然生死觀正是道家的看待生死的思想，如《莊子·養生主》言：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⁸³

道家的聖人能安時處順，順應天理本分，因任自然的死亡，以死亡為一種脫離生死繫縛的解脫；至人無俗情，與造化為一，能任其所受，應時來去，不逃避自然的刑法、變化與規則，沒有哀樂的情緒侵入其心，把死亡視為解除倒懸之苦，故而不必過度的哀傷。個體的生命死亡之後猶如薪柴燒盡，但宇宙的大化如火能延續無窮盡，所以「縣解」的意義，亦是將個體生融入整個宇宙大化的過程，到達「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⁸⁴的思想之境，因此個體能安時處順，不為生死所繫縛，回歸天地自然造化。

⁷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0

⁷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7

⁸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和劉柴桑〉，頁 58

⁸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感士不遇賦〉，頁 147

⁸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七，頁 97

⁸³ 郭慶藩：《莊子集釋》，頁 127~128

⁸⁴ 郭慶藩：《莊子集釋》〈齊物論〉，頁 79

淵明在去世的同一年所寫的〈自祭文〉(見前引)當中，仍然主張人應該「樂天委分」過一生，以死亡為解脫，回歸宇宙大化。而淵明能以達觀心態接受自然的變化，也是因為他能夠「識運知命」(〈自祭文〉，見前引)，便能無所眷念，而若能享壽百年、由年老而壽終，亦無所留戀，況且人生實在艱難，死去又如何？是以臨死不必埋怨、不必憤恨不平。在〈自祭文〉當中的「知命」與〈歸去來兮辭〉中的「樂夫天命」是傳統儒家的思想，一如《論語》所載：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朱熹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⁸⁵ 〔為政〕)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⁸⁶ 〔季氏〕)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⁸⁷ 〔堯曰〕)

孔子以五十歲時知曉天命為生命的進程，以君子必要知命才能掌握生命的必然規律，而淵明在〈自祭文〉與〈歸去來兮辭〉這兩篇中，便都是以知曉天命，以及樂觀坦然地接受天命，一種識運知命的通達心態來看待生命終了的問題，可看出他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由上述可以看出，淵明看待生命的思想包含了「安時處順」的道家生死觀，以及儒家「識運知命」的坦然通達的想法，這二者的心態可匯聚為一種道家順其自然的人生態度，在《老子》書中所提及的自然一詞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十七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廿五章)、「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六十四章)⁸⁸，依牟宗三對「自然」之解釋：

道家講的自然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就是無所依靠、精神獨立。精神獨立才能算自然，所以是很超越的境界。⁸⁹

這是一精神境界，而「自然」也是無為的展現，而無為可再提升為「無」；「無」當動詞看，它否定有依恃、虛偽造作、徒具形式、外在的東西，而顯出一個無為的境界，⁹⁰所以順其自然正是一種順應萬物本性，無為而無不為的道家思想，亦與莊子講的逍遙、無待可以相通，皆是否定人為造作的不自然，追求一種自由的

⁸⁵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市：大安，2006年，頁70~71

⁸⁶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241

⁸⁷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273

⁸⁸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市：大安，1999年。依《老子王弼注》，頁14、21、44、56

⁸⁹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市：學生書局，1983年，頁90

⁹⁰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91

精神境界。淵明樂天知命，希願能順其自然、隨遇而安地生活，並且謹守本分，聽任天命的安排，樂於接受天命，安時處順，直到生命的盡頭，自然地看待生死變化，這些都是他在〈歸去來兮辭〉中對生命、對死亡的堅定見解，這些見解兼有儒道相融的生命思想，也表現在他晚年所寫的〈自祭文〉與〈擬挽歌辭〉三首之中。

另外在〈神釋〉一詩中也同樣表達了「委運順化、順化而逝」的看法：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⁹¹

萬事萬物都是順應自然而無私地運轉著，人類不可能抗拒死亡之必然，詩人但願能「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接受死亡，一如投入人類共同的命運，與宇宙大化相融合，放下個人喜悲，不再憂懼不再掛慮，這也是「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思想呈現。以莊子「安時處順」的思想來化解對生死之憂懼，用一種回復、順應自然的思想，以及超越的精神境界來跨越生死藩籬，恰如袁行霽的研究所云：

〈形影神·神釋〉的主旨就是委運順化。從陶詩看來，他不再是一個自嘆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靈，而是具有與「大化」合一的身分、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他的詩歌的情懷顯得高出於以前同類的作品，而有了新的面貌。⁹²

這也呼應了《莊子·養生主》中「薪盡火傳」的真義，個體生命能與大化合一，人類生命將生生不息，如火無窮傳遞下去。〈歸去來兮辭〉中淵明面對生命歸止的問題，秉持「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理念，欲以道家順應自然的思想，以及儒家知命的期許來看待人生，會通儒道兩家的思想，而明白指出一種委運順化的生死觀。

二、感物傷時的思想

對生命的看法，除了面對死亡之外，更多的是善感的詩人在時間不斷地流逝當中，觸景傷懷，產生了生命短暫，來不及有所成就的無奈之感，一如〈歸去來

⁹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7

⁹² 袁行霽：《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20

兮辭》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在淵明一百五十多篇的詩文著作中，有許多作品，或感慨時光快速流轉，人類壽命短暫，如夢幻不易把握；或感慨物是人非，「物久人脆」，⁹³景物長存而富生機，依然生滅循環，對比出人類生命短暫，繁華盛年一去不返，顯示人不如物長久，這類的詩作例如：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
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⁹⁴ (《形贈影》)

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⁹⁵ (《雜詩》其三)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時復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繼塵羈？⁹⁶ (《飲酒》其八)

其中「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出自老子《道德經》第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⁹⁷

淵明以天地山川的長久、不易改動，來對比凡人生命，總是短暫無常，不似天地之永恆長存；同時，自然界的草木能隨時序枯榮，生生不息，而日月亦規律運行，循環不止，物有常理，而平凡的人類——必然隨著時光而枯老衰敗，生命存在於人世間猶如一場夢幻，那麼又何必受到囂攘的世事所羈絆呢？另外，淵明也有一些作品，表達萬物與人類同樣是無常而不可依恃的，充滿著感物傷時、惜生之嘆，一如《歸去來兮辭》中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例如寫日月、時序輪替、景物變化，帶給人無常、惜時感慨的詩作：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憔悴有時。
靜言孔念，中心悵而。⁹⁸ (《榮木》)

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⁹⁹ (《雜詩》其二)

⁹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祭從弟敬遠文〉，頁 194

⁹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5

⁹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6

⁹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

⁹⁷ 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市：大安，1999 年。依《老子王弼注》第七章，頁 6

⁹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5~16

⁹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116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入頭，前途漸就窄。
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¹⁰⁰（〈雜詩〉其七）

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¹⁰¹（〈還舊居〉）

淵明面對四季景物的變化流轉之速，特有怵目驚心之感，移情於物，與物相融，同時更與物同悲，物與我都在時光流逝中走向衰敗死亡，一如朝生夕死的木槿花，人生在世只是如旅客短暫寄居而已，當過去的抱負與志向已不再，心中不免悲慨：「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顯然不能在時光裡把握、開拓生命的最好的價值，足以使人悲哀而內心失去平靜，而「靜」一字卻是道家回復本性本心的重要修心之要點，如老子所云：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¹⁰²

生命的歸根復命，如萬物適其所適，平靜自如，這才是靈明而有智慧的；然而淵明回顧出仕以來：志向不獲伸展的、扭曲本性的種種作為，使自身不能回復到天然個體生命該有的平靜，正是無法回到生命的根本，失去了自身恆常不朽的價值取向，因而悲淒難抑，終曉心情激動而難以平靜。

當冬日蕭索冷冽的寒風依時序而來，無情地摧毀萬物，人與物都將告別生命力，如枯條落葉入土而逝，雖是走向死寂之悲，卻也是人類走向死亡、理分之必然；人的一生如流動幻影，是變動不居、遷化不定、似真似幻的過程，而每年的寒暑交替都預言著生命朝死亡又邁進了一步，一年年過去，感慨愈深，企盼悟道之念愈強，因此不得不為生命找到超脫之方向、思想的根基，與持身之道德準則，或許是透過暫別俗情擾攘的遊賞，或許是透過暫忘憂愁的琴書飲酒之寄託，來不斷地尋覓與體悟生命之真義，否則便無法擁有足夠的意志力去接受死神的迫臨，故淵明云：

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¹⁰³（〈感士不遇賦·序〉）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¹⁰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9

¹⁰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0

¹⁰² 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市：大安，1999 年。依《老子王弼注》第十六章，頁 13

¹⁰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5

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¹⁰⁴

（〈飲酒〉其三）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¹⁰⁵

（〈己酉歲九月九日〉）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遊斜川〉序）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¹⁰⁶（〈遊斜川〉）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

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¹⁰⁷

（〈飲酒〉其十五）

人生短暫如在瞬息之間，來不及有任何實質的建樹以伸展抱負；生命快如閃電，瞬間即將消失；歲月催逼人邁向衰老病朽，淵明常感受時光流逝所帶來的警惕，故而詩作中多有此類，關於生命短暫的比喻、擬人法之運用，表達其強烈之感懷。一再反覆地思索並自問：人在這短暫生命當中，該如何做才能有所成就？所想到的是便是「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飲酒〉其十五，見上引），正如淵明在決定隱耕之後，所主張的「委心任去留」，意即委任窮達，任憑窮困或顯達，不辜負樸素本真之襟抱，不違背自己回歸自然隱耕的志向，任真自然地生活，這便是他對於短暫生命的期許。其詩文有其一貫性情的展現，最初的心念趨向何處，語言就會帶著他趨向何處，最後生命就會趨向那裡。〈歸去來兮辭〉中「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與「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感慨與崇尚自然、精神自由的趨向，便可視作是最初的心念，這個心念伴隨著淵明一生，在往後的詩文中屢屢呈現，由此可證，此篇辭賦是他生命的代表作，展現出他對生命問題的感慨與思索，也鏗鏘地指引出生命之動向，

偉大的詩人常對生命的流逝與變動，有深刻的感慨省思，但能以實際生活來實踐自己的理念者卻不多，淵明辭官隱耕之後，雖貧困卻不再出仕，固窮守節，獨異流俗，行為合乎心念，故而讓後人更加景仰其清高的節操，無怪乎朱熹評其：「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箇能不要，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¹⁰⁸（清·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歸去來兮辭〉中感物傷時之語：「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與「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是真誠不易的生命感悟之言，也是淵明在落實隱耕生活之後，安頓自心的指引，往後的作品中仍有多處陷於感物傷時的境地，顯示作者始終關懷生命之主題，始終渴望在惜時惜生的焦慮時，能夠委心任

¹⁰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

¹⁰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¹⁰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4

¹⁰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¹⁰⁸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頁 75

真而行，在現實的場域裡，突破貧困的磨難，使生活能自適自得，並且於心無礙。

第四節 曠放淡泊的安貧志向

在〈歸去來兮辭〉篇中有「倚南窗以寄傲」一句，表現了陶潛曠放高傲的個性，此情境與「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¹⁰⁹相近，皆表現出一種傲然自足、曠放自在的個性。而表現自甘淡泊的安貧志向則是辭賦中的：「審容膝之易安」與「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二句。

在淵明的其他詩文中不乏對貧苦的描述，但他始終能以儒家「固窮」的思想來堅定自己處亂世不改變的操守，以儒家聖賢相傳的「道」來做為人生的最高價值。孔子曾言：「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¹¹⁰（《論語·衛靈公》）、「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¹¹¹（《論語·述而》）、「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¹¹²（《論語·泰伯》），以及孟子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¹¹³（《孟子·盡心上》）。這些都是淵明白小所熟讀的儒家經典內容，可作為他生命中得失衡量的準則，更是表現在詩文中的重要思想。正因為古代賢士人面對富貴無道、為富不仁與安貧守道的矛盾時，選擇以儒家之道為依歸，不在污濁的世代同流合污，能夠在心中持守一個「道」，故而能無憂無懼，不愧對天地人間，在心中獲得平和喜悅，他們都是淵明所效法學習的對象，因此表達安貧守道的思想在其詩文中不勝枚舉。以下先從淵明對道的體會來探討其安貧固窮的思想根源。

「道」在每一派思想中都會出現，也有各種不同的定義、解讀，大概而言，可說它是宇宙天地間的一種精神上、正當合理的道路，在儒家經典中主要為「仁、義、禮」之內涵，可視為一種最高的智慧境界，¹¹⁴常是有識之士願追求持守的最高價值，故而孔子云：「朝聞道，夕死可矣」¹¹⁵（《論語·里仁》）。淵明所言有關「道」的詩文如：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¹¹⁶（〈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

¹⁰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與子儼等疏〉，頁 188

¹¹⁰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市：大安，1996 年，頁 225

¹¹¹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30

¹¹²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142

¹¹³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492

¹¹⁴可參見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市：桂冠，2000 年，頁 208~209

¹¹⁵朱熹：《四書章句集注》，頁 95

¹¹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7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
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¹¹⁷

〈詠貧士〉其四)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¹¹⁸ (〈詠貧士〉其五)

這些詩句中的「道」都含有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意義，啟示人一種高於物質生活、名利的精神品質，是儒者所珍視的仁義之內涵，也是作者從生活經驗反省過後所用以肯定人生之路的心聲；讀書人一旦陷入貧與富的兩難抉擇，面臨飢寒交迫時，內心便有矛盾交戰：是寧可貧窮來守住品德，還是為了衣食之安再到官場上做貪官污吏或不義之人呢？但最後淵明的「道」勝利了，當「道」勝過各種干擾，而終於成為主導生命的力量，那是內心真正的快樂，故言「道勝無戚顏」，由此可見淵明在滔滔濁世，不妄求外在榮華名利，而是向內求一種內在的平和喜樂，人內心平和喜樂，便不再有悲戚的表情。相反的，人若是光有富貴利祿這些身外的物質，而欠缺內心的「道」——較高的品德、精神的價值，便可能因為不滿足而戚戚不安，憂慮恐懼而不自在，當然也不會有平和喜樂的心境。所以淵明引用讚美黔婁的話「不戚戚於貧賤，不及汲於富貴」¹¹⁹來自我期許，正是因為黔婁是「非道故無憂」的人，就算處極端困苦，仍能安貧不憂，固守儒家以仁義為依歸的「道」。

儒家以仁義為依歸的「道」，在亂世易失節時，是讀書人更應持守之準則。當天下失去仁德正義之時，隱逸者「獨善其身」亦是回歸內心之「道」，堅持儒家品德來符合自身對品德的期望，故而淵明在表達持守之人生意義時言：「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¹²⁰ (〈飲酒〉其十七)，當走到迷路，失去原本該走的正當道路，該如何找回本初的自己？真正「任道」而行的人，能發自內心自然地走向儒家仁義之途，沒有一點勉強，這是精神上的出路，是面對污濁宦場的覺悟之言。而以仁義為依歸的「道」，也是人處於貧困時應持守的節操，一般稱之為「固窮」節，淵明的詩文中多有述及，例如：

勁氣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
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
平津苟不由，棲遲詎為拙！¹²¹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¹¹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5

¹¹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6

¹¹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五柳先生傳〉，頁 175

¹²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7

¹²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8

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¹²²（〈飲酒〉其二）

少年罕年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¹²³

（〈飲酒〉其十六）

斯濫豈彼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¹²⁴（〈有會而作〉）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
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¹²⁵（〈詠貧士〉其七）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¹²⁶
（〈感士不遇賦〉）

詩中明確指出「固窮」才是貧士該走的正道，尤其是貧窮的隱士；在昏昧的亂世濁流中，淵明寧願選擇這條古代賢都走過的道路，那古書上千年來所記載的遺烈們，都是他的老師，例如「九十行帶索」的榮啟期、不食嗟來之食的蒙袂者、辭官清貧度日的黃子廉，他們實踐了先師孔子所示的品德持守、仁義之道，實踐了固窮的節操，若沒有這些人美好的節操，我們千百年來的歷史就成了一片黑暗，還有什麼可值得歌頌傳揚呢？那人類的前景就沒有希望光明了，故云「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飲酒〉其二，見上引）淵明才寧可放棄名利的追求，在天災人禍、收成不佳時，高歌：「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詠貧士〉其五，見引）。

義熙十四年，淵明約五十四歲時（據晉書等史傳所記載），劉裕伐後秦以為篡晉準備的內情大白，本年淵明被徵著作佐郎，卻不前往就職，而生活上糧酒常絕，困苦顛躓，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中描述：

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廬。
夏日長抱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鳥遷。
在己何怨天，離憂淒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
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為賢。¹²⁷

¹²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7

¹²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¹²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7

¹²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7

¹²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48

¹²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0

由此可看出詩人幾乎無法忍受飢寒交迫，他通過自身遭遇反映出農村的凋敝與農民貧困的事實，但他仍願肯定：這是自己的選擇，無法怨天，仍不願以若浮煙的虛名來束縛自己再度出仕，在這般迫在眉睫的飢寒之下，他對現實的苦只能無奈地悲歌，這是詩人以生命來寫的詩，詩中坦然吐露貧困之悲，但也證明了「固窮」之節操，確實在生活中被實踐，他成了自己詩中所歌詠的貧士一樣，足以流傳後世，這完全符合他年輕時就確立的思想：「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見前引），也與決定隱耕的〈歸去來兮辭〉一篇中的想法是一致的，〈歸去來兮辭〉中提到：「審容膝之易安」以及「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這與前述安貧守道、固窮的思想可相互闡發印證。

其中「審容膝之易安」的意思，一如他後來在〈移居〉詩所言：「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¹²⁸他對於住所的狹窄一直認為，能安然處之，從隱耕以前便以「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¹²⁹來形容自己，物質的匱乏對個人而言還能安然自處，只是為了親老家貧、幼稚盈室必須勉為其難出仕；而在決定隱耕之後，不再「心為形役」；他在〈五柳先生傳〉中形容自身：「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¹³⁰顯然貧困的物質生活並不能擊垮他，精神自由，心情仍舊是晏如、安然，一如初衷。晚年所作的〈詠貧士〉其六，詠東漢隱士張仲蔚「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¹³¹而自己同樣是個性耿介不群，只願安於自己的個性、本分，不在意富貴窮通的世俗想法，雖然窮則貧，通則富，但這些並不是自己所關心的「道」，這是出自《莊子·讓王》：「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¹³²的思想而加以化用，仍用以強調自己安於貧窮，乃是以心中所認同的智慧境界——「道」為衡量得失的準則，因此自有所樂。審識詩人一生的作品，安貧而守道，固窮而自安的思想在詩人作品中處處可見，顯然這樣的思想已經貫穿了詩人生命的每一個時期，包括了寫作〈歸去來兮辭〉這篇重要的告別官場的宣言，自此以後，直至老死，這般安貧固窮的思想並不會改變。

¹²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6

¹²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頁 71

¹³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75

¹³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7

¹³²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頁 983

第四章 〈歸去來兮辭〉的情感特徵

本章擬從四個方面來探討〈歸去來兮辭〉中所流露的四種顯著的情感特徵，分別是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以及造訪大自然這四個主題。而在田園生活的閒情這部分，除了描述其農耕生活之外，還包括了閒暇時彈琴讀書的雅興；物我相融的情態這部分，分析淵明所常用的鳥松菊雲這四種意象；造訪大自然這部分，則包括了：在鄉間賞玩園林的悠然自在，以及出遊山川以詠懷的適性愜意。

第一節 飲酒自適的真味

在蕭統的〈陶淵明集序〉一文中言：「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也。」¹在〈五柳先生傳〉中他自述：「性嗜酒」、「酣觴賦詩，以樂其志」，²淵明更有多首詩的題目與酒有關，包括〈連雨獨飲〉一首、〈飲酒〉二十首、〈述酒詩〉一首、〈止酒詩〉一首共二十三首；而詩句中與酒相關的作品，根據遼欽立的研究，共有五十六篇，約佔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³足見他的詩文著作本身多少與酒這個催化物相關聯，在〈歸去來兮辭序文〉則提及：「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顯然酒對淵明的生活而言是快樂的代名詞，而自酌的情況正是一種自得自適的情態。形容飲酒之樂的詩句如：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有酒有酒，閑飲東窗。⁴（〈停雲〉）

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⁵（〈歸園田居〉其五）

我唱爾言得，酒中適何多。⁶（〈蜡日〉）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⁷（〈時運〉）

¹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市：里仁，2007.08，頁 542

²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 2 月，頁 175

³參見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 2 月，頁 238：「我曾經就《陶集》現存詩文一百四十二篇作過一次統計，凡說到飲酒的共五十六篇，約佔全部作品的百分之四十。」

⁴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 年 2 月，頁 11

⁵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3

⁶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8

⁷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14

或有數斗酒，閑飲自歡然。⁸

（〈答龐參軍〉）

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⁹

（〈和郭主簿〉其一）

都在表達生活中處處有飲酒之快樂，不管是思念親友、與鄰居們農耕之後共飲時，或獨自出遊時，或只是閑居時，獨飲自酌，這是生活中的重要自娛自樂的習慣。酒帶來的身心之樂在於忘憂，忘懷人情世俗的評議，忘懷現實得失，而此現實包含時局的混亂動盪、戰亂帶來的理想失落及民生凋敝的痛苦。詩中屢屢言及飲酒的理由乃在於「忘憂」，例如：

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¹⁰

（〈九日閑居〉）

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¹¹

（〈連雨獨飲〉）

中觴縱遙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¹²

（〈遊斜川〉）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
杯盡壺自傾。¹³

（〈飲酒〉其七）

酒使淵明忘卻千歲憂，這憂愁成千上百，包括士人處亂世不得伸展抱負之憂、隱耕後物資貧困、妻兒難溫飽之憂、時局黑暗、民生困頓、太平盛世難以企及之憂等等，這些憂愁可分成兩方面以言，一是來自不能掌控的外在因素，二是來自自身的內在因素，主要在於不願為五斗米折腰，厭惡官場文化，「質性自然」，愛好閑靜，以及「飢凍雖切，違己交病」的個性，他更願任真自得地生活，因此在辭仕多年之後仍自云：「每以家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¹⁴（〈與子儼等疏〉），顯然淵明在了解勉強出仕有害無利的前提下，衡量自身個性，才堅持不再出仕，但避開了亂世威脅，躲不開的隱耕貧困之憂又該如何自處自解？除了盡力耕作之外，對於這些外在因素，作者在詩文中屢次以先聖前賢自勉，以儒家固窮的理想自安，以道家樂天委分的順化思想自處，充滿積極應對的奮勉努力的精神，終而能在晚年所寫的〈自祭文〉中表達出「酣飲賦詩，

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2

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0

¹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¹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5

¹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5

¹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¹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

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¹⁵的達觀之思，酣觴賦詩，飲酒與作詩兩者皆是淵明安頓身心、釐清思想的手段、工具，飲酒更是暫忘憂愁的媒介，也是在思考人生命題的催化物。

酒能使人暫忘俗情，所謂「試酌百情遠」（〈連雨獨飲〉，見前引），在飲酒時找回自然本真，感受坦露真性情的快樂，是「任真」之情，這正是獨飲自酌的解憂途徑，「任真」對比受束縛的痛苦，所帶來的是心靈自由自在的感受，足以消解淵明憂愁的源由之一——內在的個性因素。在上引詩句，〈飲酒〉其七中，淵明更明白地寫出酒能帶來的忘憂之樂，足以讓人遠離塵世俗情，獨酌自有快活滋味，而用「獨」和「自」字正可傳達出飲酒時幽微深細的感受，可參考葉嘉瑩在《陶淵明飲酒詩講錄》一書中所言：

當他「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的時候雖然有一種得「道」的喜樂，有一種果然能按照自己理想來生活了的安定的感覺，可是別人不能了解他，他也感到一種寂寞。「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就是寫這種自得的喜樂和孤獨寂寞結合起來的感情，陶淵明最擅長表現這種感情。¹⁶

這正是讀書人追求身心自安，堅持自己的道路時，以酒來消解寂寞的心情。而自得的喜樂是並非只來自酒，酒只是暫時忘憂的手段；淵明在化解人生之憂、安頓身心的各種儒道哲思之體會，不乏酒的助益，故而在他的〈飲酒〉其六：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¹⁷

描寫與鄉人朋友歡聚樂飲，人人自由自在、表現酒後真實樣子的樸實場景，而醉後的感悟——「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飲酒〉其六）則道出了淵明飲酒的心靈境界，忘卻自我及外物、不分物我的陶然忘機，此「真味」是在飲酒時所體會到的，但卻是在多方思考之後所得到的，身心安頓之結果，才能在飲酒時感受到一種身心自適快樂的滋味，亦即是忘憂的境界，否則，一個憂愁深重而難以自處、化解執取的人，就算是飲酒，也只是藉酒澆愁愁更愁，以酒精麻痺理智而已，無助於人生困境的超脫，更不會達觀自適，任真無悔了。此中的「真味」雖然以酒為媒介來傳達，但它應該來自更為深刻的人生思想。

¹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7

¹⁶ 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市：桂冠，2000 年，頁 125

¹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酒只是暫忘憂愁的工具、媒介，但也是在思考人生及死亡問題的催化物，在形影神三首詩中，淵明對於生命的問題分三個層次來表達、自我辯證：

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
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¹⁸ (《形贈影》)

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
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¹⁹ (《影答形》)

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
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²⁰ (《神釋》)

面對死亡，無能為力時，只能飲酒，但是比起立善、為死後留下美名，酒便失去了意義，但是死後的名聲無實質之意義，詩中最後否定了酒的功用與立善名的意義中，以安命順化的道家思想來確立順應自然的生死觀。其中酒扮演了作者三段思考過程的媒介，作者對酒的重要性呈現三種評價：從主角到配角，再到無益於人生，甚至只是斲害身體，造成短壽而已。在對於生命問題的思考中，酒顯然是人生的點綴而已。乃至於在其他詩中，淵明也以酒來暫時避開沉重不可解的人生問題，尤其面對生命短暫無常、生命必死亡以及兒子平庸等慨嘆時，會以「何不飲酒去」來表達，例如：

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²¹ (《還舊居》)

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²²
(《己酉歲九月九日》)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²³ (《雜詩》其八)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²⁴ (《雜詩》其二)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²⁵ (《責子》)

¹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5~36

¹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6

²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7

²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0

²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²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9

²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

²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06

在許多詩篇中，淵明面對難以排解的問題，涉及外在命運因素，會以飲酒來下結論，畢竟這是全人類共同的，難以掌控的生命問題，不是偶然的詩興靈感可以化解的。我們在找尋這些生命問題的答案或意義時，較少是理智去思辨的，常是在情感上，悲哀無奈，慨嘆再三，茫然無所依，退而只求暫時忘憂而已，淵明以酒為忘憂的方式，甚至在未來的生活中，酒成了情緒上的依賴，無怪乎他奔向田園故居，進門所想的第一件陶然自娛的事便是：「引壺觴以自酌」。

「引壺觴以自酌」是回歸田園生活之後，使心情快活的一部分，因此飲酒是淵明回歸家園不可或缺的，酒是淵明追求情感上自適自得的忘憂物，是暫忘世俗煩惱憂愁的一種解脫，這種心靈上的暫時解放使人迷醉，所以說他雖然篇篇有酒，卻意不在酒。

〈歸去來兮辭〉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都表達了內心後悔出仕追名利，更願遠離俗情，任真生活，安於一種必然的、孤獨的自主意識，以一種審識內心、寧願孤獨的心態之後，他坦然說出隱逸「息交絕游」的決心，而在林園裡「撫孤松而盤桓」是內心情感的投射，「孤往」去耕作是歡欣的，一如獨自飲酒亦足以自適自在。

第二節 田園生活的閒情

〈歸去來兮辭〉中處處可見淵明閒適的田園生活，例如：「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以及直接提到耕種的農村生活：「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可見淵明平居在家時，除了飲酒、與鄰人相處之外，也有讀書賦詩、彈琴詠歌之雅興；又能悠遊林園，欣賞自然景物，這些共同呈現出一幅舒泰平靜的田家生活情景以及隱耕勞動生活平淡樸質的風貌。上一節已述及飲酒之情，本節則從農耕生活、琴書雅興這二面深入敘述淵明的田園生活之閒情。

一、農耕生活

從〈歸去來兮辭〉的內容可約略看出淵明參與農村勞動的大概，這與他的〈歸園田居〉五首的內涵相呼應。而〈歸園田居〉這組詩本身即細緻地描繪了田園生活和農村耕種的實際場景。以下先分析〈歸園田居〉五首：

其一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其二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衣霑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其四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其五

恨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²⁶

在淵明辭去彭澤令後的次年（東晉義熙二年），寫下了〈歸園田居〉。這五首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其分別從「辭官場、聚親朋、樂農事、訪故舊、歡夜飲」幾個方面來描繪詩人豐富充實的田園隱逸生活，並且以質性自然、自適自得之意趣來貫穿整組詩歌。其一，寫重返自然的生活：茅舍草屋、榆柳桃李、農村炊煙、犬吠雞鳴，這是平凡的田園場景，充滿天然本色的質樸之美。其中「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則隱含道家回返自然本性的快樂自足之境界，他強調了屋內清爽無長物，正是精神上的空蕩而塵累煩惱的象徵，尤其以「虛室」一詞來傳達，更富含《莊子·人間世》的「心齋」之意：

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²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0~43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无門无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
 止止。」²⁷

虛室可用以比喻內心，當內心能空虛，至虛至靜，能照見真義而生純白之日光，以白光可比喻為「道」（道家之「道」：萬物所生之源），而悟此道能集福善，故曰「吉祥」，亦即吉祥福善乃止在凝靜之心，如此達到了「心齋」的作用。淵明在此用意有雙關、雙重指涉，以「虛室」一詞由具體的空寂之屋內，帶出了道家精神上的至虛至靜的內涵。在〈歸園田居〉其二的「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也同樣帶有此種雙關意涵，顯示淵明內心有著莊子「心齋」之境的追求。

〈歸園田居〉其二，則寫田野的生活，迥異於官場的複雜，只是平靜的念想和擔憂農作物的生長一事。其三，寫自己雖然不擅長農事，但乃樂在其中，只要能順著心願去過活，便不怕辛苦。其四，攜晚輩去訪遊鄰村故舊，感慨世事無常多變、生命終歸空無。其五，扶杖獨遊歸來，與鄉村親友聚會歡飲。

這五首詩呈現出陶淵明告別了官場之後，真實的鄉村生活樣貌，一幅農村天然佳景，雖是平凡而平淡的描繪，卻因為注入了平靜閒適的心情，能予人真實而親切之感；務農固然辛苦且須擔憂收成，但淵明用單純付出的心態去面對、去承擔，不同於官場的「違己交病」，扭曲真心，他的田園生活帶他徹底遠離了人事紛擾，找回了適合自己自然天性的生活，這是回歸田園的平靜生活，其中有自由欣喜，也有遺憾感慨。這五首詩的文意，不但呼應，更是詮釋了〈歸去來兮辭并序〉，除了二者的題目用了「歸」字以互相呼應之外，〈歸去來兮辭并序〉與〈歸園田居〉的文意也有許多相呼應之處，整理如下：

〈歸去來兮辭并序〉	〈歸園田居〉五首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其一）
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 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 （序文） 既自以以心為形役。 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其一） 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其一）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其一）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 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其一）
門雖設而常關。	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其二）

²⁷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146~150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其一）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其二）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其四）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其二）
感吾生之行休。	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其五）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	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其四） 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其四）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其三）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衣露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其三）

陶淵明寫作〈歸去來兮辭并序〉的時期早於〈歸園田居〉，是一篇決定隱逸關鍵性的宣言，故而較多對田園生活的嚮往之情，偏重於描寫閒適悠遊之情，而較少書及農村辛勞與個人憾恨之苦悶心情。淵明寫作〈歸園田居〉五首則約在他辭去彭澤令的第二年，當時他已經投入耕作一陣子，對農耕生活的況味有真實的體會，故而在詩中，更加真實而仔細地道出在農村田園耕作的喜悲之情，以一貫的率真直陳的誠懇態度，他也寫出了「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道狹草木長，夕露霑我衣」的擔憂心情，以及「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悵恨獨策還」、「歡來苦夕短」的深沉感嘆。由以上分析，〈歸園田居〉五首可視為是以〈歸去來兮辭并序〉為基調的後續創作。²⁸

〈歸去來兮辭并序〉與〈歸園田居〉五首是古代歸田主題文學的重要代表作，呈現了辭賦與詩二大類文體，因此在淵明的創作上，展現了歸田書寫從賦到詩的情況，及他對此歸田主題文學的重要貢獻意義。

在〈歸去來兮辭〉中提及的農耕生活主要為：「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可測知農村農人之間應有互助以耕作的實況，而此句的上文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顯見離開官場之後，淵明已然告別了熟悉的士子圈，息交絕遊的對象是宦場中人，且決心不再出去尋求名利，但是這不並代表離群索居，他仍和鄰居親友常往來，故而鄰居農人會提醒、告知春日耕作之事，他與一般鄰居農夫之間關係很友善，從詩文中可以得知，例如：

「時復墟里人，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²⁹

（〈歸園田居〉其二）

²⁸ 參見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漢學研究》，22 卷第 1 期，2004 年 06 月，頁 52

²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1

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³⁰

（〈歸園田居〉其五）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³¹（〈雜詩〉其一）

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³²（〈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³³（〈飲酒〉其九）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³⁴（〈飲酒〉其十四）

這些淳樸的田間父老，常在農耕之閒暇與淵明往來共飲，共享飲酒的無窮樂趣，在「稟氣寡所諧」的淵明看來，這卻是一種毫無壓力的單純來往，率真以對並無妨，不同於官場的階級利害關係，使人處處受拘束；淵明常與鄰居農人真誠互動，彼此在農耕時互助，在閒暇時飲酒共樂，找回一份純真的心情，這對於不願違心的人來說，意近於「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的平凡快樂，而這樣平凡的快樂對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人心而言，可以是生活的全部。

二、琴書雅興

沈約的《宋書·隱逸傳》中言：「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³⁵，又令狐德芬等所著的《晉書·隱逸傳》中言：「（潛）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³⁶以及李延壽的《南史·隱逸傳》中亦言：「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³⁷因此有些人以為淵明不懂得彈琴，只是撫弄無絃之琴罷了。但是在陶作的詩文中，有多處提及他享受著彈詠之樂，除了〈歸去來兮辭〉的「樂琴書以消憂」之外，尚有詩云：

³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3

³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5

³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7

³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2

³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5

³⁵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4

³⁶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2

³⁷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4

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³⁸（〈和郭主簿〉其一）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³⁹（〈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⁴⁰（〈答龐參軍〉）

以及〈與子儼等疏〉一文中言：「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⁴¹因此歷來古今學者對於史書中描述淵明「不解音聲」之說，多有懷疑，以為史書之說法和淵明的詩文作品互有矛盾，而認為史書誤謬，或者認為淵明真的不識音聲，純是以琴寄意而已，今依陳怡良在〈陶淵明「不解音聲」與「無絃琴」析疑〉⁴²一文之見解為主：

「解」字當釋為「分析」之意，故「不解音聲」非謂不知音聲，不識音聲，而是於樂音之規律，如律呂宮調等，不求精深剖析，不特去解析精到。⁴³

所以淵明並非不識、不知曉彈奏絃琴，只是不求妙解精到，正如其讀書不求甚解，專以會意為趣；在淵明晚年，回顧一生的自祭文中仍言：「欣以素牘，和以七弦」⁴⁴亦頗以琴書為一生中欣喜之源，呼應〈歸去來兮辭〉的「樂琴書以消憂」之真誠宣言。對於「無絃琴」之說，由於淵明作品中並沒有透露「無絃琴」的直接證據，加上亦無確實的證據來證明「無絃琴」之說是偽造的，只能自淵明的個性及哲學涵養來推論應有此可能，及參酌古今學者的解讀，姑且信之。⁴⁵近人朱光潛對此的解讀：

這故事（無絃琴）所指示底，並不是一般人所謂的「風雅」，而是極高智慧的超脫。他的胸中自有無限，所以不拘泥於一切跡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還是如此。昔人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的勝境，淵明不但在詩裡，而且在生活裡，處處表現出這個勝境。⁴⁶

值得參酌，這種只能意會而難以言傳的琴音，流通在詩人們的靈思奧府。

³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0

³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⁴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2

⁴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7

⁴² 陳怡良：《陶淵明探新》，臺北：里仁，2006 年，頁 1~39

⁴³ 陳怡良：《陶淵明探新》，臺北：里仁，2006 年，頁 6

⁴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6

⁴⁵ 參見陳怡良：《陶淵明探新》，臺北：里仁，2006 年，頁 14~39

⁴⁶ 朱光潛：《詩論》，臺北：頂淵，2003 年，頁 248

除了琴書並舉的例子之外，淵明樂在讀書及讀書有得的詩文甚多，在四十一歲隱居之後，便過著半耕半讀的生活，農忙之餘，仍讀書不輟，「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⁴⁷是他一生耕讀的寫照。他對讀書很有信心，自言「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⁴⁸從他在詩中引用或化用前人典故的多寡來看，他所讀的書必然有《詩經》、《楚辭》、《莊子》、《史記》、《漢書》、《論語》、《列子》等，而在詩中他常提及的所讀之書，是儒家的經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⁴⁹「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⁵⁰「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⁵¹又在〈飲酒〉其二十中對於暴秦焚書，漢儒殷勤傳經，感嘆說：「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⁵²這些經典是淵明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礎，他有儒家濟世懷抱，及憂道不憂貧的固窮思想，亦嚮往孔子在世時的景況，更追慕堯舜盛世，這些反映在他所寫的歌詠古代人物的詩句之中，說明了淵明藉著讀書來尚友古人，並且自我勉勵的心志，故而他形容自己「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⁵³他所尚友的「遺烈」之人物，據〈飲酒〉組詩、〈詠貧士〉及〈扇上畫贊〉所述，主要是固窮守節的隱士貧士，例如：伯夷、叔齊、商山四皓、張長公（張摯）、楊仲理（楊倫）、子思（原憲）、黔婁、袁安、張仲蔚、黃子廉、荷蓀丈人、長沮桀溺、薛孟嘗等，這些書中的典範人物安慰了生活貧寒的讀書人、處亂世不得伸展才華的讀書人，更鼓舞了隱士們固窮守節自勵的心志，因此是淵明在官場息交絕游之後精神上的好友。

淵明也以儒家安貧樂道的學習精神來自我鼓舞，同樣體會到先師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⁵⁴的境界，故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⁵⁵「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⁵⁶讀書之樂至此，能渾然忘我，忘懷現實之憂苦，找到心靈的至樂。

⁴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讀山海經〉其一，頁 133

⁴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贈羊長史〉，頁 65

⁴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十六，頁 96

⁵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頁 74

⁵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答龐參軍〉，頁 52

⁵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飲酒〉其二十，頁 99

⁵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頁 78

⁵⁴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2006 年，頁 131

⁵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五柳先生傳〉，頁 175

⁵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與子儼等疏〉，頁 188

第三節 物我相融的情態——善用意象

在〈歸去來兮辭〉中，淵明運用田園生活中所見的自然景物來比喻或象徵自己的心境，以豐富的自然意象來比喻或興發情感，形成物我相融為一的高遠境界。

根據葉嘉瑩對「比」「興」的說法：

「興」就是見物起興，本來「興」字就是感發興起的意思，就是使你內心引起一種興發感動，所以說是見物起興。像陸機的〈文賦〉上說：「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宋玉的〈九辯〉所說：「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這是一種「興」，由外面的景物引起你內心之中的一種興發感動。這種物象與人心之間的作用，是由物及心的。……至於「比」則是以此擬彼，擬就是比的意思，用這個東西來比那個東西。《詩經·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汝，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從一開始就不僅僅寫的是現實的大老鼠，而是用以比喻剝削者。……是心中先有了某一種情意，然後借物象來做比喻。這就是所謂「比」的寫法。情意與形象之間的關係是由心及物的，與「興」之由物及心，有明顯的不同。⁵⁷

因此，比興有所不同，但有時不易分辨究竟在創作之時，作者是「由物及心」還是「由心及物」，或者兩者兼用。古代劉勰也區分二者的不同：

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

58

二者都是附託外物以寄託情意或諷刺之意，只是比顯而興隱，尤其在《詩經》的時代，詩人能因應環境使用這二種方法。但就二者的共同點而言，比興皆是一種藉助形象以表達情意的方法，其共同處都是托物寓情，後代詩人常常「比興」連用，即是著眼於託物寓情之共同要求。詩歌是為了表達思想情感而寫的，常須借助一定事物或具體形象，來傳達興寄之情意；關於「興」有多種解說，如：借物興情、觸景生情、託物寓情、感物起情等，但都不能離開「物」的作用，而「物」即是事物的形象，而將情感寄託在物象中，即構成了一種意象。

⁵⁷參見葉嘉瑩：〈從中西詩論的結合談中國古典詩歌的評賞〉，《迦陵說詩講稿》臺北：桂冠，2000年，頁11~12

⁵⁸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比興〉，臺北：里仁，1994年，頁677

託物寓情能發揮詩的更大作用，乃因為藉助形象表達豐富意涵，產生了「興寄」之妙，因此鍾嶸《詩品》釋「比興」為：「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⁵⁹興正是能發揮這「意有餘」的作用，主要仍須藉助形象；也如同劉勰在《文心雕龍·物色》所云：「物色盡而情有餘」，⁶⁰物色便是事物的形象。古人詩文多意在言外，而興便是一種借助形象來產生象外之意的方法。因此許多文人常運用比興法來加以託物寓情，將感情寄寓在形象之中，以期產生餘意不盡的作用，物象讓讀者的情緒受到觸動，於意中想象作者欲傳達的情感，因此更能領略作者思想的真意，而品賞無窮的藝術趣味。

陶淵明的詩與辭賦中，經常出現以自然景物、形象來比附並寄託思想情感的特徵，是一種比興兼用的創作方法，有時是「由心及物」的比喻及象徵方式，有時則是「由物及心」，觸景生情的象徵方式，有時則可以是比興兼具之創作手法。在〈歸去來兮辭〉及其他詩作中最常出現的是飛鳥（或歸鳥）、松樹、菊花這三種自然形象。⁶¹葉嘉瑩說：

陶淵明在用松樹和菊花的形象時，象徵的含義是比較固定的。松和菊都是耐寒的植物，它們能夠抵抗寒冷的風霜，保持自己的品格。但陶淵明在用鳥的形象時往往有不同的含義。⁶²

而〈歸去來兮辭〉中提及這三種自然意象的句子，分別是：「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與「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三句，以上描述了「松、菊、鳥、雲」這四種主要的自然意象，因此以下將分為三大段，探討這四種意象在淵明詩文中物我交融的表現，及這些自然意象所寄寓的思想情感，和興發的意涵。

一、鳥意象

在陶淵明的詩文中，所運用鳥之意象十分豐富，如同鄭淳云的分析：

而陶淵明更是大量以鳥入詩之詩人，在其現存約一百二十五首詩中，有三十四首出現鳥的形象，大約每四首詩中就會有一首出現鳥之意象。陶淵明筆下的鳥意象雖大多以通名「鳥」出現，但鳥的形象富豐而多元，有歸鳥、飛鳥、失群鳥、高鳥……。在這些鳥意象中陶淵明傾注了深厚的情感，且多次移情於鳥，以鳥作為自己的化身，甚且與鳥交融為一，故鳥意象在陶

⁵⁹鍾嶸著，廖棟樑撰述：《詩品》，臺北市：金楓，1986年，頁32

⁶⁰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市：里仁，1994年，頁846

⁶¹參見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市：桂冠，2000，頁102

⁶²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台北市：桂冠，2000，頁102

詩中實具有重要之地位。⁶³

我們可以說「羈鳥念舊林」和「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見前引)皆在形容自身如同受囚禁在樊籠裡的鳥，久在官場中不得自由，也代表了他對官場的厭棄。約在寫〈歸園田居〉的同時期，他也寫了〈歸鳥〉一詩：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翩翩求心。
顧儔相鳴，景庇清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遊，見林情依。
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歸鳥，馴林徘徊。
豈思天路，欣反舊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遊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
贈繳奚施？已卷安勞？⁶⁴

採四言句法，且全詩運用《詩經》中比體的傳統寫法，以鳥喻己，重章疊咏，一唱三嘆，可看出承襲《詩經》的痕跡。以擬人的寫法，推求歸鳥之心意，歸鳥欲高飛天涯盡頭，乃在表達己身高潔而自由的意志，雖然嚮往遨遊青雲，但不願違背自己的自然本性，仍舊選擇返回昔日的棲息處，習於日夕氣清的環境、在曠遠的樹林裡生活，至少遠離獵人的短箭，就像淵明已經遠離官場而隱居，將不再受政治利害關係的威脅，心中放下了受迫害的驚恐。

〈歸園田居〉與〈歸鳥〉約作於〈歸去來兮辭〉的隔年，二詩同以林中鳥兒之回歸舊巢來比喻自己回歸田園隱居生活的樣貌與心境，移情於鳥，以歸鳥來傾訴自己欣然回返舊居的心情，貼切生動，正可呼應之前所賦〈歸去來兮辭〉中「鳥倦飛而知還」一句的心情。

「歸鳥」的形象所代表的是萬物返還自然生存環境的雀躍自在，象徵作者脫離官場牢籠的解放之意，更是象徵陶淵明心中理想的生命樣貌，也是一種悠然歡暢之心境。淵明的詩中大多以歸鳥喻人，以歸宿之喜悅，比喻隱居生活的自然無礙、自適自得之喜悅，如此，化為筆下的歌詠便是：「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其一)⁶⁵，可知淵明心中以回歸棲宿地的鳥兒為快樂之化身，物我欣然相知，而「鳥倦飛而知還」同樣傳達了這樣的快樂，亦如同後期，隱逸多年之後所寫的〈飲酒〉詩其五、其七中所提及的鳥之意象：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還(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⁶⁶

⁶³鄭淳云：《人與自然的對話——陶詩自然意象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教學碩士班論文，2005年，頁134

⁶⁴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2月，頁32~33

⁶⁵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133

⁶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89。「此還有真意」在其他版本多作「此中有真意」，如龔斌校箋：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⁶⁷

在夕陽餘暉下，歸巢的鳥兒呈現了一幅自然的和諧之景致，而這正是順應自然、回返自然、融入自然的陶淵明所追求的真實的精神境界，此中有回歸自然本心之真意，也是作者與自然景物相融的人生真味，以鳥起興，也以鳥自比，象徵回歸屬於自己的生命方向，那種如歸鳥投林般真實的回返之樂，是一種心靈上的之快活；每當夕陽西下，群鳥歸巢使淵明興發「嘯傲東軒」之樂，因為自己與鳥兒的心情相通，相偕而欣返舊棲，恬然自足，詩人感受到的是生命暫得於己的愜意——體會萬物之心，而能與物交相感通，自然詩人莫不於此中得真樂。由此可見，淵明對於鳥意象所興起的感懷，比起最初隱居時有更深一層的領會。

上述言及的「此還（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是由鳥意象而引起的一種道家與物自然相融無礙的「真意」，是一種委運自然的意趣，而領會了此意趣，卻使人難以用語言去分辨其中奧意，並且進入一種自如而不執著、隨順自然自心的境界，這源於《莊子·外物》所云：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⁶⁸

言語的功用在於領會文章中的真意，言語對於意而言，只是從屬的地位，因此，只要得到了真實意趣，就不必拘守原來的言語；莊子的「得意忘言」之說，乃屬於「言意之辨」的內容，是魏晉清談的主題之一，王弼將之深入解釋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⁶⁹由此可見淵明亦有受到文壇玄風某部分的影響。而淵明感受到歸鳥欣返舊巢之樂，其「忘言」不只是停留在難以言述的語文層面，更是精神層面的「忘我」——當內心與外境諧和、物我對立消失時，對於自我執念的分別心便不再顯現，也不再具有呈顯分別心的語言可供表述，純然一片胸中真意；淵明從生命深處，自我消融於自然之中，冥合於萬物，可說是一種物我合一的神妙領會，若要走出這個冥合的世界去找尋描述的語言，將致使分別心再起，諧和關係將被破壞，故詩人融於物中、凝於神中，對於這種領會實無法言傳。

〈歸去來兮辭〉中以「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描繪出淵明在悠遊林園時，偶然望見飛鳥歸還之景，興發了思歸之情，同時以此「倦鳥」來比喻自己即將隱耕田園，

《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2007年

⁶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90

⁶⁸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944

⁶⁹ 可參見賀昌群等：《魏晉思想甲編》所收錄袁行霈著〈魏晉玄學中的言意之辨與中國古代文藝理論〉，臺北：里仁，1995年

是一種如鳥兒「知還」的平凡之情，移情於鳥，寫倦飛而知歸的必然抉擇，此句兼用了比興的創作手法，與上述所引詩句中的鳥意象皆能互相闡發，如鳥兒回返舊時棲地，詩人回返田園故居再理所當然不過了。

其他關於不同的鳥之意象，如：「望雲慚高鳥」⁷⁰（〈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是淵明抬頭望雲，同時瞥見高飛之鳥，而反省出仕行役、身不由己的悲哀，以鳥兒高飛之景象，興發自身為出仕而違返真性情的慚愧，其中亦暗含了對自由生活的嚮往之情。又在〈飲酒〉其四中云：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
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⁷¹

全然以一「孤獨的失群鳥」來比喻自己追尋理想歸宿的過程，由獨飛徘徊、聲悲思遠，到值遇孤松，終得安身立命之所。其中「孤生松」是飛鳥託身的目標，亦是象徵陶淵明心中高潔的、理想的精神歸宿，因此末句明白寫出自己「託身已得所」，亦即終老田園生活的堅定決心，即使歷經千年之久也不會違背此回歸理想的意志；就如同孤鳥值遇孤松，自己的身心找到了恆久的理想歸宿。這是一種「由心及物」的比喻，與上述歸鳥的意象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表達了不再徘徊於俗世官場，要告別過去仕途生涯，決定歸返故居田園，此詩重申了以自由意志取捨之後，自己已然確立了身心要依託的理想居處，便不再更動，這是他在四十一歲時所悟到的「鳥倦飛而知還」，歷經多年之後，這孤獨的飛鳥仍高臥松雲，重申此歸田之心不變，行走在自由意志所抉擇的人生道路上，回返自然的心始終如一。

二、松、菊意象

〈歸去來兮辭〉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可看出松、菊意象是隱居環境中主要的植物意象。淵明強調「松菊猶存」及「撫孤松」是比興兼用的手法，可以是由物及心的「興」，在實際田園中見到此二種植物，也可以是他心中預存了認同這二種植物的喻意，而選擇以青松與秋菊的意象來比喻生命的信念，傳達心中或超然或貞定的思想。

松柏有歲寒不凋的特性，成為中國士人心中象徵君子的一種傳統意象，故而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⁷²松柏被用以象徵君子守貞守節的人格之

⁷⁰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⁷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8~89

⁷²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子罕篇》，臺北市：大安，2006 年，頁 156

美，是一種高潔的風骨展現，具處亂世中不改節操的品格，且富有隱逸之情懷，因而受到君子所喜愛。淵明亦常在詩中歌詠青松：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⁷³（〈和郭主簿一〉）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⁷⁴（〈飲酒〉其八）

二詩都推崇了松樹堅貞屹立、不受霜害摧殘的高潔形象，寄寓自己對於理想人格品質的定位，故而在夕陽將沒的園林中「撫孤松而盤桓」，在感受一日將逝的珍貴時刻，佇立於孤獨的青松周圍，流連忘返，心中體會自心經霜不改的意志，青松就像自己孤獨，而且傲骨凌霜，堅持己道。在「芳菊開林耀」一詩中，菊花與青松同樣在嚴峻環境考驗下，仍具有守節不移的品質，是詩人寄託堅貞品格的象徵；而在《楚辭·離騷》中屈原言：「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⁷⁵除了以菊花為自身品德高潔的象徵之外，也認為餐食香木之墜露與菊花，可以輔體延年。淵明愛菊，或有受到屈原之啟發。淵明的庭院中仍種有菊花，而其不提及其他植物，專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正投射了自身心意，寄寓不隨俗同汙的高尚隱逸情懷在此菊意象之中，一如保有愛國高尚操守的屈原；秋菊是隱逸君子的化身，同時，在隱者的生活中，菊還富有忘憂解鬱、強身健體、延年益壽的意義，如其詩云：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⁷⁶（〈飲酒〉其七）

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頽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
塵爵恥虛壘，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謔，緬焉起深情。⁷⁷

（〈九日閑居并序〉）

二詩皆以飲酒足以忘百憂，而以菊花泡酒飲用，更有延緩軀體老化之功用。淵明在飲菊花酒時，更加遠離了俗世俗情，有陶然忘我的快樂；就算重陽當天無酒可飲，賞玩菊花，亦能獨自逍遙吟詠詩歌，悠遊在自己的內心世界，遙想古代高人隱士之情懷。淵明能賞玩自己的寂寞之情，處處表現為一種安然自在自足於心的心情，沒有埋怨與牢騷，只是出自真心地安於當下的處境，有菊無酒，並無妨礙隱士的悠然自得之情。淵明賞愛菊花之情，最為人稱道的是：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⁷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1

⁷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1

⁷⁵ 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1995 年，頁 17

⁷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0

⁷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菊花秋日獨開，詩人之心境悠遠，菊花的意象成了詩人的化身，而採菊者的心境——悠然見南山：「悠然」是一種無目的性、可以無限悠遠的心態，當他隨意的在東籬邊採菊時，與南山不經意地目遇而神會，故而是「見」南山，而非帶有主觀意向的「看」或「望」，詩人在採菊與見南山之間俯仰自得，心與境諧和一體，物我交融、物我兩忘，因此可謂臻於「無我」之境。⁷⁹詩人在躬耕隱逸之後，回復自然之真性，過著合乎本來天然性情的生活，感受萬物給予的自在自然之愉悅，難以言說的真實體會——真意，佈滿心中，無言而通天地自然之心，自己成為了菊，成為了南山，成為了歸巢的飛鳥，物我冥合無礙。這使得後人均認為菊花是淵明的知己，封他為最懂得菊的人，而菊花也因為他而成為隱逸的象徵意象的一種。

三、雲意象

《歸去來兮辭》中從「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到「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是抬頭遠望白雲飛鳥的情境，此是由物及心的「興」的手法，乃藉由外在的景物使人興發一種感悟。

許多愛好自然的文人，常以白雲繚繞的飄逸悠然之景來象徵幽寂自在的心境，或高遠曠放的胸襟，而淵明則對白雲賦予「無心」的形象；偶然望見飄然遠去的白雲，以出塵之姿，飄離山谷，飄向天際，任運自然以遨遊，一如自己內在所嚮往的自由無拘束、守真養真的自然之性，也如道家無為而然、縱浪大化的心境；淵明望見白雲，而體察物我兩忘的無心之境，「雲無心以出岫」正是淵明隱逸心態的真誠展現；也有人從不同的角度，說雲的無心，是用以比喻淵明對自己過去出仕，是偶然無心所致，並非有意而為，故此句亦可屬於比興兼用的句子。

在其他詩作中，雲的意象還有其他豐富的意涵，例如在《和郭主簿》其一：「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⁸⁰中，由望見白雲起興，並藉白雲來象徵高潔恬淡

⁷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此還有真意」在其他版本多作「此中有真意」，如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2007 年

⁷⁹ 參見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四則》其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古人為詞，寫有我之境者為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265

⁸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0

的思古情懷；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⁸¹則以白雲和高飛的鳥兒作為自由不受羈絆的象徵，來表達自己行役遠遊不得自在的愧赧之情，這二首詩皆運用由物及心的「興」法。亦有以孤雲自比，如〈詠貧士一〉中的「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⁸²藉孤雲無依來比喻貧士的形象，是由心及物的「比」法，表達了無所寄託的心相，以及無人賞識而懷才不遇的形相，這也是古來許多守節自持的貧士的孤獨形象，以孤雲來比喻貧士的高潔自持，表達出淵明不同於流俗、不被理解的心情。

亦有以白雲意象作為襯托隱居環境的，如〈擬古〉其五中的「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⁸³呈現出高潔縹緲的隱居情境，以景襯情，高空中的白雲，遠離塵世，亦可藉以象徵隱者的高蹈遺世之情。淵明詩文中，屢見雲與自然景物搭配，用以襯托春日景物和美之喜情、分別友人之悲情或悲時傷逝之慨嘆，雲意象在詩中豐富了各類情感的表現，例如：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
有風自南，翼彼新苗。⁸⁴ (〈時運〉)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⁸⁵ (〈擬古〉其七)

語默自殊勢，亦知當乖分。未謂事已及，興言在茲春。
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裏外，言笑難為因。⁸⁶ (〈與殷晉安別〉)

嘉遊未斁，誓將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
之子之遠，良話曷聞。⁸⁷ (〈答龐參軍〉)

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冽冽氣遂嚴，紛紛飛鳥還。
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⁸⁸ (〈歲暮和張常侍〉)

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泣血。⁸⁹
(〈祭程氏妹文〉)

⁸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⁸²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23

⁸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2

⁸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

⁸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3

⁸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3

⁸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3

⁸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7

⁸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91

以上詩文例子中，「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與殷晉安別〉）乃以風和雲意象搭配，作為送別友人的場景，傳達：朋友離去，如風如雲，是倏忽間飄然遠去的，而「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歲暮和張常侍〉）更以長風吹起、寒雲隱沒，烘托冬日歲末之際，悲時促、嘆老去的感傷之意，其中風與雲意象的隱含之情也接近「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白雪掩晨，長風悲節」（〈祭程氏妹文〉），只是雲層更加高而暗淡，長風悲號，用以襯托悼念親人的哀情，更加濃烈而難化解。

淵明對雲意象的運用影響了後世詩文作家，更加豐富了雲意象的寓意，雲是隱逸者一種無心而自由的心境之象徵，例如王維的〈終南別業〉：「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⁹⁰獨自欣賞山水景致，走到水源盡頭、無路可行時，能自在地遙望白雲，必是放下塵俗憂慮，處於無心的狀態，如同雲一般悠然自在。

又如陶宏景的〈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⁹¹白雲似乎是隱逸者在山中所擁有的一切，不染人間煙火味，脫俗而高潔，持者以心贈之，受者以心受之，可見隱者不受世俗名利羈絆的超然隱逸情懷。

而白雲深處成為後世詩文中隱居環境的代稱，例如賈島的〈尋隱者不遇〉：「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⁹²以及他的詩〈送譚遠上人〉：「下視白雲時，山房蓋樹皮；垂枝松落子，側頂鶴聽棋」，⁹³和〈寄山友長孫棲嶠〉：「鶴似君無事，風吹雨遍山；松生青石上，泉落白雲間」⁹⁴這二詩中，都同樣以白雲及松樹的意象來形容隱逸者的居所環境，藉由松、雲來傳達主人翁一種高遠隱逸情懷，而「松雲」可並列成為隱逸之象徵，由李白曾讚美孟浩然的〈〉：「紅顏棄軒冕，白首臥松雲」⁹⁵可以得知。因此，後世詩人一如陶淵明，常常運用雲意象，表現隱逸情懷之外，也是隱者退隱守志、超然世俗，與塵世隔絕的象徵，同時也是品格高潔、潔身自好的象徵。

以上探討「鳥、松、菊、雲」這四種自然意象，都是淵明藉助景物之形象來傳達心中豐富的情感，或用比，或用興的手法，其創作的方式，或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或者交互為用，都展現了詩人生活在大自然之中，與萬物相感應、相會通的微妙情感。〈歸去來兮辭〉中的這四種自然意象展現了自然詩人在創作時，

⁹⁰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一百廿六，頁1276

⁹¹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年，頁3945

⁹²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五百七十四，頁6693

⁹³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三，頁6654

⁹⁴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五百七十三，頁6655

⁹⁵清·彭定求等：《全唐詩》，李白〈贈孟浩然〉，卷一百六十八，頁1731

物我交融的情感特徵，與淵明諸多詩文中創作的自然意象相呼應，是詩人對自然的主要感懷重點；雖然同樣是「鳥、松、菊、雲」之景物，但在淵明一生創作的不同年歲裡，在現實與理想的調和裡，它們持續地被感受、被歌詠，重新被解讀、創作，乃至能貼切表現詩人更深層的喜悲之情。

第四節 造訪大自然

在〈歸去來兮辭〉全篇中，除了敘事迹志外，淵明更表達了回歸自然的種種情思，在園林中賞玩景物，在閒暇時造訪大自然，感受萬物無窮的生命力，陶醉於山林幽谷中，也感慨生命之脆弱易失，尋求樂命之方。從小生活的農村田園，鄰近山林溪壑，大自然環境的四季風貌時時在親切地呼喚他，而質性自然，不好矯勵，能孤獨自適的詩人正能回應這種呼喚，故而淵明在決定隱耕時，便歸心似箭回到故居，期待一如往常，如年少時，投入自然山林的懷抱；當心中有自然，自我形體似乎泯滅，常遊於人事之外，他筆下的詩句便超然，能化身為物，與物同遊。此節深究淵明與自然景物息息相關的生活，依全篇之賞景之情約略分作二方面而言，一是賞玩園林心常閑，二是出遊山川詠心懷。

一、賞玩園林心常閑

〈歸去來兮辭〉中充滿對自然景物的賞愛之情，故作者在回歸途中，感受「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以和風吹拂衣袖來傳達輕快的心情，而進入家門時，關心的是「三逕就荒，松菊猶存」，坐下來自在地飲酒時更能「眄庭柯以怡顏」，如晤好友，怡然露出笑顏，而在家門附近，徘徊園林時，「園日涉以成趣」，道出了欣賞園中景物是生活中的永不厭煩的趣味；而偶有閒暇拄杖出遊，抬頭遠望，欣賞「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與心相契，景中寓有隱士情懷，逍遙自足，直到黃昏時「撫孤松而盤桓」，園林風貌在他心中永遠佔一席之地。

年輕時的淵明，即了解自己是「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⁹⁶的人，在行役遠遊時亦感嘆：「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⁹⁷，存著一種回到園田的夢想，只是尚未付諸實現，故而在隱耕之前，便有抒發園林閒情的詩作如：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
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
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⁹⁸ (〈和郭主簿〉其一)

⁹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頁 74

⁹⁷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頁 74

⁹⁸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0

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⁹⁹ (《停雲》)

皆感受田園景物所帶來的愉悅之情，生活在開闊的田間鄉野中，樹林習習吹來的涼風，欣欣向榮的枝條、卷舒自如的白雲，帶來生活的想像與喜悅，詩人的心與大地的脈息相通。而暫別宦場時，淵明更親自下田耕作，站在天地之間，感受著景物佳趣，更能滌盡胸中俗慮，如：

鳥嘒歡新節，冷風送餘善。¹⁰⁰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¹⁰¹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

無不予人「物新人亦新」的交融之感。而在告別時仕時隱的生活，辭去彭澤令，而全心投入田園生活之後，園林景物仍與淵明密不可分，甚至成為一種生命情態的象徵，其中感受「冷風」之美好，亦化用了《莊子·逍遙遊》中：「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矣」¹⁰²的用詞，使人感受到新春大地涼風的美好，也同時嚮往列子御風的那種輕妙自由、無拘無束之境界。

而在《歸去來兮辭》中「鳥倦飛而知還」的形象，正是淵明歸隱田園的主要形象，是回返心中的自然之境；此後淵明在回顧生命旅程的悲欣際遇時，多次抬頭遠望，空中的飛鳥或自由高飛，或欣然棲止的姿態，都是園田生活中歸隱者的化身：

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反舊棲，雖無昔侶，眾聲每諧。
日夕氣清，悠然其懷。¹⁰³ (《歸鳥》)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¹⁰⁴
(《讀山海經》其一)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還(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¹⁰⁵ (《飲酒》其五)

在仲夏茂密的綠蔭中，或是秋日採菊的清涼山霧裡，自己正如鳥兒般歡欣地歸巢，這是寄身有託，心靈亦有歸宿的人才能有的感懷，人本是自然界中的生物，自應

⁹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1

¹⁰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6

¹⁰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7

¹⁰² 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市：華正書局，1994，頁 17

¹⁰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3

¹⁰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3

¹⁰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9。「此還有真意」一句，在其他版本多作「此中有真意」，如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2007 年

如鳥兒自由地寄身大地，自由地翱翔天空中，雖然在俗世間缺少知音長相作伴，但鳥兒預示著一種欣然自足的生命情態，一如欣然來歸的我，偶有寂寞並無妨。

淵明在歸耕四年後，因去年六月遭逢火災，如今已大致恢復，重新回到鄉間的常規生活，今年又是重九暮秋，傷時悲逝之情便油然而生，寫下〈己酉歲九月九日〉一詩云：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林空自凋。
清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留響，叢雁鳴雲霄。
萬化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
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¹⁰⁶

秋風白露降臨人間，帶來肅殺廓然之清景，萬物隨之變遷，秋日的林園，另有一番天高地迥的清爽之氣，引發詩人不同的感受與領悟，呈現另一種淒清的生命情懷，故而感慨人生苦勞必死的悲哀，暫且飲酒自足，忘懷千載後事。淵明的林園景物伴其詩情低詠高唱，喜悲之情寓於其中，與其生命共起落。晚年的淵明曾在〈與子儼等疏〉一文中，緬懷田園悠適的生活：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
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¹⁰⁷

追述林園之美好，僅僅是林蔭森然，涼風吹來鳥鳴新唱，便能使詩人快活如上古淳樸人們，小小的美好深植於心，自足愜意便無窮，時時「善萬物之得時」，於是詩人把握這深契於心的田園之景，永遠在詩歌裡追憶流傳著。

二、出遊山川詠心懷

淵明所生活在田園山林，是安身立命之所，也是遊心騁目的心靈休憩之所，除了靜態的琴書與飲酒自適之外，他在閒暇時安排出遊，在山林泉澤中尋覓佳趣，可以「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悠遊山水景物之中，尋幽訪勝，滿足身心舒放於大自然的渴望，感受到自然的生機，故而讚嘆：「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這欣欣向榮的樹木和涓涓流淌的山泉，是自然萬物生機蓬勃的象徵，也是山水詩人無窮的詩意美感之源頭，更是淵明感受自身生命力，找回自身心靈能量的無盡寶藏。

¹⁰⁶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83

¹⁰⁷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88

隱居生活亦能「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將悠然的心境，形諸筆墨，追尋自心中流淌而出的創作靈感——存在於隱居環境中的清澈溪流，猶如心中泠泠作響的清音妙語。

淵明在遊山玩水中卸下許多現實憂愁苦悶，不管是閒暇時獨自出遊，或是邀友人攜親眷同遊，都能使他獲得新的感懷，遊賞山水的心情，在早年詩作〈時運〉一詩中有仔細的描繪，其云：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曖微霄。
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
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延目中流，悠想清沂。
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¹⁰⁸

和煦而恬靜的春日，雲淡霧清，春風拂新苗，適合換上春服，出外流覽山川景物，在河邊洗濯，眺望遠山，獨酌而自樂，一切平靜得如同詩人的心境；詩人以知足自得的人生觀，感受到稱心的愜意之情，心中無所求，沒有超乎平常的期待，外物不成己累，只是飲酒，靜賞景致、遙想前人之閒適，便覺欣然快樂。

其中「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乃運用《論語·先進》的典故：

（曾點）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¹⁰⁹

藉以懷想孔門師生徜徉於大自然中，那種純真灑脫之境。在淵明的想像中，彷彿看到弟子們在沂水洗浴之後，舞雩閑詠，乘著涼風、唱著歌兒歸來，不禁羨慕起那樣自然純真、悠閒自在的和諧美好的氣氛。因為眼前春日美好的山水風光，正與淵明出遊的平和悠閒的心境，交織成趣，不禁在此景致裡浮現起孔門師生那般天然忘機之境。

至於和友人一同遊賞大自然的〈遊斜川〉一詩，也同樣是一首春日河邊的吟詠之作：

天氣澄和，風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
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遙想靈山，有愛嘉名，

¹⁰⁸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13

¹⁰⁹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先進》，臺北：大安，2006 年，頁 179

欣對不足，率爾賦詩。

（〈遊斜川·序〉）

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為茲遊。
氣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鮪，閑谷矯鳴鷗。
迴澤散遊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
提壺接賓侶，引滿更獻酬。¹¹⁰

（〈遊斜川〉）

淵明與友人在河邊賞佳景，眺望遠方，懷想神山，並飲酒賦詩，一派悠閒，與「臨清流而賦詩」及「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¹¹¹之境相似，自然山水開闊人的眼目胸懷，引發詩人賦詩以對的創作靈感，正如劉勰所言：「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文心雕龍·物色》）。¹¹²自然江山之美實有助於創作時，引發濃烈之詩興，故而他也多次在感受到自然美景的召喚時，表達了及時攜眷出遊的意願，以及回憶與友人樂遊山水的詩句：

久去山澤遊，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¹¹³

（〈歸園田居〉其四）

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命室攜童弱，良日登遠遊。¹¹⁴

（〈酬劉柴桑〉其四）

匪惟諧也，屢有良遊。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歡一遇，既醉還休。
實欣心期，方從我遊。¹¹⁵

（〈酬丁柴桑〉）

去歲家南里，薄作少時鄰。負杖肆遊從，淹留忘宵晨。¹¹⁶（〈與殷晉安別〉）

在農事忙碌之餘，攜眷屬同遊山谷幽林，遠離現實人事，暫放下謀生重擔，親近新天地，在山中，足以醒人眼目，並忘卻世俗憂愁，有時與友人同遊，開心暢談、暢飲，分享苦樂，形神有託，為人生寫下多重的意義之註腳。

那親炙自然的心，常與天然景物相融無礙，且在反觀自心時，感慨：「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不免將自然之景與人事現象並列觀照，突顯了個人宿命之短暫與無奈，進而推衍到心中固有的對生死的看法：「寓形宇內復幾時，

¹¹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4

¹¹¹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移居〉其二，頁 57

¹¹²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市：里仁，1994 年，頁 846

¹¹³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42

¹¹⁴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59

¹¹⁵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21

¹¹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3

曷不委心任去留？」在委心順應自然時，深信自己能「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以化解生命焦急的疑慮，故而相信短暫生命中仍有值得追尋的意義——便是與自然相冥合、超然無我的滿足，放下自我名利之欲望，徜徉於自然中，感受天地之大美；而人既來自於自然，亦將回歸大地，縱浪大化之中而不須疑懼。



第五章 〈歸去來兮辭〉的創作特色及其影響

本章的前三節將從「文體與句型特色」、「詞彙特色」、「修辭特色」三方面深入分析〈歸去來兮辭〉的形式之特色，配合其思想及情感內涵的特色，以期能呈現文學作品文質並重的自然和諧之美。第四節則從一些重要的相關作品，探討〈歸去來兮辭〉對後代創作的重要影響，以及許多文人接受此篇辭賦的各種影響。

第一節 〈歸去來兮辭〉文體與句型特色

本節主要探討〈歸去來兮辭〉承襲《楚辭》而來的文體特徵與句型特色，其文體源於楚辭體，在詞彙運用、典故化用、多次換韻、虛字運用等方面有明顯承襲《楚辭》而來的特徵；其句型特色，主要表現在四六句為主的句型、駢散句式交錯運用與虛字運用的情形。

一、承襲楚辭體之特徵

淵明少時即博覽群書，自吟：「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¹（〈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²（〈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³（〈贈羊長史〉）、「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⁴（〈飲酒〉其十六），能得知千年來的事乃多閱古人書，向古人學習而來。他對《楚辭》多有繼承，其詩文運用楚辭典故處約七十多處，有襲用詞彙者、鑄鑄原文加以化用者，亦有櫟括句意而不露痕跡者。⁵

「歸去來兮辭」這一題名乃後人根據序文而命題，因為在〈序〉中，淵明言「命篇曰：歸去來兮」。其內容屬辭賦類；而辭賦常常連稱，乃源於《楚辭》，因本篇偏重於抒情，以辭來代替辭賦一詞，而故稱作「歸去來兮辭」，其中用「兮」字，已然暗示楚調之意味。以下先分析〈歸去來兮辭并序〉中淵源於《楚辭》的詞彙部分。

¹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1

²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78

³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65

⁴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96

⁵參見陳怡良：《陶淵明探新》，臺北：里仁，2006 年，頁 303~309

「實迷途其未遠」源於《楚辭》「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離騷》)；「舟遙遙以輕颺」源於《楚辭》「翼遙遙其左右」(《九章·悲回風》)；「奚惆悵而獨悲」源於《楚辭》「然惆悵而自悲」(《九辯》)；「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源於《楚辭》「鳳獨遑遑而無所集」(《九辯》)，這些是因襲詞彙的痕跡，而「聊乘化以歸盡」則是鑄鑄《楚辭》中的「與化去而不見兮」(《遠遊》)，脫化為新句；相同地，「鳥倦飛而知還」是鑄鑄《楚辭》中的「鳥飛反故鄉兮」(《九章·哀郢》)，「木欣欣以向榮」是鑄鑄《楚辭》中的「君欣欣兮樂康」(《九歌·東皇太一》)，「內欣欣而自美兮」(《遠遊》)，⁶再改造為新句。由以上可以看出淵明熟讀《楚辭》，而能巧妙自然地運用《楚辭》的詞彙而加以改造化用。

〈歸去來兮辭并序〉中也十分顯著地運用了重疊詞及聯綿詞，例如：「遙遙、飄飄、翳翳、欣欣、涓涓、遑遑」、「慷慨、惆悵、盤桓、窈窕、崎嶇」。〈歸去來兮辭并序〉中亦善用比興的手法，如以「松、菊、鳥、雲」等意象來作為己身的象徵或興發高潔純真之情，這些在《詩經》與《楚辭》當中是十分常見而重要的形式特徵及創作手法，可見〈歸去來兮辭并序〉有心向《楚辭》學習，藉由重疊詞及聯綿詞，來營造全篇悠揚悅耳之優美音律，使之更富藝術感染力，藉由比興手法，因物起興，借物言志，使全篇文辭有豐富的象徵意涵。

〈歸去來兮辭〉的押韻情形，全在偶數句用韻，屬隔句押韻，共用了五組韻：
第一組：「歸、悲、迨、非、衣、微」協韻。
第二組：「奔、門、存、罇」協韻。
第三組：「顏、安、關、觀、還、桓」協韻。
第四組：「游、求、憂、疇、舟、丘、流、休」協韻。
第五組：「時、之、期、籽、詩、疑」協韻。

東晉為古體詩的時代，未有流傳至今的韻書，若要分析，可以採唐朝人作詩所用的平水韻⁷；古詩的用韻更寬，即以鄰韻合用，甚至可以去聲韻通押。本辭賦若依平水韻來區分韻部類別，依序是：上平五微韻、上平十三元韻、上平十五刪韻、下平十四尤韻、上平四支韻。

韻母的結構，包括韻頭（介音）、韻腹（主要元音）、韻尾三部分。押韻是指句末該字的韻腹及韻尾相同。而中國傳統詩歌的押韻被安排於句末，主要是因為句末是聲音較大的停頓處，藉由相同的音色有規律地重複出現，這些韻腳以同聲相呼應，相聯結，聯繫了各句的語音，產生前呼後應及往復回環的語音之美⁸。觀察〈歸去來兮辭〉的用韻，全篇以隔句押韻為主，無一例外，正是以韻腳來前後

⁶以上所引的《楚辭》句，出自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1995年

⁷參見竺家寧：《古音之旅》，臺北：萬卷樓，1997年，頁81：「宋人劉淵和王文郁分一〇六或一〇七韻的韻書，後世稱為「平水韻」，演化成近世作詩押韻的參考書《詩韻集成》」。

⁸參見周碧香《東籬樂府語言風格研究》，高雄市：高雄復文，1998，頁114

呼應，讀來鏗鏘而富音樂性，使得全篇辭賦形成了一種回環往復、和諧悅耳的特色，一種極為顯著的語音之美。這種多次換韻的情形在屈原的辭賦作品中是普遍現象，除了〈九歌·東皇太一〉一韻到底之外，屈賦其他篇章皆多次換韻，由此可見〈歸去來兮辭〉有意效學屈賦之痕跡。

在虛字的運用方面，「而」、「以」、「之」、「兮」這個四個虛字在〈歸去來兮辭〉頻繁出現，幾乎六分之五的句子都運用了這些虛字，這四虛字也是《楚辭》中的慣用字，主要在一個句子當中作為一銜接的連詞或助詞，使句子文意連貫，拉長了句子，並達到舒緩語氣的效果。除了「兮」字在《楚辭》作品中廣泛使用之外，「而」、「以」、「之」這三字，主要在〈離騷〉、〈九章〉、〈九辯〉、〈九歎〉的句中極頻繁地運用，形成辭賦體的明顯而重要的用字特色。

無怪乎前人評〈歸去來兮辭〉：

此篇自首至尾，凡五易韻，為《騷》之變體。細味其中音節，《騷》哀而曲，此和而直。⁹（清·林雲銘評註《古文析義初編》卷四）

洵佳作，流宕滌洄，其音和易。然生動之致，獨得靈均、長卿之風，修辭者不及也。¹⁰（清·方熊評《陶靖節集》卷五）

風格本《楚騷》，但《騷》侈此約，《騷》華此實。其妙處乃在無一語非真境，而語卻無一字不琢鍊，總之成一種沖泊趣味。¹¹

（明·孫月峯評、閔齊華註《文選》卷十三）

以上三則皆是主張〈歸去來兮辭〉與《楚辭》有極深的淵源，與屈賦有相同的文體特徵，皆為辭賦類，淵明之辭賦對《楚辭》有所繼承，但並非全盤因襲，而是經過融會貫通，加以創新，構思，表現自身任真的性情，與屈賦之哀婉纏綿風格不同，可謂學屈賦而自有沖淡高古之風格、境界。

二、四六句為主之句型

本篇屬辭賦中的駢賦，句式以兩句為一組，共有三十組，其中以六字為音節數目組最多，共有十七組，其次是四字句組，共有五組。五字句組有一組，其他七組則是上下兩句的字數（音節數目）不同。以下分成三部分來探討：

⁹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33

¹⁰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333

¹¹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331

(一) 六字組共十七組如下：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
「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
「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此六字的音節數目，兩句為一組，分散在各段，構成本篇賦的主要內容，每句長短一致，因此句與句的之間的停頓節奏相同。並且除了「復駕言兮焉求」一句單獨使用「兮」字之外，全運用虛字「而」、「以」、「之」，出現在第四個字，使得句子的間歇安排相同，每句皆可分成二個音頓¹²，亦即分成兩個節奏單位，是以「三三」的間歇節奏¹³貫穿全文，與傳統詩歌以二音頓為主的情形相同，極富有詩意，因此讀來節奏整齊一致，藉著反複而形成聲音的規律，富韻律之美。

另外「而」、「以」、「之」、「兮」四個虛字，在每一句中，也起了舒緩語氣的作用，予人從容寬裕之感，更富有抒情的意味，因為這樣的語氣能與作者寫作當下，內心真實的欣喜平靜之情，相互呼應配合。

(二) 四字句組共有五組，如下：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其中前四組集中出現在第二段，每句長短一致，因此句與句的之間的停頓節奏相同，且每句皆是「二二」的間歇節奏，藉著反複而形成整齊節奏的韻律之美。此段文意為陶淵明想像歸家的情形。

在第二段的起始，先用六字句二組，設想返家途中的情景，「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傳達出愉快舒緩的心情，而「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傳達一種迫不及待之喜悅，而後便連續密集地運用四字音節的短句，營造比起前文更快的節奏感，是抵達家門前所見實景與心情，從看到家門到走進家門，這短時

¹²參見陳本益：《漢語詩歌的節奏》，臺北：文津，1994年，頁64。陳氏在書中將節奏單位統一稱之為「音頓」，其實「音頓」與「音組、音步、音尺」的所指皆相通。

¹³唯有「復駕言兮焉求」一句除外，是用「四二」的節奏間歇

間的動作及情緒，作者以八個四音節的句子來表達，讀來一氣呵成，讓人感受到動作的快速連貫，不容稍歇，異於前後文所用的六字音節組之舒緩文氣。

「或命中車，或棹孤舟」這一組四字句出現在第三段，夾雜在上下文的長字句組（六字音節與七字音節）、敘事句之中，以短句交代出遊及耕作的交通工具，在上下文的長字句組之中，顯出同中有異的節奏。

（三）五字句組僅有一組，而上下句的音節數目不同的句組則有七組，如下：

「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其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三組，分散在每一段的起始，運用「四，七」、「四，六」及「三，七」的停頓節奏，以一短句抒發感歎，而以一長句，六字音節或七字音節，與本文的主要六字音節互相呼應。

「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則是「七，六」及「七，八」的停頓節奏，分布在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與本文的主要六字句組音節較相近，互相呼應，屬於稍有變化的音節數目。以上這幾組長短較不一的句子，因為所佔篇幅比例低，屬於較自由而有變化的音節。

本篇賦的音節數目分析，若以不分組的方式來看，在六十句當中，最多的是是六個音節的句子，共有三十九句，而四個音節的有十二句，二者佔多數，約佔全篇的六分之五，形成了以六音節與四音節為主的停頓節奏，富有詩歌的整齊節奏之美，配合少數長短不一的變化長句，在本篇辭賦中，形成一種同中有異的句型特色，大大增添了靈活性和可親度。

三、駢散交錯的句型

自東漢末年建安時期，到魏晉以來，文人的詩、賦、文等作品，逐漸講究排偶；漢代的古賦中，對句有時只是上下句字數相等，文法相似，成雙作對以排列而已，若要求詞義、聲律之對偶者只是少數，可說漢代作品中的對偶句式，尚未到達精工；而到了魏晉以後，文人們開始創作句式工整、兩兩成對的賦作，因為

駢偶作法風行，辭賦與駢文交互影響，辭賦乃走向駢賦一途；到了南朝，駢賦是唯美時代的代表性產品，不僅字句相對稱，而且意義、詞性、音節等各方面亦相配合，文辭刻意雕飾，且講究聲律、駢四儷六、隔句作對，又繁用典故，鋪陳整鍊，使辭賦走向人工排比的形式美，南朝的梁陳時代，可說是駢賦的成熟期。¹⁴

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處於東晉後期，其辭賦處於駢儷化發展的中間點，已然不是漢賦古賦中單句行文的散體句型，而是上下兩句成組的對稱句子，且以六字句和四字句為主，雜有五字句和七字句，加上隔句用韻，音韻和諧，已可說是駢賦的初期作品。但〈歸去來兮辭〉中對稱句子的對偶情形並不嚴整，可分成二類：一是詞性能上下呼應配合，二是詞性無法完全配合，只算是文法相似而已，而且仍有幾組沒有對稱的句子，整鍊性不足；又〈歸去來兮辭〉的辭藻仍處於古樸平淡，偶爾力求清麗，比起當代陸機、潘岳、謝靈運等人的駢賦之作，不算華麗，更未到達南朝時期鮑照、沈約、謝朓、庾信等對偶精巧、平仄協調、詩賦合流、雕績滿眼之境，可說是介於駢賦萌芽與成熟之間，駢偶化發展過程的中間點。以下為舉例分析。

〈歸去來兮辭〉中對偶情形，一類是上下句對仗較工整，詞性已能相呼應者，例如：「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共五組。另一類是上下句字數相等，文法相似，但詞性無法完全配合，是寬鬆的對句方式，例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共十三組。以上二類，共計有十八組對稱句子，佔總篇幅的五分之三，皆是用單句的對偶句法，並無隔句對或長對；這些對稱句子句式整齊，讀來猶如古詩。

在這二類之外，便是不算對稱的句組。其中上下句的字數相同，但文法完全不同的句組，共有五組，例如：「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乃瞻衡宇，載欣載奔」。而上下句的字數不相同、文法不相同，並且顯得長短不一的句組，例如：「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

¹⁴參見黃水雲《六朝駢賦研究》，臺北：文津，1999年，第二章六朝駢賦之發展及其變化趨勢，頁9~44。

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則有七組。

根據以上，可以得知，在〈歸去來兮辭〉全篇三十組句子中，上下句的字數相等的合計有廿三組，都呈現出兩句為一組的大致齊整的樣貌，其中有十八組是較為對稱的句組，五組僅是上下句的字數相等，再配合七組不對稱的散句組，可看出駢句與散句交錯運用的情形，可謂駢中有散之句型，而〈歸去來兮辭〉處在辭賦駢偶化的過程中而有此現象，以駢句為主，散句為輔，故仍被歸類為駢賦作品。

四、虛字的運用情形

在〈歸去來兮辭〉主要運用「而」和「以」字，作為連詞，用以連接語意相當的兩項，表示並列、目的、因果、轉折或修飾與被修飾者的關係¹⁵。分析如下：

「舟遙遙以輕颺」、「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這裡的「而」和「以」字可以解作「地」字，相當於副詞的詞尾助詞，所以這是用「而」和「以」字，表示兩者修飾與被修飾關係，皆用前者為狀語，來修飾為動詞的後者。此類用法在辭賦中出現最多次。

「奚惆悵而獨悲」、「覺今是而昨非」、「鳥倦飛而知還」、「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這裡的「而」和「以」字可解作「且」、「並」或「及」，這是用「而」和「以」字表示兩者的並列關係。

「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樂琴書以消憂」、「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這裡的「而」和「以」字連接兩個詞組，表示目的，相當於「來」、「用來」、「以便」。

「風飄飄而吹衣」、「園日涉以成趣」，用「而」和「以」字表示兩者的因果關係。「門雖設而常關」，則是用「而」字表示兩者的轉折關係，意同於「卻」字。此外，淵明亦善於運用「以」字，作為介詞，分析如下：

「問征夫以前路」，這個「以」字有「拿」之意，是「以」字最常見的用法之一。「農人告余以春及」，這個「以」字有「把」之意，是「以」字最常見的用

¹⁵參見張志公、劉蘭英、孫全洲校訂《語法與修辭》上冊，臺北：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1998年，頁69~74

法之一。

篇中也運用「之」字，作為助詞，例如：「恨晨光之熹微」、「悅情戚之情話」，這些「之」字用在定語和中心詞之間，相當於語體文的「的」字。而「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這些「之」字用在主語和謂語之間，取消句子的獨立性，現代漢語中沒有與此相當的詞，可以不譯。

其他虛字，如承襲楚辭體的「兮」字共出現四次，其中「歸去來兮！」二次，以及「復駕言兮焉求？」、「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各一次，配乎末段的「已矣乎！」，使得感慨之語氣更形強烈。在「將有事於西疇」一句，「於」字為介詞的作用。

〈歸去來兮辭〉在虛字的運用方面，幾乎在所有六字句的每一句運用了一般常見的連詞：「而」和「以」二字，以及助詞「之」字，再配合「兮」字、「於」字等，在音韻及節奏上起了語氣舒緩、順暢的作用，對於音節的調整有積極的功用，能使音調隨不同的虛字用法而有所變化，並加深了作者所要表達的情感。「而、以、之」這些虛字置於每一句的第四個字，在相同的位置，重複運用，是二個音頓的界限，這使得全篇的六字以上的句子，讀來語氣舒緩、齊整有致，予人情感平靜的一致性，搭配自然樸實的詞彙，營造出平淡自然的文風特色。

「而、以、之、於」在淵明的另二篇辭賦《感士不遇賦》、《閑情賦》中亦是六字以上的句子中的主要虛字，且幾乎全用於第四個字，明顯可見淵明的辭賦體作品主要運用這四個虛字來銜接句子，除了舒緩語氣、使音節的齊整之外，亦構築了該篇六字句的主要句型。

根據以上，運用「而、以、之」三種虛字，置於六字句的第四個字，共有三十五句，佔全篇六字句子（共三十九句）的十分之九，此三種虛字形成了「○○○以○○」、「○○○而○○」、「○○○之○○」三種句型，成為〈歸去來兮辭〉中六言句子的主要句型。

第二節 〈歸去來兮辭〉的詞彙特色

本節將從詞句淵源、善用句首單音動詞、善用疊字及聯綿詞四個方面，探討〈歸去來兮辭〉在詞彙運用方面的特點，歸納其詞彙運用之特色。

一、詞句淵源

本段所探討的「詞句淵源」包含詩從古書中引用人物事跡，或取用前人用過的詞語加以鑄造改造成新句這兩部分。歷代詩人皆擅長運用古語古事，以此來增加表現力，表達更豐富的意涵。引用人物事跡的部分可稱之為用典，用典能使語言雖然精簡，含意卻無窮。從〈歸去來兮辭〉的許多句子，可以發現用典，以及化用、因襲，或鑄造前人經典詞句的痕跡，由此可見出淵明熟讀聖賢書，親近古籍的創作特徵。以下為〈歸去來兮辭〉的詞句淵源之分析，主要參考郭維森，包景誠譯注的《陶淵明集》、王叔岷校箋的《陶淵明詩箋証稿》，以及龔斌校箋的《陶淵明集校箋》，以及自行查閱古籍所整理如下：

- △胡不歸——引用自《詩經·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
-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取自《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再自鑄新句。
- △實迷途其未遠——鑄《楚辭·離騷》：「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的句子。淵明此「迷途」意指出仕。
- △覺今是而昨非——源於《莊子·寓言》：「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再加自鑄新句，淵明的「今是」，指歸田。而「昨非」指出仕。
- △奚惆悵而獨悲——取用《楚辭·九辯》「然惆悵而自悲」，再加以改寫。
- △舟遙遙以輕颺——取用《楚辭·九章·悲回風》「翼遙遙其左右」之用詞，再自鑄新句。
- △三逕（徑）就荒——根據東漢趙歧《三輔決錄·逃名》中所載，西漢年袁州刺史蔣詡在王莽時，辭官歸隱於杜陵，閉門不出，荊棘塞門，屋旁有竹下三徑，開三條小路，只與求仲、羊仲二人來往，後人便以「三徑」比喻隱士居處。淵明借用這個典故來代指他（隱居者）門前的小路。
- △審容膝之易安——出自《韓詩外傳·卷九·二三章》，大意是：楚莊王以金百斤聘北郭生，他妻子說：「今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不應聘。容膝指只能容膝的小空間。淵明取用這詞語，意在表達雖然居處狹小，也能安適自得。

△策扶老——出自《山海經·中山經》「龜山多扶竹，高節實中，宜為杖，名扶老竹。其所作杖，亦曰扶老」。

△鳥倦飛而知還——是取用《楚辭·九章·哀郢》中的「鳥飛反故鄉兮」，再鎔鑄改造為新句。

△景翳翳以將入——是取用丁儀妻〈寡婦賦〉：「時翳翳而稍陰，日亶亶以西墜」，再創作新句。

△復駕言兮焉求——取用《詩經·邶風·泉水》：「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淵明以「駕言」代指出遊，全句意謂：再出外遠遊，又有何可追求的？

△木欣欣以向榮——是取用《楚辭·九歌·東皇太一》：「君欣欣兮樂康」，以及《楚辭·遠遊》的「內欣欣而自美兮」，再創作新句。

△曷不委心任去留——取用嵇康〈琴賦〉：「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再加以改寫而運用。

△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取用《楚辭·九辯》：「鳳獨遑遑而無所集」中的「遑遑」，再創作新句。

△帝鄉——出自《莊子·天地》的「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並以此借代神仙世界。

△懷良辰以孤往——是取用曹大家的〈東征賦〉：「選良辰而將行」，再加以改造為新句。

△或植杖而耘耔——取用《論語·微子》：「植其杖而耘」。耘耔最早見於《詩經·小雅·甫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再改造為新句。

△臨清流而賦詩——取用嵇康〈琴賦〉：「臨清流而賦新詩」，再加以改寫而運用。

△聊乘化以歸盡——是鎔鑄《楚辭·遠遊》中的「與化去而不見兮」，而脫化為新句。

△樂夫天命——出自《易·繫辭上》：「樂天知命故不憂」。

作者雖如一般辭賦取用了許多前人的詞語，再加以改造成新句，運用古書人物事跡為典故，但能與自己創作的語詞互相搭配、融合，亦即能將前人詞句順暢、不著痕跡地融於所創作的文辭當中，產生新鮮感，可見其遣詞造句之功力深厚，也可看出善讀古人書的淵明，繼承與創新的創作痕跡。從詞彙運用的角度來看，本篇辭賦多處的鎔鑄古語，或裁鎔典故之運用，能使得語詞精鍊，因為用簡單幾個字，便表達了豐富的內容意涵，表意功能強，因此可看出在陶淵明十分擅長運用古典事象（古人事例或言例），來說明義理或比喻自身之思想哲理，這在陶淵

明的許多詩作中很常見，可視為他運用詞彙的一大特徵。¹⁶

淵明運用古籍之語，加以鑄改寫，點染為新句，猶如以古人之情為自我情感的代言，使文章詞彙典雅化，更富文采，這應是當時士人階層共通的用語習慣；〈歸去來兮辭〉多處可上溯其詞句淵源，可見淵明善於運用古籍詞彙，營造出能取得士大夫共鳴的典雅詞彙風格。

二、善用疊字類句

〈歸去來兮辭〉的首段第一句：「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與第三段的起始句「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兩處重複了題文，喚起注意，屬於類句法，以此重複的呼告語氣，呼應全篇中心主旨，緊扣「回歸」意識之主線，更強調了返回田園隱居的強烈意願，以及宣告隱逸的決心，這是重要的文意及音韻線索。而重疊詞，是由重複音節所構成的語詞，因其本身有相同的音節，本身即具有音樂效果，向來受到文人的喜愛，可視為一詞之內的同音重複，¹⁷亦是修辭學中類疊法的疊字法。而在同一組句子的上下句，運用疊字互相對應，更能產生聲音的節奏感，若同時構成了對偶之條件，則又能予人平穩整齊的和諧之美。

在〈歸去來兮辭〉中有六處運用重疊詞，如「遙遙」、「飄飄」、「翳翳」、「欣欣」、「涓涓」、「遑遑」。其中「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為同一組句子，雖不算對偶工整，但文句結構相似，而且重疊詞在相同的位置互相對照呼應，並且同屬一韻母，讀來特別有音樂性，配合文意，更能予人飛揚自在之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也是運用重疊詞的同一組句子，屬寫景之對偶句，以重疊詞為狀語，表現生動自然的語言特性；由於重疊詞在上下句中相同的位置，構成了整齊平穩的結構，讀來極富韻律性。

在淵明的全部詩文作品中，運用重疊詞的作品約有一半，每兩篇便有一篇運用到疊字修辭，且在同一篇之內，不只一處運用重疊詞，顯見淵明好用重疊詞的習慣；這些重疊詞在句子中的用法各有不同，並且重複出現的情形不多，統計淵明作品中共運用過九十多種重疊詞，而出現二次以上的則有二十一種，其中以「遙遙」一詞最多，共出現八次，歸納其表達之意涵有二種：一是表空間差距，代表兩地相隔遙遠，二是表時間差距，代表時間久長或年代久遠。例如：「遙遙萬里輝」（〈雜詩〉其二）、「遙遙從羈役」（〈雜詩〉其九）、「遙遙三湘」（〈贈長沙公〉）、「遙遙望白雲」（〈和郭主簿〉其一）、「遙遙至南荆」（〈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

¹⁶參見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市：桂冠，2000，初版。第六講、第二十三講

¹⁷周碧香：《〈東籬樂府〉語言風格研究》高雄市：高雄復文，1998，頁 109

行塗口))是屬於第一種意涵，意同於「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表達行舟之距離遙遠，但行船輕快如飛，迎風時自然衣袂飄飄；而「遙遙沮溺心」(《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遙遙春夜長」¹⁸(《雜詩》其十一)則屬第二種意涵，表達時間久遠。

《歸去來兮辭》中的「景翳翳以將入」與「翳翳衡門」(《扇上畫贊》)、「翳翳柴門」(《自祭文》)、「翳翳」經白雪(《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都是隱約不明之意，用在形容景物之光線昏暗不明。至於「風飄飄而吹衣」的飄飄是形容風吹的樣子，在淵明的詩作中總共出現三次，另外二次為：「飄飄西來風」(《與殷晉安別》)亦是形容風吹的樣子，「飄飄吹我衣」¹⁹(《和胡西曹示顧賊曹》)是風吹使衣裳飄動的樣子，兩句皆與「風飄飄而吹衣」的意涵相近。

而《歸去來兮辭》中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與「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則屬只出現過一次的疊字用法。「欣欣」「涓涓」用在寫景狀物，生動地呈現春天草木茂盛與山泉緩緩不絕的蓬勃生機，「欣欣」一詞在詩經與楚辭中多是表喜悅之意，例如：「旨酒欣欣，燔炙芬芬」(《詩經·大雅·鳧鷖》)、²⁰「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康樂。」²¹(《楚辭·屈原·九歌》)，淵明此處加以鑄造改造，創新其用法，將人的喜悅心情移情於樹木，改用「欣欣」來形容樹木繁榮興旺之現象，此屬淵明獨出胸臆的藝術手法。後人乃簡化此句為「欣欣向榮」這一成語。

而「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的「遑遑」同「惶惶」，在形容人不得其所、心神不定的情緒，最早出自《列子·楊朱》：「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僂僂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²²以及《楚辭·九辯》：「鳳獨遑遑而無所集」，²³而淵明以「遑遑」來表達人在追求世俗名利時那種惶恐不安之煩惱象狀，與《列子》及《楚辭》書中的用意相同，貼切傳達人在宦場俗情之中的奔波勞神之苦。

另外，「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屬對偶的句法，以疊字來描摹景物而使得上下字詞相對稱，詞性相同而對仗工整，形容景致更富詩意。淵明運用疊字對偶句以狀擬景物的情形，在其他詩文中亦明顯而常見，例如：「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停雲》)、「遙遙三湘，滔滔九江」(《贈長沙公》)、「慘慘寒日，肅肅其風」(《答龐參軍》)、「熙熙令音，猗猗原陵」(《勸農》)、「渾渾長源，蔚蔚洪柯」

¹⁸以上所引「遙遙」之例句均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¹⁹以上所引「翳翳」、「飄飄」之例句均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

²⁰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1983年，頁492

²¹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1995年，頁80

²²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230

²³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1995年，頁294

〈命子〉、「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歸園田居〉其一)、「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與殷晉安別〉)、「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飲酒〉其十五)、「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擬古〉其一)、「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擬古〉其七)、「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雜詩〉其二)、「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詠荊軻〉)、「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擬挽歌辭〉其三)、「淙淙懸溜，曖曖荒林」(〈祭從弟敬遠文〉)、「黯黯高雲，蕭蕭冬月」(〈祭程氏妹文〉)、「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閑情賦〉)，²⁴皆能運用疊字生動地描摹景物。由此可看出淵明擅長以疊字相互呼應，構成整鍊勻稱的對偶句，用以狀擬天候及自然之景物，富生動、整齊之美。

〈歸去來兮辭〉共有六處使用重疊詞六種，而同屬於辭賦類的〈閑情賦〉一樣也運用了六種重疊詞，而〈感士不遇賦并序〉只有二種；但〈閑情賦〉的篇幅是〈歸去來兮辭〉的一倍半，而其他詩作運用重疊詞的情形，皆少於五種，可知〈歸去來兮辭〉的疊字運用比例，可謂佔淵明所有詩文作品之冠，作者顯然有意運用此同音複詞(疊字)的手法來寫景抒情，除了可使描繪景物更加生動之外，也可藉以加強語氣，增進語勢，展現韻文鏗鏘和諧之音調美。

三、善用聯綿詞

竺家寧在《漢語詞彙學》中說到：「連綿詞在文學上起著很大的修辭作用，無論描繪形貌、動作，特別是透過連綿詞雙聲疊韻的特性，使文句表現得更為逼真、靈活，充滿著鏗鏘節奏之美。」²⁵在〈歸去來兮辭并序〉中，作者即善用連綿詞(亦名聯綿詞)，如：慷慨(序文)、惆悵、盤桓、窈窕、崎嶇，來使文句暢達優美，讀來鏗鏘悅耳，是營造全篇之音節美的重要元素。

其中「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屬上下句對偶工整的句組，以疊韻詞對雙聲詞，形成聲音鏗鏘、和諧悅耳之效果，加上下兩句的文意平行呼應，緊密銜接，屬於結構勻稱、整鍊之駢句，故而此句組兼具了聲情之美。

²⁴以上所引之對偶句子皆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1982年

²⁵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市：五南，1999年初版，頁26

四、在句首善用單音節動詞

〈歸去來兮辭〉共有六十個句子，其中運用單音節動詞為句首的句子共有廿四句，運用單音節名詞為句首的句子有十句，運用複音節名詞為句首的句子則有八句；其他以副詞及疑問代詞為句首的，共有十八句，因此，本篇辭賦明顯具備了「在句首善用單音節動詞」的特徵，值得探究，分析如下：

「歸去來兮！」、「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覺今是而昨非」、「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內復幾時」、「懷良辰以孤往」、「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樂夫天命復奚疑」。

以上共廿四句的句首皆是單音節動詞，佔全文六十句的三分之一。

在朱業顯的《文言語譯》一書中提到：「文言文一個字，往往就是一個表示完整意思的詞。因它只有一個音節，所以叫單音詞，文言文是以單音詞為主的，這和語體文以雙音詞佔多數有很大的差別。」²⁶而本篇辭賦正有多處顯現此文言文以單音詞為主的特色，尤其在每句的開頭第一個字，以單音節動詞和名詞為第一字的共有廿四句，因為此種特色，使全篇辭賦呈現出簡潔有力的詞彙風格。

而陶淵明偏好在句首運用單音動詞，配合每一句隱藏的第一人稱主詞，表現了作者獨白的主動性質，這是一種精神上的積極選擇，毫不猶豫地說出內心最想做的是，也是最真實的想法，例如：「歸去來兮！」二次、「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覺今是而昨非」、「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攜幼入室」、「有酒盈樽」、「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內復幾時」。這些句首的單音動詞皆表現了肯定的意念，表現了精神上的主動意願。

配合全文回歸田園的堅決之強烈意念，此處運用單音動詞於句首的特色，更確切地宣告：這些是我不變的抉擇，因為我必定會樂在其中的，例如：「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策扶老以流憩」、「撫孤松而盤桓」、「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懷良辰以孤往」、「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樂夫天命復奚疑」。作者在句首所運用的單音動詞皆表達了精神上主觀的、肯定的、瞭解自身快樂來源之選擇。

²⁶參見朱業顯編著：《文言語譯》，臺北市：書林，1998年一版，頁32

第三節 〈歸去來兮辭〉的修辭特色

形式與內容是相互依存，又彼此統一的，多數人都認同二者的必然關係：形式的美必須配合內容的美，由內容決定形式之美，二者作有機的結合，才能呈現藝術的整體之美，符合「文質彬彬」之說。〈歸去來兮辭〉的詞句優美生動，內容咀嚼不盡，是一篇文質相結合而產生的質真意豐、韻味無窮的作品，具有如蘇軾所評「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²⁷的藝術特色，以下擬根據其所運用的修辭法，及所呈現的內涵，探究其文質相應所呈現的藝術美之特色，以下分為五個部分：駢散有致，韻律鏗鏘之美；語氣起伏，盪氣迴腸之美；文意對比，突顯主題之效；鎔裁典故，篤意真古之美；比興並用，韻味無窮之美。

一、駢散有致，韻律鏗鏘之美

依據《漢書》所載，賦和詩都歸漢武帝時所設立的樂府來管理，到了齊梁時代，文士們亦主張辭賦自詩而來，如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言：

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述主客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始，命賦之厥初也。²⁸

可見當時人所理解的賦，在謀篇立意方面仍然是秉持詩的傳統，只是在表現方法上有所不同，賦在行文上有整齊之對稱句（或整齊的排比句）的要求，在聲文上有用韻的使用，與詩接近，但其句子是可以忽作四字句排比，忽作五字句或六字句排比，隨時自由變換有如散文，且其中多插入特定虛字如「之、而、以、兮」等；賦的用韻，除了換韻自由之外，也偶爾夾用無韻的散句，因此賦比詩更為自由，可謂散文化的詩。²⁹

〈歸去來兮辭〉即可說是以四六句為主的詩篇，被視作駢賦，因其多用對偶句，雖非屬對精切、對仗工整，但仍呈現出詩句整齊的韻律形式，在三十組句子中，有十八組上下對稱的句子，而上下字數相同而文法完全不同的有五組，長短不一而近似散文，或謂散文化的詩句則有七組；這長短不一的七組句子，點綴在整齊的對句之間，不影響大致的齊整之美；而多數句子中夾雜虛字以銜接，如散文般，能起舒緩文氣的作用，配合各組句子在偶數句的句末用韻，全篇共用五種

²⁷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35

²⁸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1994 年，頁 137

²⁹可參考簡宗梧：《賦與駢文》第一章，臺北：臺灣書店，1998 年

韻，讀來聲情相呼應，富有詩歌的韻律鏗鏘之美，其中有運用疊字與聯綿詞、上下相對稱的駢偶句組，讀來更富韻律和諧之美，如「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

淵明在其他詩賦文的作品中，運用對偶句較多的是〈閑情賦〉與〈士不遇賦〉，在四言及五言詩歌中，則是偶然出現較為工整、寫景描物之對偶句，如：「山滌餘靄，宇曖微霄」(〈時運〉)、「逸虬繞雲，奔鯨駭流」(〈命子〉)、「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九日閑居〉)、「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遊斜川〉)、「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諸人同遊周家墓柏下〉)、「神萍寫時雨，晨色奏景風」(〈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和郭主簿〉其二)、「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鳥哢歡新節，冷風送餘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翻」(〈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潁田舍穫〉)、「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擬古〉其一)、「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擬古〉其四)、「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擬古〉其七)、「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雜詩〉其七)、「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詠荊軻〉)、「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讀山海經〉其四)、「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桃花源詩〉)³⁰等，這些分散在許多詩歌之中，並且在該首詩中只是配合抒情表意的一組或二組對偶句子而已，並不多見。³¹這些較工整的寫景描物的詩句也同時較能展現鍾嶸所言的「風華清靡」之特徵。

鍾嶸雖置淵明的五言詩於中品，此品第雖然不被後代多數文人認可，但其評論則貼切合宜：

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³²

雖然在評其五言詩，但是在〈歸去來兮辭〉與〈感士不遇賦〉〈閑情賦〉中，一些運用對偶形式之寫景描物以寄意的句子，反而較能合乎鍾嶸所謂「風華清靡」的特色，例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歸去來兮辭〉)；「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感士不遇賦〉)；「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續

³⁰以上所引詩句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1982年

³¹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其一，在同一首詩中，運用了六組對偶句，是所有詩歌中的唯一例外，陶淵明的其他詩歌並無此現象。再而，〈歸園田居〉其一的對偶句並不能展現「風華清靡」之特徵，故在此不列出。

³²鍾嶸著，廖棟樑撰述：《詩品》，臺北：金楓，1986年，頁116

紛」、「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閑情賦〉)³³等，皆不似田家語，而是文人抒發雅興，運用藉景物以寓情的藝術技巧，並且它們在數量上顯然比其他詩歌作品來得多。可見淵明在辭賦創作方面，承襲較多屈賦騷體華艷的文藝特色，比起他的詩歌，更能展現風華清靡之美。

〈歸去來兮辭〉作為駢賦，有詩歌的韻律鏗鏘之美，運用對偶句式與散文化的詩句相結合，以四六字的對稱句式為主，上下字數相等、兩兩成對的共有廿三組詩句，配合散文化詩句七組，及虛字的舒緩文氣，齊整之中有變化，且營造整體的長短錯落的句式變化之美；又以對偶句來寫景描物，不僅有句式整鍊之美，亦能予人清遠平和、華麗雅緻之美感。

二、語氣起伏，盪氣迴腸之美

根據黃慶萱對設問的說明：「講話行文，忽然變平敘的語氣為詢問的語氣，叫作設問」、「設問是一種屬於『刺激』性質的語言」，³⁴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善用此語氣，他靈活地運用疑問代詞：「胡」、「奚」、「曷」、「焉」四字，來構成反詰（反問）的語氣，這些疑問代詞：「胡」二次、「奚」二次、「曷」一次、「焉」一次，都相當於「何」字，在文中交錯出現，同樣在表達反詰語氣中，卻運用了不同的詞彙，改換詞面，使字詞富有變化性，再搭配感嘆的語氣，豐富地表達源於內心、強烈的、吶喊的省思之後的一種直逼內心的悟道感受。

從首段的「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到「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以及末段的「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共運用了六組反問句，且淵明在首尾兩段皆運用此反詰法來相互呼應，這種自我叩問的方式，能展現強烈自我情緒的表達方式，有著告別過去「困惑」、「悔恨」，走向未來「委心順化」、「樂從天命」的覺悟心情，亦可以說這些反問的語氣，以反問自心的方式，造成了情感的起伏，串起了全篇的獨白中較為高昂的情緒，搭配其他直述句的或歡快、或平靜、或低迴的語氣，形成富有抑揚起伏的文氣。

感嘆法是以呼聲表露情感的修辭法，在〈歸去來兮辭〉中主要是「歸去來兮！」二次、「已矣乎！」一次。感嘆法運用的原則為「它的基礎，原是一種深沉猛烈的情思。所以內心確有一歎方快的情思，才能使用『感歎格』」以及「切合說者

³³以上所引句子出自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1982年

³⁴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1997年八版，頁35

自然真實的語音」，³⁵淵明所用之嘆詞助詞為當時漢魏六朝賦中常用之助詞，且正是用以表達內心一歎方快的情緒——回返家鄉，回歸田園的強烈歸返意識。

起始即以「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此二組反問句是直逼內心的叩問，先感嘆後反問，又再深一層追問自心，感嘆及反問的語氣互相配合，以顯示出心中最真實、最核心的想法，這四個句子是同一種相連貫的情緒。詩人心中已然有確定的答案，反省過去心為形役的痛苦情緒，不得不吶喊著：為何還不歸返田園呢？為何要把自己陷入哀愁獨悲的困窘處境呢？回到家門，遊賞林園、躬耕農田之後，又再重複嘆息：「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仍以反詰問句來表達較為強烈的懊悔情緒，追悔過去出仕是愚昧的、違心之舉，也追悔過去時仕時隱的矛盾。

末段接連運用三組反問及感嘆句：「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這般連續的設問，形成一種猛烈的氣勢，正足以震撼讀者的心靈。淵明在一連串追問中，反思自己對生命的看法，以及澄清生命抉擇的確認後，選擇委心任運而行，知命安命，乃至最後「樂夫天命」，安於自身天命，肯定了未來生命的價值，對人生之安頓再無疑惑，因此又有何可懷疑的呢？結語總攝對生命的看法，仍以反詰法作結，形成詩歌不絕之餘韻。

感嘆法與反詰法的運用，在原本平鋪直述的語氣之外，增加整體的靈活變化性，同時有強調的作用，能吸引讀者注意，並且反問句同時也起著刺激人思考的作用，使讀者跟著一同省思，一同探問自己的心靈。淵明在全篇首尾以此富變化的感嘆與反問修辭法，前後呼應，增強了文字予人的感染力，配合直述胸臆情感的直陳語氣，並同營造了〈歸去來兮辭〉波瀾起伏的文氣，予人盪氣迴腸之美感。

三、文意對比，突顯主題之效

根據黃慶萱對映襯法的定義：「在語文中，把兩種不同的，特別是相反的觀念或事實對列起來，兩相比較，從而使語氣增強，使意義明顯的修辭方法，叫做映襯。」³⁶也就是將上下相反文意的兩句子，對立並列，互相比較，構成強烈對比之效果，在〈歸去來兮辭〉中，主要運用的映襯法為對襯法，而對襯法的定義為：「對兩種不同的人、事、物，用兩種不同的觀點加以形容描寫的，叫作對襯。」

³⁵黃慶萱《修辭學》，頁 32~33

³⁶黃慶萱《修辭學》，頁 287

³⁷就如：「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覺今是而昨非」、「世與我而相違」、「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這四組文句。

第一組「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運用「已往不諫」與「來者可追」形成相反文意之強烈對比，過去的不容追改，但未來仍是充滿著大有可為的希望。第二組「覺今是而昨非」的「今是」與「昨非」亦是如此對比，強烈表達出：肯定今日的歸隱，揚棄過往的勉強出仕。以上兩組著重過去與未來、過去與現在時間的對照關係，正因為過去經驗的不堪回首，沒有意義，官場的違久交病，使人失去靈魂，才盼望這次順從真實意志的改變，亦即人生的轉向，是值得追求的，因此現在正要重新開始新方向，對未來也充滿了自由的嶄新想望。藉由時間的對比關係，能使得文句更有力道，予人鮮明的印象，可看出淵明有堅定的隱耕田園的念頭，那反璞歸真的心，再無庸懷疑。

而第三組「世與我而相違」，以「世」與「我」並舉而觀，加強兩者不相容，背道而馳，再無交集的可能；配合上下句來看，文意較完整：「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息交絕游意在遠離官場文化，亦即遠離世俗之標準，那種「學而優則仕」的盛世文人的標準，處在亂世職位卑微的自己，還要出去尋求什麼呢？對淵明而言，在亂世想要順從儒家淑世的理想已然幻滅，因此強調自己眼前的路只有一條，不再是世俗宦場的道路，不願再顧慮世俗的眼光或價值觀，只能走適合自己的路。淵明在約五十幾歲時有詩句：「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³⁸（《九日閑居》）其實已經傳達肯定自我的精神價值，而這些精神價值的傳遞與彰顯，則有賴他一生真心而為的詩賦與文章了。

第四組「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以「萬物得時」和「吾生行休」相對比。萬物能生生不息，乃是因為順應自然秩序，故而得時生長，隨四季循環不已，反觀人類則生命短暫，彷彿脆弱將逝，自己進入中年，即將邁向終點，卻仍然沒有精神上的建樹，³⁹過去蹉跎的光陰那樣快速，自己才正要為隱居生活創造更多價值與意義啊！自然界的萬物生機無限，我的精神生命卻還沒得到培養，便即將步向衰老死亡了，這種相對比的意識，予人深刻的印象，淵明以此強烈的對襯法傳達出生命之珍貴，同時也突顯了安頓此脆弱易逝之生命的必要性，。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今是而昨非」、「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這三組句子同時運用了對偶的句法來構造，以較為齊整的形式，傳達相反的文意，富含警醒人心之力道。

³⁷黃慶萱《修辭學》，頁 292

³⁸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頁 39

³⁹當淵明決定辭官之時，已然不再要求功業上的成就了，不再關心此類現實世界的成就。

這四組運用映襯修辭的句子，都具有突顯主題的效用，配合〈歸去來兮辭〉全篇告別過去官場的主題，它們承載了最有力的核心文意，以對襯的方式，文意兩相對立呈現，使得歸隱的決心，判然分明。

四、鎔裁典故，篤意真古之美

根據本章第二節的「詞句淵源」分析，可知淵明能取用前人的古語古事，加以鎔鑄，經過熔煉提取的過程，創造出新句或新意，顯見其駕馭文字的工力。根據黃慶萱對引用法定義：

語文中援用別人的話或典故、俗語等等，叫做引用。

引用是一種訴之於權威或訴之於大眾的修辭法，利用一般人對權威的崇拜及對大眾意見的尊重，以加強自己言論的說服力。⁴⁰

至於文學作品上的引用，除了訴之於權威訴之於大眾之外，有時因為「文境」與古相合。當此之時，自己向所熟讀的句子就自然地流出。詳細點說，文境等於心境與物境的乘積。⁴¹

引用法又分為明引和暗用法二大類，而淵明的〈歸去來兮辭〉顯然是暗用法中的略用，改用古人之句，涵意雖有出入，亦能別富新趣。淵明將鎔裁的古語或古事，點染化為新句，自鑄偉詞，創作〈歸去來兮辭〉全篇，文意文氣皆相融無阻，不見斧鑿痕跡，並同具有整體典雅之美，因此文句更加精鍊，意涵更加豐富——正可以推本溯源，傳承古典，此種暗用、略用的才學，展現為篤意真古的修辭藝術之美。

五、比興並用，韻味無窮之美

比是比喻，以他物來譬喻此物，取一形象來比擬心中情意，興則是一種因外在景物所引發、興起的情意，二者常有密切的聯繫，略有不同，如劉勰在古代所定義的「比顯興隱」，但後代人著眼點不同，不再細微分辨二者的不同，採取其相似之用法，故而比興常並舉而用。在前面第四章〈歸去來兮辭〉的情感特徵，

⁴⁰黃慶萱《修辭學》，頁 99

⁴¹黃慶萱《修辭學》，頁 101

所探討的「物我相融的情態——善用意象」，是偏重在詩人創造意象（媒介）來寄託比附情感的作用，並探討淵明在其他詩文中經常運用此類意象的情形。本段則是從修辭法的角度來發掘淵明在〈歸去來兮辭〉創作各類景物以比喻象徵情意時，所營造的美感效應。

就現代的修辭法而言，「比」可說是修辭中的譬喻法，根據黃慶萱之定義為：

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的修辭法，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似之點，說話作文時運用「那」有類似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這」件事物的，就叫譬喻。它的理論架構，是建立在心理學「類化作用」(Apperception)的基礎上——利用舊經驗引起新經驗。通常是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說明抽象。⁴²

而「興」則較譬喻更為含蓄隱微，借景物以託情寄意，有較豐富的言外之意，更具抽象性，若以修辭而言，興更接近象徵法，詩人藉具體景物來象徵抽象的情緒，藉由形象的聯想來傳達自身的思想情感，此思想情意常是隱微的，多義的，比起譬喻法具有不確性、曖昧性。黃慶萱定義象徵是：

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看不見的事物，不直接予以指明，而由於理性的關聯、社會的約定，從而透過某種意象的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表達方式，我們名之為「象徵」。⁴³

就譬喻法的定義，此法借形象來比附抽象之情感，以具體說明抽象，便與象徵法有共通之處，而象徵法也可以說是以委婉含蓄的譬喻來寄託情意，如同「興」的隱微不露。

根據趙沛霖在《興的源起》一書中歸納許多學者對比興的看法：

比興是詩歌形象思維的方式。詩人的思想感情不是靠直言表達出來，而是通過比興，展開聯想和想像，使之寄寓於具體的形象當中，形象成為思想感情的依託和憑藉。思想感情和形象的融合過程正是形象思維的過程。⁴⁴

本節擬採用此較為廣義的說法，故而「比興」並列，來探看〈歸去來兮辭〉中的形象思維。篇中運用形象思維來譬喻或象徵之處大致有五部分：

⁴²黃慶萱《修辭學》，頁 227

⁴³黃慶萱《修辭學》，頁 337

⁴⁴趙沛霖：《興的源起》臺北：谷風，1989 年，頁 265

（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

「松、菊」象徵堅貞不凋的品質，在經秋冬霜雪時不改其茂盛的生機，本身的材質即是刻苦能耐，這樣強韌的生存特性，是淵明所喜愛的。它們存在於山中或庭院之中，是淵明返家進門之後所見，他不寫其他植物而單是強調三逕（用典以借代隱居處）多荒蕪，但是無妨，「松菊猶存」，二句所表露的心意即是：隱居環境雖然過去乏人整理而荒蕪，但只要我的堅貞的隱居情懷，如松菊挺立不凋，一切都可以重新開始。淵明以此自然的形象來象徵，並傳達豐富的言外之情意，雖是運用普通的植物形象也能予人聯想出他的用意所在。

（二）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淵明在庭院中矯首遐觀時，只見白雲無心飄出山谷、倦鳥還巢，這種山中天然的自由景象，正可以與他心中的思想情感互相呼應——隱居的自己正如同無心而順化自由的白雲，隱居的自己正如厭倦忙碌的鳥兒返回故居。這二句也將白雲和鳥兒擬人化，故而有「無心」、「倦」字之形容，再兼用譬喻與象徵法，以白雲和歸鳥比喻自己，也象徵一種無心而為、自由出處的高昂的精神自主權。

（三）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在夕陽西下時，淵明仍徘徊流連在庭院中欣賞、撫摸孤松，喜愛之情溢於言表；時序入冬，松樹不僅長綠不凋，並且不同於其他植物皆叢生相伴，而是孤獨地生長，此處運用「孤」字來容，即是作者託意於物，以孤松來比喻自己。淵明選擇這條與當代文人不共的隱耕之路，除了以古代的貧士自勉之外，必須靠自己的意志去堅持到底，就要有像孤松般傲骨凌霜的心理準備，孤松也象徵了自己不屈於現實的傲骨，和堅持不變的隱退哲學。

（四）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行之行休

此段是淵明描述春日下田耕種之餘，賞愛自然林泉景致之後，有感而發的心情轉折。看到「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翠綠盎然的林木，流淌不絕的源泉，聯想到自然萬物因著得時，能順應四季流轉代序而生息，這林泉之景正象徵自然界、自然之本性本有無限生機，而這般生機來自天地的運轉，對比人類，尤其是中年後的自己，在天地運轉之下，卻是隨時間流逝，逐漸步向衰老死亡，彷彿一切快要結束了，這種由盛漸衰的感物情懷，藉由林泉之形象來襯托，更突顯淵明的心思敏感、體物深切，流露無奈之意，故而接下來的文句則表達自己安頓短暫生命的老莊哲思，在遷化之中，詩人仍是要一如往常「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

此兩句寫出淵明對未來所期待的隱居生活，不可或缺的是徜徉於大自然的活動，縱然生命無常短促，但委心順化、知命樂命的自己，仍然要擁抱大自然的美

好，以此活動感受美好的天地萬物之情；這兩句形象化地傳達一種言外之意，象徵淵明永遠熱愛自然美好的心意。

由上述可知，淵明深諳比興這種形象化的思維，表現在〈歸去來兮辭〉中，則能多方靈活運用譬喻與象徵的修辭手法，產生耐人咀嚼的言外之意，恰如蕭望卿在評論陶詩時，曾提及：

詩特別講暗示，重言外的神韻，不專求表現，而在使讀者就有限的文字填滿無窮的虛白。詩像是一縷微微的風，在你心上輕輕一扇，便生起粼粼的綠波，使你感覺天地全染滿了春色。比興和象徵的作用也就把情思的暈圍擴大到無限，用微弱的文字達到無言的境域。⁴⁵

詩帶有象徵，帶有暗示，故而使得詩句產生豐富的多義性，留下有待解讀的內心真情，予人多種想像，如此藉物傳情，言盡而意不窮，因而產生韻味無窮之美，

透過以上五個部分關於修辭藝術美的分析，期待能更加彰顯〈歸去來兮辭〉具備了蘇軾所言「質而實綺，癯而實腴」⁴⁶的特質，辭賦雖是散文化的詩歌，但〈歸去來兮辭〉仍富有詩歌的韻律之美，再加上文氣波瀾之美、比興想像、韻味無窮之美，以及映襯、鎔裁典故的藝術效果，故而能使得千年以來的讀者，體會其文質並重、形式內容相濟相容的藝術之美感，再三誦讀〈歸去來兮辭〉時，每一次都能使人產生更深似一層的美感與興味。

第四節 〈歸去來兮辭〉對創作的影響

從古至今，熟讀〈歸去來兮辭〉的文人雅士甚多，而將辭中的用詞或文句加以應用的情況不勝枚舉，或直接引用，或活用改造，或以唱和的方式重新創作，本節擬舉出較重要的作品為代表，以見此篇之影響久遠。以下分別從：「歸去來」一詞的影響、內容詞句的影響、蘇軾與〈歸去來兮辭〉，以及歌詠〈歸去來兮辭〉全篇之作品，這四個方面來闡述〈歸去來兮辭〉對後人創作的影響之處。

⁴⁵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北京：北京出版社，2014年，頁46

⁴⁶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35

一、「歸去來」一詞的影響

歷來人們或取用「歸去來」一詞融入詩文作品中，或用來命名居所、書房或店名，而現代人取用此題加以改寫成流行之民歌，或借用而為戲劇之名。

淵明首用「歸去來」一詞，在淵明之前並無此三字連用，這用詞成為六朝以後詩詞歌賦曲中的常用語，一出現「歸去來」，人人便聯想到〈歸去來兮辭〉，也聯想到陶淵明，而這詞便帶上了田園或隱逸的色彩，或同時蘊涵有高士的歸隱情懷。例如：南朝時沈約的《八詠詩·解佩去朝市》：「眷昔日兮懷哉，歲將暮兮歸去來」⁴⁷，這是文人作品中最早運用「歸去來」一詞於詩中；爾後盧思道的〈聽鳴蟬詩〉：「歸去來，青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⁴⁸、吳均〈贈別新林詩〉：「去去歸去來，還傾鸚鵡杯」⁴⁹都運用這個詞來表達回返居所之意。

唐宋文人的詩詞中也多用「歸去來」一詞，或加以省改成「歸去」或「歸來」一詞，例如李白的〈潯陽紫極宮感秋作〉：「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⁵⁰、〈九日登高〉：「淵明歸去來，不與世相逐」⁵¹以及辭賦作品〈悲清秋賦〉：「無修竿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將採藥於蓬丘」⁵²由此可見李白喜用淵明「歸去來」這一詞彙。

山水自然派詩人王維的〈奉送六舅歸陸渾〉云：「悠哉自不競，退耕東臯田。條桑臘月下，種杏春風前。酌醴賦歸去，共知陶令賢」⁵³，與高適〈封丘作〉：「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迴。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⁵⁴以及白居易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二：「嘗為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掛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⁵⁵都以「歸去來」這一詞彙歌詠淵明的隱逸之情。

到了北宋·王禹偁〈寄豐陽喻長官〉詩云：「猶言彭澤終歸去，門柳青青檻菊黃」，⁵⁶與南宋·李新的〈青銜寺〉：「山中不可留兮歸去來，日暮芸香裊羅幕」

⁴⁷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年，頁3908

⁴⁸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頁5067

⁴⁹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頁4310

⁵⁰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一百八十三，頁1895

⁵¹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一百七十九，頁1831

⁵²簡宗梧等（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全唐賦》，臺北：里仁，2011年，卷八，頁878

⁵³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五，頁1242

⁵⁴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二百一十三，頁2220

⁵⁵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四百二十八，頁4723

⁵⁶傅璇琮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735

⁵⁷也都運用歸去來一詞的意涵，來表達歸返意識。而宋代詞人如辛棄疾的詞作〈洞仙歌〉（訪泉於奇師村，得周氏泉，為賦）：「便此地，結吾廬，待學淵明，更手種，門前五柳。且歸去，父老約重來，問如此青山，定重來否」，⁵⁸以及〈鵲橋仙〉（席上和趙晉臣敷文）：「少年風月，少年歌舞，老去方知堪羨。歎折腰，五斗賦歸來，問走了，羊腸幾遍」，⁵⁹都強調學淵明之隱而有歸返之意。又如同元代趙孟頫的詩《詠逸民九首》其九：「塵事非所便，田園久見招。歸來三徑中，蔚蔚長蓬蒿」⁶⁰文人們習於將「歸來」一詞，加上與〈歸去來兮辭〉的相關用詞，表達心中對淵明隱逸的嚮往。

在命名方面，南宋女詞人李清照，與丈夫屏居青州時，曾將居所起名為「歸來堂」，夫妻二人決心過「甘心老是鄉」的隱居生活。「歸來堂」的命名，便寄寓有：隨遇而安，雖處憂患而心志不改的豁達心態。李清照並以「易安居士」為號，這也是從〈歸去來兮辭〉的「審容膝之易安」一句取用而來。

〈歸去來兮辭〉也影響了現代人的生活，例如：以「歸去來兮」為茶店之名，予人出塵高雅之印象，吸引愛好品茗的知識分子。而現代人李建復在臺灣五〇年代是活躍的民歌手，曾演唱由侯德建作詞作曲的〈歸去來兮〉⁶¹這首校園民歌，共分為五段，每一段的旋律相似而稍作變化，每段開頭的歌詞便是「歸去來兮」一詞，其他歌詞則是生活化的用詞，也明顯看出是受到〈歸去來兮辭〉的影響。

二、內容詞句的影響

與〈歸去來兮辭〉的創背景相關之用詞如「彭澤令」、「五斗米」、「折腰」、「督郵」等詞彙，出自《宋書》、《晉書》、《南史》的〈陶淵明傳〉，已然成為家喻戶曉的常用典故，被引用於詩詞曲的例子不勝枚舉，至今引用不輟，茲不再列，只就〈歸去來兮辭〉辭賦本身的詞句，探討此篇對後人的影響。

〈歸去來兮辭〉的「三逕（徑）就荒，松菊猶存」，「三逕（徑）」雖出自漢代蔣詡歸隱時只開三逕與逸友求仲及羊仲往來，但自從陶淵明使用之後，「三逕」一詞的隱逸內涵豐富而深刻，後人常以「三逕」與淵明之事典配合引用，儼然視

⁵⁷傅璇琮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4178

⁵⁸唐圭璋：《全宋詞》，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頁1876

⁵⁹唐圭璋：《全宋詞》，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頁1965

⁶⁰清·顧嗣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583

⁶¹民歌〈歸去來兮〉的前二段：歸去來兮，田園將蕪。是少年來的徘徊啊，究竟蒼白了多少年；是少年來的等待啊，究竟顫抖了多少年。歸去來兮，吉它將蕪，吉它將蕪；是誰忘記了你們，任你們荒蕪。敲敲吉它重重地敲，讓我嘹亮的歌喉擦亮你的臉；撥撥六弦啊盡情地撥，讓我滿手的厚繭磨盡你的鏽，你的鏽。

「三徑」一詞源於〈歸去來兮辭〉，「三徑」乃成為歌詠陶淵明典故的常用詞，出現頻率很高；這一詞語和陶淵明的文化內涵更為密切，陶淵明真的取代了蔣詡，這可說是陶淵明接受史上的另一種成就。⁶²在南朝梁時即有梁元帝蕭繹的：「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⁶³而後唐代孟浩然的〈田園作〉：「卜鄰近三徑，植果盈千樹」⁶⁴亦運用這一個代表隱居處的符號。

到了北宋·歐陽脩的〈戲書拜呈學士三丈〉：「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酩酊籃輿歸。歸來步三徑，索莫繞東籬」，⁶⁵以及李新的〈北窗偶成呈遺逸〉：「止酒詩成三逕曉，買山錢就一家春」⁶⁶仍然承繼此一隱居處的代稱，因此，可以說淵明〈歸去來兮辭〉的「三徑」是後代文人的習用語，尤其在創作隱逸詩境時，更不可或缺；「三徑」彷彿成了所有文人隱逸居處的代名詞。

上段述及南宋女詞人李清照以「易安居士」為號，即是出自〈歸去來兮辭〉的「審容膝之易安」一句；而唐代裴迪的〈春日與王右丞過新昌里訪呂逸人不遇〉：「聞說桃源好迷客，不如高臥眇庭柯」⁶⁷，即出自「眇庭柯以怡顏」一句。北宋歐陽脩的〈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潛巾」⁶⁸，亦是源出於「倚南窗以寄傲」一句。

宋人汪藻的〈信州鄭固道侍郎寓屋記〉一文中，鄭固道請汪藻為他解釋自家住屋名為「寓屋」，詢問可否有相關之涵意，汪藻回覆他人生如寓居於天地之間，並引〈歸去來兮辭〉的「寓形宇內復幾時」來釋意，進而得出一結論：

人之度量豈不相遠哉！故淵明之方出也，不以田園將蕪為憂；其既歸也，不以松菊猶存為喜；視物聚散，如浮雲之過前，初未嘗往來於胸中，蓋知夫物我之皆寓也。此其所以為淵明，而為吾固道之欣慕歟！⁶⁹

顯見古人熟讀此篇而多有發揮，能將全辭信手取用，探析討論，取得共鳴。而南宋·陸游的〈次韻范參政書懷〉：「宇內寓形財幾時？西山俄已迫斜暉」，⁷⁰與〈溪上避暑〉其二：「寓形宇內終煩促，安得騎鯨下大荒？」⁷¹同樣是源自〈歸去來兮

⁶²可參考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56

⁶³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3049

⁶⁴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一百五十九，頁1627

⁶⁵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頁349

⁶⁶傅璇琮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14212

⁶⁷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卷一百二十九，頁1312

⁶⁸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頁350

⁶⁹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5

⁷⁰傅璇琮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4773

⁷¹傅璇琮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25314

辭〉的「寓形宇內復幾時」一句。

三、蘇軾與〈歸去來兮辭〉

南朝以後，效法陶體（在南朝指的是田園題材）之詩作漸多，最早從鮑照的〈學陶彭澤體〉和江淹的《雜體三十首》之〈陶徵君田居〉開始，但這只是一個開端，因為在唐代以前注意到陶詩的人並不多。直到唐朝，學陶與效陶的人才愈來愈多，或引用其詩句加以改寫，或用其詩意再加以重鑄新詞，都能看出效擬陶詩田園隱逸風格的痕跡。從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到中唐韋應物、柳宗元及白居易等，無不援引其詩賦中的詞彙加以活用改創，可看出文人嚮慕隱逸之真樸閑雅的詩風，日漸風行。唐代詩人效陶大多是引用其五言詩中的詞彙，或模擬其詩意，而效法〈歸去來兮辭〉中的較多之涵意者，則是從白居易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二⁷²開始。

直到北宋的大文豪蘇軾的〈和歸去來兮辭〉及〈歸去來集十首〉出現，我們可以說東坡是專力效法、專和〈歸去來兮辭〉的首創者。蘇軾以和陶詩自豪，曾在〈與書轍書〉中云：

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⁷³

可見「追和古人」之詩的風氣，是他首創之舉，並且，他特別喜愛且相應淵明的所有詩文，全用陶詩之韻作詩以和之。其〈和歸去來兮辭〉亦全用淵明〈歸去來兮辭〉之韻腳，寫自己遠赴海南儋州，極有可能以此邊地為終老歸宿的悵惘心情，但悲慨之中，亦有曠達自解的道家之達觀心境，如末段結語：

已矣乎，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駕言隨子聽所之，豈以師南華而廢從安期，謂易稼之終枯，遂不溉而不耜。師淵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詩，賦歸來之清引，我其後身蓋無疑。⁷⁴

蘇軾在貶謫的苦悶之中，明顯地引淵明為知己，藉由創作和陶詩，來和古人對話，起了療癒自心的作用，逐漸放下了執取得失的心，讓同樣有道家思想的曠放文人，藉由〈歸去來兮辭〉，給予自己正面之安慰；相信自己若能學習陶淵明的安分守

⁷²白居易《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其十二：「嘗為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掛印著公門。

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出自《全唐詩》，卷四百二十八，頁 4723

⁷³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35

⁷⁴清·詹夔錫輯：《東坡和陶詩》，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 30~31

節與乘化歸命、樂天知命的人生觀，也能在曠達的體悟中安頓心靈。

而《歸去來集十首》全部援引〈歸去來兮辭〉的詞彙，加以運用創作，可見其愛此篇辭賦無人能出其右了，茲錄十首於下：

- (序) 予喜淵明歸去來辭，因集字為十詩
- (其一) 命駕欲何向，欣欣春木榮。世人無往復，鄉老有將迎。
雲內流泉遠，風前飛鳥輕。相攜就衡宇，酌酒話交情。
- (其二)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歸路，不復向迷途。
去去徑猶菊，行行田欲蕪。情親有還往，清酒引樽壺。
- (其三) 與世不相入，膝琴聊盡歡。風光歸笑傲，雲物寄游觀。
言語審無倦，心懷良獨安。東臯清有趣，植杖日盤桓。
- (其四) 雲岫不知遠，巾車行復前。僕夫尋老木，童子引清泉。
矯首獨傲世，委心懷樂天。農人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 (其五) 世事非吾事。駕言鄉路尋，向時迷有命，今日悟無心。
庭內菊歸酒，窗前風入琴，寓形知己老，猶未倦登臨。
- (其六) 富貴良非願，鄉關歸去休，攜琴已尋壑，載酒復經邱。
翳翳景將入，涓涓泉欲流。老農人不樂，我獨與之遊。
- (其七) 觴酒命童僕。言歸無復留。輕車尋絕壑，孤棹入清流，
乘化欲安命，息交還絕游。琴書樂三徑，老矣亦何求。
- (其八) 歸去復歸去，帝鄉安可期。鳥還知己倦。雲出欲何之。
入室常攜幼，臨流亦賦詩。春風吹獨立，不是傲親知。
- (其九) 役役倦人事，來歸車載奔。征夫問前路，稚子候衡門。
入室亦詩策。出遊常酒樽，交親書已絕，雲壑自相存。
- (其十) 寄傲知今是，求榮感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無衣。
丘壑世情遠，田園生事微。柯庭還獨眇，時有鳥歸飛。⁷⁵

這十首詩的每一首都善用〈歸去來兮辭〉的詞彙，加以重組而創作為五言古詩，改寫之後的文意，仍是充滿志在隱耕、遠離俗情之主要意旨，並且發揮了原辭賦清遠雅放、但求自適自得的內涵，似乎創作者已能達到契合淵明心意的境地。

蘇軾之後，蘇轍、秦觀、晁補之、張耒、楊萬里等人亦有〈和歸去來兮辭〉的創作，僅留「歸去來兮」、「已矣乎」(或「已矣哉」)之用詞，或有保留「以、而、之、於」虛詞之運用，或不用虛詞，再配合同韻腳之用字。文意已然各自發揮，但大都是在遭遇仕途坎坷後的抒情之作，雖寫各自的傷懷感慨，但仍富含回歸故鄉田園，或歸返某地之意識。

⁷⁵宋·蘇軾著，清·詹夔錫輯：《東坡和陶詩》，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頁29~30

宋代以後，受到蘇軾和陶之作風影響，歷代文人也都有仿效東坡作〈和歸去來兮辭〉，尤其在宦海浮沈，挫折感傷時，更易藉由和作，引淵明為效學之對象；這類作品很多，⁷⁶足見〈歸去來兮辭〉一篇對歷代文人有深刻的影響，當文人們產生了歸返意識時，陶淵明便成了他們吐露心事的對象，援引為知己。

四、歌詠〈歸去來兮辭〉全篇之作

文人對〈歸去來兮辭〉的喜愛，除了引用其詞語及和作之外，另有歌詠或評賞全篇的詩作，例如元代趙孟頫的〈題歸去來圖〉云：

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
後人多慕之，效顰惑蚩妍。終然不能去，俛仰塵埃間。
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黃華霜中鮮。
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窗眠。撫琴三歎息，世久無此賢。⁷⁷

詩人運用了淵明詩賦中的詞彙，配合自身對詩賦的理解，創造出心中對〈歸去來兮辭〉新的詮釋，亦能新人耳目。因為淵明有詩文一致的真樸質性，隨手拈來其詩文用詞，皆足以詮釋他真誠的面對生命的態度。但也有人針對淵明不能真心忘情名利，而加以評論，例如金代王若虛的〈題淵明歸去來圖〉：

靖節迷途尚爾賒，若將覺悟向人誇。此心若識真歸處，豈必田園始是家。
孤雲出岫暮鴻飛，去住悠然兩不疑。我自欲歸歸便了，何須更說世相遺。
拋卻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挂心頭。銷憂更借琴書力，借問先生有底憂。
得時草木竟欣榮，頗為行休惜此生。乘此樂天知浪語，看君於世未忘情。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袞袞死紅塵。折腰不樂翻迴去，此老猶為千載人。

78

雖然王若虛對淵明歸隱未忘情世俗名利一項，頗有批評，但試問能真的實踐躬耕生活的文人有幾人呢？淵明創作此篇告別官場的宣言，覺悟之情居多，在現實條件不可為的情況下，衡量得失後，希望忠於自心本性而歸隱，因為不得已而歸隱，故仍有不能忘情世俗的成分，但這貪名逐利的成分與一般官場中人相比，已是淡

⁷⁶可參見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下編，臺北：編譯館，1998年

⁷⁷楊家駱編：《元詩紀事》卷八，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頁125

⁷⁸金·王若虛：《滄南遺老集》，臺北：新文豐，1984年，所附《滄南王先生詩集》，頁1

薄得太多了，不宜以此大作文章，如此便失之於輕重不分。淵明決心辭官而創作此篇，乃是源於一些客觀條件、不得已的抉擇，再加上主觀精神上愛好天然的個性所致，其重視內心的自由，並固窮知足，期望未來能乘化樂命以終，應是這個部分值得後人認同推崇，因此，明代吳寬的〈陶靖節歸去來圖〉較能把握其精神，僅列於下：

搖搖輕舟，曖曖故里。陶翁歸來，僮僕咸喜。柔櫺將停，長纜斯理。
迎候者誰，曰維五子。舒宣前拜，繼以阿端。雍佟傍門，翟氏整冠。
家人相見，孰云寡歡。督郵何人，縣令何官。治我三徑，謝彼五斗。
束帶則難，荷鋤何有。力耕雖勞，賴有濁酒。一杯對持，田父我友。
歲荒乞食，翁則不貧。華門柴車，素琴葛巾。孤松可撫，高柳可薪。
佳菊可採，幽蘭可紉。使翁乏此，中亦自樂。樂夫天命，而無愧忤。
白雲遙遙，懷古有作。班廬既返，斯語自昨。兩晉文章，唯歸來篇。
畫史運筆，丹青乃傳。王室終燬，相門獨全。荊軻之詠，又孰傳焉。⁷⁹

這篇詩作充滿了推崇景仰的讚嘆語，讚嘆隱士不慕榮利的堅貞之節，也傳達隱逸高士歸返之樂。其他尚有一些未及列出的作品，這些作品不斷地歌詠〈歸去來兮辭〉，彷彿一脈相承的隱逸之系統，它是隱逸文化的精神典範；〈歸去來兮辭〉的思想與內涵是後代文人共同的心靈隱逸之樂土，值得一再審視並創作，不斷與之對談，並加以引用，淵明乃成為後代欲求擺脫名利束縛者，共通的知己。

綜合以上，可以看出〈歸去來兮辭〉對後人影響深遠，尤其在面臨仕途坎坷或仕隱抉擇時，會引用淵明的詩文以自勉，更不忘記終究要歸返田園的自由生活。不可否認的，人都追求自我覺悟的任真之人生，希望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理想的生活，過合乎本性的生活，不論貧富，以自適自足為上，就像陶淵明一樣，人人但願能高呼「歸去來兮」，回歸自心之真實意向。淵明藉〈歸去來兮辭〉傳達這一種正向的能量，影響後代數不清的讀者，尤其是終年奔波於官場的文人，也許在宦海起伏不定而思歸故鄉時，也許是在無奈折腰事權貴，以致頓生回歸意識時，〈歸去來兮辭〉使他們產生了退隱家鄉的共同心願，重溫年少時的平凡生活，重估鄉居生活的精神價值，就算是過安貧的田園生活也願意，只要能追求內在的自由；總之，後代文人心中受到〈歸去來兮辭〉追求真樸與身心和諧的影響，能熟讀運用相關的詞彙，進而在創作上，抒發嚮慕淵明那種退隱不爭的自在，或者在行動上、生活上，能興起效法淵明之覺醒與決心，做回本然的自己，落實隱逸的

⁷⁹張元濟編：《四部叢刊集部·匏翁家藏集》（縮印明正德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69~70

生活，以化解仕與隱的種種衝突。

淵明創作了〈歸去來兮辭〉，而〈歸去來兮辭〉在後代人心中，也成了淵明的代表，替他說出了當下的一念覺醒，也替那些惑於用捨進退，心存疑慮的文人，展現了一種生命的不同姿態，另一種精神上的高度。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以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為主要研究文本，並以與此篇相關的其他資料為輔，包括陶淵明本身創作的詩歌散文辭賦等，以及南朝宋顏延之的〈陶徵士誄〉、梁蕭統的〈陶淵明傳〉及〈陶淵明集序〉、宋書、晉書、南史中的〈陶淵明傳〉，再參酌重要學者評論專書以及相關學位論文與期刊論文，以期對〈歸去來兮辭〉有更完整的分析與解讀。

在第二章〈歸去來兮辭〉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中，第一、二節從陶淵明所處的時代與家世生平來認識其詩文所受到的外在影響，並大概勾勒出〈歸去來兮辭〉產生的前因後果。接著，本章的第三、四節追溯〈歸去來兮辭〉作品本身所承襲的文學源頭，包括受到古代文人歸返意識、歸田文學與隱逸文學作品的滋養與啟發，進而來更真切而深入地認識〈歸去來兮辭〉在文學的長流中如何承襲前人的豐富內在，再以獨特的心靈創造出文學史上隱逸賦與歸田賦的典範佳作。〈歸去來兮辭〉直接承襲了張衡的〈歸田賦〉，兩賦同屬歸田書寫的雙璧，具有典範之價值，並且〈歸去來兮辭〉不同於張衡只是一種對園田樂園的虛擬想像而已，淵明的創作心態是決意躬耕，落實園田生活，他可說是文人實踐田園生活，並創作田園隱逸詩賦的第一人。

〈歸去來兮辭〉承襲了上古隱逸人物的道家自然無為思想，也在前人隱逸作品的前導之下，成熟為動人的隱逸辭賦，而藉由以上這些了解之後，第五節擬從上述的各種影響因素，綜合探討在〈歸去來兮辭〉寫作之時，淵明辭官的內在主觀原因在於順從自然之質性，他坦然直言：精神上的不自由，將所帶來心理上的病苦，所以不願違背自然本性去折腰逢迎；而外在客觀原因，則是明確認識到政治環境惡劣，被權臣輪流把持，沒有中流砥柱者值得效命，局勢之敗壞，已然不可為，故不願苟且效忠政客權臣而失卻出仕的價值。

第三章與第四章主要在文本的內容探究與分析。第三章分析〈歸去來兮辭〉的思想內涵之特徵，首先以「今是覺非」為思想的發端，這是自覺者的思想基礎：他後悔昨日出仕之非，因此覺悟念還，以至構築未來的田園夢想。其中毅然醒覺的正向力量貫穿了全賦，而這番省悟非憑空而降，是淵明站在昨日的經驗之上，反覆自我辯證而獲得，這個由迷途到覺悟過程，證諸其他詩文作品，多處得以相互闡發、呼應；因為醒覺才肯定了回歸田園的夢想，對未來有樂觀的期待。接著分析詩人本身任真的思想，亦可說是天生的性情，表現為要求回返自然真我，以及任真之想所體現的個性內涵，是安於孤獨的，這也是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的創作心態，而因著委心任去留的任真思想及回返自然本真的性情，成就了淵明作品中平和淡遠的真淳意境，文如其人，辭賦亦如其人，呈現出淵明愛好天然、

任真而行的價值意識。

第三章後半探討〈歸去來兮辭〉中「委運順化」的生死觀和感物傷時的思想，這部分亦也同樣與其他詩文具有想法觀念的一致性，也肯定了淵明歸隱田園之後，不改其初衷，保持著道家縱浪大化以超脫生死的達觀看法；最後，〈歸去來兮辭〉中仍承襲儒家固窮之觀念，抱持堅貞不移的安貧之志，期望未來不被貧乏的物質生活擊垮，除了自小認定的固窮守節之外，他同時也以道家的窮通皆樂，樂己之天命之所在，來看待往後的生活；可以說，〈歸去來兮辭〉中，由於感物傷時，而再次肯定了自己對生死的超然看法——委心任去留、樂夫天命、識運知命與委運順化，以此達觀的見解來堅定歸返田園的心志。

第四章分析〈歸去來兮辭〉中的情感特徵。從四個主題來看此篇的情感特徵，分別是：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以及造訪大自然。較諸其他詩文，在〈歸去來兮辭〉中依然有飲酒自得的閒適之樂、在田園生活中賦詩彈琴讀書之樂，也有參與農村勞動的描述，顯見淵明的生活踏實而有雅興。另外，他善用田園中常見的自然意象，來興發情感、象徵心境，或比喻心情，讓詩文充滿豐富之形象美，尤其以「雲」來興發無心之自然真性及比喻過去無心的出仕之舉，以「歸鳥」來興發思歸之情，並象徵回返家園的自己，兩者屬比興兼用之手法。最後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描述自己熱愛自然景物的情緒，欣賞景物時，常能化身為物，與物同游，除了賞玩園林之外，他也尋幽訪勝，在山林泉澤中感受大自然的美，自足愜意。

第五章探討〈歸去來兮辭〉的創作特色及其影響，前三節先從「文體與句型特色」、「詞彙特色」、「修辭特色」三方面深入分析〈歸去來兮辭〉的形式之特色，配合其思想及情感內涵的特色，以期能呈現本篇辭賦文質並重的自然和諧之美。在「文體與句型特色」方面，歸納出〈歸去來兮辭〉在詞彙運用、典故化用、多次換韻、虛字運用等方面有明顯承襲《楚辭》文體而來的特徵；而其句型特色，主要表現在四六句為主的句型、駢散句式交錯運用與善用「以、而、之、兮」等虛字。

而在〈歸去來兮辭〉的「詞彙特色」方面，分別從詞句淵源、善用句首單音動詞、善用疊字及聯綿詞四個方面，歸納〈歸去來兮辭〉在詞彙運用方面的特點。在〈歸去來兮辭〉中可以發現多處詞句的淵源，表現方式為：用典，以及化用、因襲，或鑄鑄前人經典詞句，點染為新句，猶如以古人之情為自我情感的代言，使文章詞彙典雅化，更富文采，這應是當時士人階層共通的用語習慣，由此可看出淵明熟讀聖賢書，親近古籍，在創作中營造出能取得士大夫共鳴的典雅詞彙風格。他在篇中亦有：在句首善用單音動詞的特色，表現了肯定的意念，精神上的主動意願，另外亦能善用疊字及聯綿詞，產生聲音的節奏感，若同時構成了對偶

之條件，則又能予人平穩整齊的整鍊之美。

在〈歸去來兮辭〉的「修辭特色」方面，歸納出五個特色：駢散有致，韻律鏗鏘之美；語氣起伏，盪氣迴腸之美；文意對比，突顯主題之效；鎔裁典故，篤意真古之美；比興並用，韻味無窮之美。這些修辭綜合運用，能產生一定的藝術效果，正能使得千年以來的讀者，體會〈歸去來兮辭〉文質並重、形式內容相濟相容的藝術之美感。

最後，第五章第四節探討〈歸去來兮辭〉對後代創作的重要影響，包括許多文人接受此篇辭賦的各種影響。分為四部分：「歸去來」一詞的影響、內容詞句的影響、蘇軾與〈歸去來兮辭〉，以及歌詠〈歸去來兮辭〉全篇之作品，從這四個方面來闡述〈歸去來兮辭〉對後人創作的影響之處。

綜合以上，本篇論文研究〈歸去來兮辭〉，先分析整理相關的創作背景與文學淵源，並探討創作的主觀與客觀動機，再歸納其主要的思想與情感特徵，共有八個特徵：今是昨非的覺悟、任真的抉擇、對生命歸止的看法、曠放淡泊的安貧志向、飲酒自適的真味、田園生活的閒情、物我相融的情態、造訪大自然，而這八個特徵可以說幾乎涵蓋了陶淵明一生創作的各種主題，並且幾乎在他所有的詩歌中，都能找到與〈歸去來兮辭〉相呼應的八個思想與情感特徵，可以說〈歸去來兮辭〉是陶淵明一生詩文創作的濃縮精華之呈現，而它之所以成為許多文人心目、堪稱晉代第一名的文章，正在於作者能近乎完整地展現生命中所關懷的全部重點，在思想情感上淬鍊成金玉，顯示創作者已然超脫現實之枷鎖，達到身心和諧一致的自由狀態。

除了內容的不凡價值之外，〈歸去來兮辭〉在形式上能運用時人流行的駢句與散句交錯、四六句行文，再加上鎔鑄古籍詞彙，顯出博學典雅，並配合用韻、疊字、聯綿詞等，創造出鏗鏘的聲韻美，以及運用映襯象徵等修辭技巧展現藝術美，終而使得內容與形式相融相濟，創造出此篇為文質並重，整鍊優雅的佳作，也因此它成為後代文人樂於唱和、歌頌及援引的對象。如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從內容與形式上彰顯〈歸去來兮辭〉的各項優點及特色，期盼有助於閱讀及欣賞〈歸去來兮辭〉者，能更深刻體察其價值所在。

淵明創作了〈歸去來兮辭〉，而〈歸去來兮辭〉更在後代人心中，成為淵明的代表。〈歸去來兮辭〉陳述當下的生命覺悟，主要在精神上啟發後人：真切做你自己，一種真實的生命覺醒，也替那些惑於用捨進退，心存疑慮的文人，展現了一種生命的不同高度，無怪乎，它成為許多文人創作裡不可或缺的、生命思想的一部分，流傳至今而不衰。

參考文獻

一、專書

(一) 傳統文獻（依朝代順序排列）

-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臺北：大安，1999年
- 晉·左思著，鍾京鐸：《左思詩集釋》，臺北：學海，2001年
- 晉·陶淵明著，清·陶澍注：《陶靖節全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
- 晉·陶淵明著，王叔岷校箋：《陶淵明詩箋証稿》，臺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
- 晉·陶淵明著，王瑤編注：《陶淵明集》，北京：作家，1967年
- 晉·陶淵明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 晉·陶淵明著，郭維森、包景誠譯注：《陶淵明集》，臺北：古籍，1996年
- 晉·陶淵明著，逢欽立校注：《陶淵明集》，臺北：里仁，1982年
- 晉·陶淵明著，楊勇校箋：《陶淵明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99年
- 晉·陶淵明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臺北：里仁，2007年
- 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2年
- 梁·沈約：《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梁·鍾嶸著，廖棟樑撰述：《詩品》，臺北：金楓，1986年
-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1994年
- 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譯注：《文心雕龍》，臺北：建安，1997年
- 唐·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1990年
- 唐·房玄齡等：《晉書》，臺北：鼎文，1976年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1995年
- 宋·歐陽脩：《歐陽脩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
- 宋·蘇軾著，清·詹夔錫輯：《東坡和陶詩》，臺北：世界書局，1974年
- 宋·蘇軾著，清·溫謙山纂訂：《和陶合箋》，臺北：新文豐，1980年
-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大安，2006年
- 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臺北：新文豐，1984年
- 金·元好問著，施國祁注：《新校元遺山詩集箋注》，臺北：世界書局，1982年
-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臺北：文津，1979年
- 清·王國維：《人間詞話》，臺北：台灣中華書局，1977年
-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年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清·顧嗣立：《元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二) 陶淵明相關研究論著（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方祖燊：《陶潛詩箋註校證論評》，臺北：蘭臺書局，1977年
方祖燊：《陶淵明》，臺北：國家，1995年
比爾·波特（美國）著，李昕譯：《一念桃花源：蘇東坡與陶淵明的靈魂對話》，
北京：中信，2018年
王國瓔：《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論析》，臺北：允晨文化，1999年
田菱著，張月譯：《閱讀陶淵明》，臺北：聯經，2014年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
阮廷瑜：《陶淵明詩論暨有關資料分輯》上下編，臺北：編譯館，1998年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學，1997年
梁啟超：《陶淵明》，臺北：臺灣商務，1996年
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潛》，臺北：里仁，1996年
陳永明：《莫信詩人竟平澹：陶淵明心路歷程新探》，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
陳怡良：《陶淵明之人品與詩品》，臺北：文史哲，1993年
陳怡良：《田園詩派宗師：陶淵明探新》，臺北：里仁，2006年
陳美利：《陶淵明探索》，臺北：文津，1996年
黃仲崙：《陶淵明作品研究》，臺北：帕米爾書店，1969年
黃惠菁：《唐宋陶學研究》（上冊、下冊），臺北：花木蘭文化，2007年
葉嘉瑩：《陶淵明飲酒詩講錄》，臺北：桂冠，2000年
廖仲安：《陶淵明》，臺北：鴻泰圖書，1992年
齊益壽：《黃菊東籬耀古今：陶淵明其人其詩散論》，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年
劉中文：《唐代陶淵明接受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年
蔡日新：《隱逸詩人：陶淵明》，臺北：草原文創，2016年
蔡瑜：《陶淵明的人境詩學》，臺北：聯經，2012年
蕭望卿：《陶淵明批評》，北京：北京，2014年
錢志熙：《陶淵明傳》，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1991年

(三) 其他相關論著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研究室：《語法初階》，臺北：書林，1999年
- 于根元等：《實用語法修辭》，合肥：安徽教育，1993年
- 王力堅：《六朝唯美詩學》，臺北：文津，1997年
- 王力堅：《魏晉詩歌的審美觀照》，臺北：文津，2000年
- 王文進：《仕隱與中國文學·六朝篇》，臺北：臺灣書店，1999年
- 王邦雄：《中國哲學史》，臺北：國立空中大學，1999年
- 王邦雄：《莊子七講：活出生命本身的大用》，臺北：遠流，2018年
- 王邦雄：《老子的哲學》，臺北：東大，2017年
-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1996年
- 孔 繁：《魏晉玄談》，臺北：洪葉文化，1993年
-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學生書局，1983年
-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臺北：學生書局，1993年
- 朱光潛：《談美》，臺北：洪葉文化，1995年
- 朱光潛：《談文學》，臺北：尼羅河，2001年
- 朱光潛：《詩論》，臺北：頂淵文化，2004年
- 朱業顯：《文言語譯》，臺北：書林，1998年
- 李正治：《中國詩的追尋》，臺北：業強，1990年
- 沈 謙：《修辭方法析論》，臺北：文史哲，2002年
- 宗白華：《美學的散步》，臺北：洪範，2001年
-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三民，1996年
- 周啟成等注譯：《新譯昭明文選》第一冊，臺北：三民，1997年
- 周碧香：《東籬樂府語言風格研究》，高雄市：高雄復文，1998年
-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1983年
- 竺家寧：《古音之旅》，臺北：萬卷樓，1997年
- 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2001年
-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五南圖書，1999年
- 洪順隆：《由隱逸到宮體》，臺北：文史哲，1984年
- 柯慶明：《境界的探求》，臺北：聯經，1984年
- 唐圭璋：《全宋詞》，臺北：世界書局，2009年
-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研究》，臺北：五南，1989年
- 張仁青：《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臺北：文史哲，1978年
- 張志公：《語法與修辭》上冊、下冊，臺北：新學識文教出版中心，1998年

- 張亞新：《漢魏六朝詩：走向頂峰之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1999年
- 張元濟編：《四部叢刊集部·匏翁家藏集》（縮印明正德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71年
- 許建平：《山情逸魂：中國隱士心態史》，北京：東方，1999年
- 陳洪：《詩化人生：魏晉風度的魅力》，保定：河北大學，2001年
- 陳本益：《漢語詩歌的節奏》，臺北：文津，1994年
- 陳怡良：《屈騷審美與修辭》，臺北：文津，2008年
- 陳順智：《魏晉南北朝詩學》，長沙：湖南人民，2000年
-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
-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陳慶輝：《中國詩學》，臺北：文史哲，1994年
- 傅璇琮等（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1995年
- 曾昭旭：《充實與虛靈：中國美學初論》，臺北：漢光文化，1994年
- 童慶炳：《中國古代心理詩學與美學》，臺北：萬卷樓圖書，1999年
- 賀昌群等：《魏晉思想甲編》，臺北：里仁，1995年
- 黃水雲：《六朝駢賦研究》，臺北：文津，1999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思想篇》，臺北：巨流圖書，1979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1989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鑑賞篇》，臺北：巨流圖書，1996年
-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1997年
-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楊家駱編：《元詩紀事》，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
- 葉嘉瑩：《迦陵說詩講稿》臺北：桂冠，2000年
- 葉嘉瑩：《迦陵學詩筆記》臺北：桂冠，2001年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
- 詹福瑞：《漢魏六朝文學論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年
- 趙沛霖：《興的源起》，臺北：谷風，1989年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2011年
- 蔡英俊：《比興物色與情景交融》，臺北：大安，1986年
- 魯迅等：《魏晉思想乙編》，臺北：里仁，1995年
- 繆天華：《離騷九歌九章淺釋》，臺北：東大圖書，1978年
- 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市：臺灣書店，1998年
- 簡宗梧等（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全唐賦》，臺北：里仁，2011年
- 龔鵬程：《文學散步》，臺北：漢光，1985年

二、學位論文（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王雅華：《陶淵明思想矛盾及其超越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年
- 王維鈴：《陶淵明詩文中人物形象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0年
- 王聰慈：《陶淵明詠史書寫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11年
- 江婉瑜：《陶淵明儒道人格的美學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8年
- 何鈺萍：《陶淵明飲酒詩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4年
- 李清筠：《時空情境中的自我影像——以阮籍、陸機、陶淵明詩為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班論文，1999年
- 吳泰炎：《陶淵明詩歌中之審美意識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7年
- 林昭毅：《陶淵明與隱逸之風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08年
- 林瑞真：《陶淵明的詩歌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09年
- 周能昌：《杜甫七律的語法風格》，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范啟宏：《陶淵明組詩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7年
- 崔年均：《陶淵明詩承襲的探析》，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論文，1987年
- 陳秀貞：《余光中詩的語言風格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
- 陳燕玲：《陶淵明與魏晉風流之研究》，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5年
- 陳國恩：《陶淵明之思想及其田園詩》，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年
- 張仙娟：《陶淵明〈擬古詩〉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10年
- 張惠琴：《陶淵明的詩文及其思想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6年
- 梁貽婷：《陶淵明農耕的生命情境與美學意涵》，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2年
- 華 珊：《陶淵明詩文中的人生困境與掙扎》，臺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7年
- 黃巧妮：《陶淵明飲酒詩之意象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 游顯惠：《陶淵明飲酒詩及其生命意涵之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7年
- 傅怡菁：《論陶淵明之思想及其實踐》，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14年
- 楊玉成：《陶淵明文學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論文，1993年
- 葉雅萍：《陶淵明對元散曲「隱逸思想」之影響研究》，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2年
- 鄭安森：《陶淵明思想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班論文，1991年
- 鄭宜玟：《阮籍、陶潛「莊學實踐」之比較》，東海大學哲學系博士班論文，2013年
- 鄭淳云：《人與自然的對話——陶詩自然意象研究》，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2005年
- 劉金菊：《陶淵明詩修辭探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班論文，2004年
- 蔡佳靜：《陶淵明詩文中儒道思想研究》，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19年
- 戴士媛：《魏晉文學之生死觀研究——以阮籍、陸機、陶淵明為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論文，2003年
- 謝金安：《老子與陶淵明的藝術精神》，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班論文，1990年
- 謝美惠：《陶淵明詩文中的人生夢想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4年

三、期刊論文（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伊藤直哉：〈〈歸去來兮辭〉札記〉，《九江師專學報》（首屆中日陶淵明學術研討會文集），1998年增刊，頁37~45
- 何阿珺：〈陶淵明與蘇軾歸田情懷之比較〉，《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頁54~62
- 余穎：〈陶淵明的精神自救在〈歸去來兮辭〉中的體現〉，《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總第182期，頁12~14
- 宋建華：〈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笱記〉，《逢甲中文學報》第4期，1996年9月，頁71~86
- 呂艷：〈由歸去來兮辭看陶淵明的真隱風範〉，《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20卷第4期，2004年8月，頁55~56

- 周 明：〈欣慰、苦悶、解脫——重讀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頁55~56
- 段莉芬：〈從〈歸去來辭〉看陶淵明的精神在現代社會的意義〉，《國文天地》第175期，1999年12月，頁19~23
- 徐國榮：〈歸去來兮辭淵源考論〉，《文藝研究》(北京市)，2012年第3期，頁50~59
- 許東海：〈歸返、夢幻、焦慮：從陶、柳辭賦論歸田書寫的文類流變及其創作意蘊〉，《漢學研究》，22卷1期，2004年06月，頁47~80
- 張詒三：〈歸去來兮辭再議〉，《學術界》，2013年第2期，總第177期，頁95~101
- 張 悅：〈二十世紀以來陶淵明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現代語文》(曲阜師範大學)，2011年第5期，頁8~10
- 許東海：〈系譜·地圖·諫書——從陶淵明辭賦的歸田論述及其文化構圖〉，《湖北大學學報》，第40卷第2期，2013年03月，頁35~42
- 陳 冰：〈歸田賦與歸去來兮辭歸隱心態的比較〉，《隴東學院學報》，2008年第19卷第3期，頁39~42
- 陳 芳：〈近三十年歸去來兮辭研究綜述〉，《九江學學報》，總第151期，2009年第2期，頁10~13
- 陳麗平：〈從歸田賦、歸去來兮辭看士大夫對“隱”與“仕”的抉擇〉，《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8期，頁68~71
- 景蜀慧：〈以貧傲世猛志長存——陶淵明晚年思想心態剖析〉，《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二輯，1994年，頁291~315
- 傅怡菁：〈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修辭藝術探微〉，《東吳中文線上學術論文》，28期，2014年12月，頁13~24
- 楊明貴：〈靈魂的歸根——陶淵明的人生選擇〉，《紅河學院學報》，2008年第6卷第4期，頁49~53
- 廖美玉：〈「歸田」意識的形成與虛擬書寫的至樂取向〉，《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一期，2003年11月，頁37~78。
- 廖國棟：〈從歸田到閑居——兼論漢晉辭賦對京城的頌讚、眷戀與疏離〉，《南臺學報》，38卷2期，2013年06月，頁127~136
- 蔡德莉：〈張衡和陶淵明歸隱心態探析——以歸田賦和歸去來兮辭為中心〉，《漳州師範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頁86~90
- 魏耕原：〈關於歸去來兮辭的幾個問題〉，《學術界》，2011年第7期，總第158期，頁110~115

附錄：〈歸去來兮辭并序〉

【序】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餼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為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